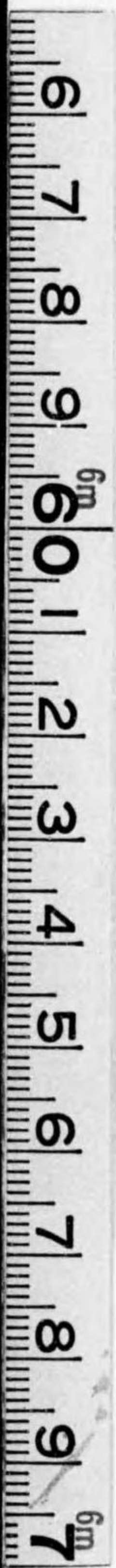


081.5
Y86

081.5-Y86ㄅ

1200500724778



始



081.5
Y 86



吉田松陰全集

山口縣教育會編纂

第四卷



岩波書店刊行

述作篇の四

舊松下村塾

萩市松陰神社の境内にある。是はもと杉氏の宅地内に屬し、安政四年十一月、古き納屋を修理して八疊一室を得、表面上久保氏の新塾と稱したものである。翌年三月、月師弟協力して更に十疊半一室と土間一坪を増築した。松陰は安政五年十二月まで此處で教授し、其後小田村伊之助が繼いで教督に當り、爾後塾業に盛衰あり、塾頭の交替ありて明治初年に及ぶ。而して松陰主持中に於て多くの英才を育んだことは、此の塾の最も光輝ある史實である。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内務大臣より史蹟として指定せらる。寫眞は明治四十一年の撮影で、建物の南面を示し、向つて左方が増築の部分である。人物は松陰の實兄杉民治(當時八十一歳)である。

(第三卷、丁巳幽室文稿與松浦無窮、本卷戊午幽室文稿贈中村理三郎、示諸友、參照)

松下村塾記原稿（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松下村塾記は、安政三年九月、外叔久保翁の塾の爲に書いたものであるが、將來自らその後繼者となるべき事を期する文意が十分に窺はれる。これは松陰が教育の眼目を論じたもので、實に日本教育の指標ともいふべきである。こゝに掲げたのは松陰の原稿であつて、添削は友人土屋蕭海が施したものであり、成稿は丙辰幽室文稿に載せてある。

清狂遺稿跋添削

（神戸市武岡忠夫氏藏）

松陰が門下生や知友の詩文を添削したものはか

なり多く残存して居る。本卷詩文評の一書はこ

の種の資料を網羅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ゝに掲げ

たのは安政五年五月清狂の死するや、その吟稿を

上梓せむとの議起り、久坂玄瑞がその跋を書いた

のを、松陰と口羽把山が添削したものである。

（本卷詩文評及び第六卷書簡、安政

五年六月一日久坂玄瑞に與ふ參照）

戊午幽室文稿の一節

(萩市松陰神社藏)

戊午幽室文稿のうち、松陰自筆原稿の一部である。

上はその最後のところ、下は投獄紀事の末節である。

(本巻、戊午幽室文稿参照)

上おきの最對のらこるすおお対嫌事の末箇である。

丸千幽室文辭のこさ、対對自筆原辭の一箇である。

(藤市録録師筆)

丸千幽室文辭の一箇

雲巖村盤壁
 室報隆天煥千秋同其質何如今世運大運為
 今我常獻投諸及筆之難世事不可言吹
 來林塚奉明大室塔後漢松下船楸村投為神國
 寄兼送十四名
 送魯十五名禮別曷多情松下高隆塔村君主為盟

吉田庚次竹藤短方橋

二月念六日既投檣素別者親戚門生共二十餘

對徒供酒
 坐有小田
 田四圍遺
 也數人序
 極牙出田
 相共講究
 皆盡矣久
 出數日周
 數年以十

遺世異種 薑二膏

名酒酣興發告別家君、
 之何庸詎傷憂家心家久係當水至不考介各橋
 直之助山嶺庸慶國引健者暮本暮之建藤野充次
 即守田傳瓦根園田耕作增勢德氏浮屠提山不志
 引去皆憶余與空獄和對治道可茶太郎稱治和杉
 藏國新兄弟佐在父子一面和衣或英糖薑一棹為
 別皆盡不飲然柳味參揚小田村在別筵也思呢嘆
 慨觸傾大杯曰是不年之酒也自林不醉矣為師志
 致上也上春天朝中仰公食下掃胡羣之慶愛其素
 志耳柳網好吏之齒牙批算穿徹吾自性自其聚名

別筵寄せ書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安政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松陰が再び野山獄に投ぜらるゝ日、別宴席上の寄せ書である。年長の門人がゐないのは、他國へ旅行中か、又は自宅へ禁錮中であるに由る。故吉田庫三の調査に據つて筆者及び文字を左に擧げることとする。

忠(玉木正弘) 臣(倉橋直之助) 報(馬島市仙) 國(藤野荒次郎)

罪(妻木壽之助) 死(國司仙吉) 胡塵漠々盡冥矇 天下無人護聖躬

不(岡田耕作) 悔(杉敏三郎) 九關它年連吉夢 金剛山在野山中(小田村士毅)

志(安田孫太郎) 武夫比別ま比筵や雪の梅(吉田寅二郎)

吾亦一男兒(兒玉萬吉) (何れも幼少なりしたため、松陰助筆せり)

儒官之子武門之士(小田村篤太郎)

頓て芽の出る春を待友(富永有隣)

一片離盃涕泣頻 誓我欲不恥古人 君今衝雪去岸獄 何日重觀意気新(増野徳民)

670-16

吉田松陰全集 第四卷目次

口繪

述作篇の四

戊 幽室文稿 (編者命題)	一
急務四條	一七
意見書類 (編者命題)	一八七
西洋歩兵論	二七
讀綱鑑錄	三五
己未文稿	四九
孫子評註	六一
坐獄日録	四七
照顔録	四三

縛吾集	四二
淚松集	四八七
留魂錄	四九九
詩文拾遺(以下編者命題)	五二七
欄外書	五六一
詩文評	五九五

戊午
幽室文稿

解題并凡例

- 一、松陰の幽室文稿の大體の事は、既に丙辰文稿の解題并凡例に於て説明してある故、こゝには略する。
- 一、萩市松陰神社藏の戊午幽室文稿三卷は大き半紙二つ折形で、表紙は厚紙薄茶色、稻妻形打出で、上巻の表紙には白箋に幽室文稿と題し、其右肩に戊午上と細書し、標題の下に「癸亥八月十七日始ル」と記したるを貼附し、中下二卷には題箋なくして幽室文稿と書し、中巻には表紙の右邊の上方に、戊午中と記してある、文字は中巻の表書のみが松陰自筆で、他の表書は他筆である、本文の用紙は青野紙全面二十行毎行二十字を容れ得るもので、文によりては松陰自筆もあり、他筆は少い方である、上巻題箋に記せる「癸亥八月十七日始ル」の語の意分らず、但、癸亥は松陰歿後の文久三年に當るが、或は門下生等がこの集の編纂を始めた日附ではないかとも想像せられる、本全集編纂には之を原本とした、
- 一、この原本には、目次がないから、新にこれを作つた、又他筆のものは本文欄外にその旨を記した、
- 一、従來、この戊午文稿の刊行物としては、明治十三年に松陰の門人たりし品川彌二郎の編輯したる幽室文稿六卷の中に編入せられ、其前三卷がこの戊午稿である、併し、原本にある如き口羽杷山・土屋蕭海・來原良藏等の批評は、その刊行物には入れてない、
- 一、戊午の年即ち安政五年は、六月十九日に幕府米國と通商條約を結ぶの事より、世に幕府違勅の議論大に起り、從

與周布公輔書……………三六
 評暢夫讀折煙管記上 五月五日……………三六
 端午日書與耕作 五月五日……………四〇
 評暢夫對策……………四〇
 書送賓卿叙尾上 六月六日……………四一
 上國相益田君書……………四一
 古箴記……………四三
 與無逸 六月二十八日……………四四
 中卷
 與口羽德祐 七月廿八日……………四四
 讀歐文 八月六日……………四四
 無思不服……………四四
 跋道化狂畫考七册外二十一回 叢書所載參照……………四四
 上益行相君 九月十九日……………四四
 送尾寺新之允叙 八月四日……………四四
 送富樫文周叙 八月十七日……………四四

田坂・中村名字說 八月十七日……………四四
 送竹下琢磨歸邑叙 八月廿五日……………四四
 送生田良佐歸邑叙 九月廿四日……………四四
 與彌二 九月廿七日……………四五
 大原卿に寄する書 九月廿八日……………四五
 時勢論 九月廿七日……………四五
 山根文季墓誌銘 十月四日……………五〇
 復轟木武兵衛 十月八日……………五〇
 跋國柱 十一月朔日……………五〇
 上家大人玉叔父家大兄書 十一月六日……………五〇
 子楫・子徳・子大説 十二月十一日……………五〇
 示諸友 十一月廿九日……………五〇
 又書 十二月二日……………五〇
 偶記 十二月十六日……………五〇
 日致字思父説 十二月十九日……………五〇
 與彌治 十二月二十日……………五〇

告諸同志 十二月廿一日……………七〇
 與八十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七一
 十二月念六日記事……………七一
 念七與小田村士毅……………七一
 同日贈村塾來送諸君……………七一
 念八日書自書後贈桂生五郎……………七三
 念九日記事……………七三
 晦日記事……………七三
 除夕詩、歌、俳句……………七三
 囚室雜論……………七四
 論和三末岩國……………七四
 論復半知……………七五
 論學校附作場……………七六
 與前田手元書 七月十二日……………七六
 與周布公輔書 七月五日……………七九
 上益田彈正君書 六月十八日……………八一

示諸生 六月廿三日……………八二
 與松島瑞益 六月廿六日……………八四
 譯洋言 六月廿二日……………八四
 送杉藏叙 七月十一日……………八六
 送生田良佐叙 七月十五日……………八七
 議大義 七月十三日……………八八
 時義畧論 七月十六日……………九一
 送高杉暢夫叙 七月十八日……………九一
 私策六項……………九七
 與含章齋山田先生書 七月廿二日……………九八
 議辭兵庫海防 七月十六日……………一〇〇
 與清水圖書……………一〇三
 送福原清介叙 七月廿三日……………一〇五
 送六人者叙 七月二十六日……………一〇六
 下卷
 對策一道附論一則……………一〇七

亞墨利加人取扱方之儀 五月十二日……………二二
 愚論……………二四
 續愚論 五月廿八日……………二六
 囚室臆度……………
 八條 八月……………三〇
 四條 九月初日……………三三
 一條 十二月……………三五
 周布氏ノ説……………三六
 愚按……………三六
 周布公輔事二條……………三〇
 十一月廿日記事……………三三
 廿一日記事……………三三
 廿二日記事……………三三
 廿三日記事……………三三
 論周布兼議兩府撰充……………三三
 己未御參府議……………三五

未定稿附和作墨使申立ノ趣……………三七
 嚴囚紀事 十二月三日……………三三
 投獄紀事 十二月晦日……………三五
 附錄……………
 吉田・岡部・入江・作間諸氏幽囚作詩歌……………一六
 天野・岡部二氏寄贈詩……………一六
 小田村・增野二氏別筵作詩……………一七
 與松陰別、是夜耿耿不眠、書此自遣小田村氏詩……………一七
 松陰詩五首 寄無逸、寄三子遠、寄佐世八十郎、
 留題村塾壁、寄來送十四名……………
 右前四首別出、松陰詩稿
 後一首既出、贈村塾來送諸君……………
 續狂夫之言 安政五年冬(編者附載)……………一六

戊午幽室文稿

上卷



(行間の批圖點及び評者の筆である)

士乃愈一句、改作士氣頓弛、何如二句、置業者之下、今字、刪之、口羽把山評、魁群童二句、自是吾兒本色、所謂洪鐘無纖響者、(絶山)

示岡田耕作 正月二日

正月二日、岡田耕作至、余爲授孟子、誦公孫丑下篇訖、村塾第一義、在下洗問里俗礼、爲氣頓弛枕戈橫槊之風、是以講誦徹除夕、未嘗放學也、何如年一改、士乃愈、三元之日、有來修礼者、未見來請業者、今墨使入府、義士下獄、天下之事迫矣、何有於除新、然而松下之士、猶皆如此、何以唱天下、今耕作之至、適魁爲群童魁群童、魁群童、乃魁天下之始也、耕作年甫十齡、厚自激厲、其前途寧可測哉、書以勵之、

短刀記 正月六日

(敦之助) 吾父執秋良翁、遺其子雄太來、示短刀一把、曰、是水府武田氏贈、鍛工橫山某所造、子幸記之、余謂武田氏親藩重臣、曾聞其國難擢身、以楓自比丹赤、其名望隱然在天下、而翁雖身

比前篇則太爲降格、非吾兄能言之、(把山)

屈於陪臺、志常以天下爲憂、則此二人者身分雖殊、均之天下士也、而其以區々一短刀一相贈者、何也、蓋刀者劍類而神國之寶、其短者最便、方武田氏之以楓自比、擢身當難、其所恃以不懾者、得非亦是物乎、然則武田之贈、秋良之受、亦欲待用於他日、且傳諸子孫焉爾、書以附雄太、問諸翁、辱愛生二十一回猛士藤寅記、

與木原慎齋 正月六日

寅欽(松桂)慕尊嚴高義日久矣、去秋間寡君東觀、使門生吉田無逸者過謁尊嚴、已而無逸報曰、松桂老師有病、不果見、深以爲憾焉、僕聞之、憂慮無措、屢致書清狂、候問貴狀、清狂常云、貴狀不甚佳、僕之憂、是以日增無損矣、前書所具松洞生與無逸、先後發此、西適豐筑留遊數月、歲暮方歸、々則審尊嚴病狀、蹶起走出、衆皆沮止其唐突、因緩至今六日、忽然起程、且欲過清狂請指引、然後到貴地、伏願尊嚴病間得一傾蓋、渠平生之願足矣、至如前書所懇請、萬不敢請也、但事固難懸度委曲、清狂應有書、松洞應面陳、僕則退待好報耳、僕近業無可道者、松如修文仍舊、但新除之間、未免俗務耳、松洞之行甚迫、臨書不能悉焉、正月六日、吉田寅白、

(他筆)

送兒玉士常遊九國四國一叙 正月廿三日

兒玉士常擊劍誦書、頽然丈夫、歲正月、將西遊豐筑、跋肥日、遂航四國、以余曾再經九國、因吾友高杉暢夫、請余贈言、嗚呼九國余所曾經、而今幽囚廢錮、與世謝絕、西州之消息、杳絕音響、雖不能言、能無懷于昔哉、癸丑甲寅以來、夷狄猖獗日甚、至去年、一价入府、六十六國殆爲、口舌吞噬矣、而堂々藩幹、尙晏然高臥、不以爲憂、天下之勢、滔々至此、獨西州猶有悲憤之士云、然則士常擊劍誦書、固非徒然、而其奮然西遊蓋有故矣、大凡君子之成事、在志氣何如耳、立志在交奇傑非常之士、養氣在跋涉名山大川、西州又多古跡勝地、箱崎可以想伏敵之往事、長崎可以觀馭夷之雄畧、平戶鄭延年之所生、菊池四世忠臣之所居、他如松平圖書頭、高山彦九郎墓、可掃而祭矣、而霧嶋山神戟之威、萬代所仰、皆慨然賦之可也、若乃二名之洲、余所未經、士常一經之、亦必有賦、因其所賦、預聞其山川人物、得以立養吾志氣、亦因室之大幸也、暢夫亦有遊志未能者、故已送士常、併告暢夫、

與佐謙・岡部・谷茂一書

三生足下、士之所以成才者、非文與武乎、而文非鉛槧、武非劍楯、陳同甫之言固然、然處

獨西州一句、說出西州、轉開反不、改作獨草、莽之間云、如何、(把山)前後大凡二句、關紐、(把山)學韓昌黎送董邵南序、而善變其面目、今人贈序、多虛構推演、不如此種之着實、(把山)

*以下人名は編者の註である、佐謙、佐々木謙藏

岡部一岡部富太郎
谷茂一谷茂十郎
清太一久保清太郎
實市一久坂玄瑞
原生一原田作太郎
玉生一玉木嘉介
熊生一有吉熊次郎
弘生一弘勝之助
佐生一佐々木龜之助
梅三一佐々木梅三郎

事必自鉛槧始、而料敵必從劍楯起、是術之方耳矣、今村塾新興、固非善鉛槧劍楯之士、然亦不能外于此、且欲人々處事而料敵、乃非因材篤焉之道也、有隣・清太・實甫、專精讀書以導諸生、其講之亦詳矣、然僕獨慮讀書專精、積爲文弱萎靡之風、其害于諸生不淺鮮、足下三生之傍修擊劍、足以救其弊也歟、僕因屈指、諸生中擊劍者、三生之外、原生・玉生・熊生・弘生・及佐生・弟梅三、共七名、自今結約、隔日開場、各直兩生、管擊劍事、以誘諸生武力、斯其可矣、去年來兒童頗習準銃、未必無益、何如新塾已開、讀誦益盛、不暇他事、雖是誠可喜、亦不能無顧一失二之患、今賴三生之力、興擊劍、兼復準銃、誠所願也、郊野出遊、養力振氣、知地理、通民俗、亦學問之一益也、每月定二三日、爲出遊日、近者一二里、遠者五六里、約地刻期各趨其所、演劍若銃、然後歸、不亦可乎、此事僕與有隣・清太・實甫謀之、其意亦皆如此、乃環視諸生中、莫如三生可託、但谷生其家隔遠、又多事自煩、每去牽連日不來、佐生岡生邑中冠者、向已勞準銃事、今不可不最任也、僕幽篋百折、事々皆蹶、鉛槧劍楯、非其所屑、處事料敵、非其所能、雖然寧得無望于他人乎哉、三生足下、其幸識之、寅白、二月五日、

狂夫之言

*次の欄外二行、原本には此處より行間書してある
起手跌宕、全學東坡、(把山)
予向閱此文、帥率看過、今再讀之、議論激昂、此種作、所謂古今有數文字、(把山)
孤注也一句、使墨使聽之、食必不下咽、(把山)
自是吾兄語、外人不得言之、(把山)

讀至豈其一句、廟堂諸公、豈得不爲之悚然動容乎、(把山)

何等氣概(把山)

何等眼力(把山)

天下之大患、在不_レ知其所以爲大患、苟知大患之所_レ以爲大患、寧得不爲之計、當今天下之亡已決矣、其患有復大_レ于此者哉、夷蠻戎狄之環伺我者、不可勝數焉、而墨夷最驕、墨夷之計曰、京阪及金川・新潟・長崎・平戶、各起商館、置官員、更立一重員于江戶以管_レ之、其商法、內商與外商私相貿易、不轄諸官府、是其吞噬我國之形、固已著矣、然墨夷之使孤注也、吾輸則彼得非常之利、吾贏則彼一敗塗地、無復餘資、彼行年六十、猶屈于昆須婁、其非傑物可知耳、今來說我國、取諸心、發諸口、初不深重思惟、而吾不察其情僞、一切從之、已從之、本國夷會更以實繼之、是其利固不貲、若能一言折之、彼將何以繼_レ之、吾固有_レ知其必逡巡而縮退也、噫夫、京阪江戶天下所謂三都會也、彼已起商館、已置重員、豈其拱默無爲乎、以吾度之、我邦乞丐甚衆、彼必起貧院、棄兒甚衆、彼必設幼院、疲癯殘疾、貧賤不能治療者甚衆、彼必造施藥醫院、是下手一着、已足結愚民之心矣、次_レ之募識字作文之徒、雇博物材技之流、於是知利不知義、知書不知道之人、翕然附同、蟻聚而蠅集矣、而幕內貪婪之吏、其心爲夷狄所得已久矣、其患之更切更大、尙有甚于此者、癸丑六月、先將軍薨、今將軍嗣、當時輿人言曰、今將軍委廢、素不勝任矣、今在職六年、繼嗣未定、輿人則復曰、紀伊一橋各有入繼之志、幕吏諸藩交有所主、是以依違至今、今夷官來居、後必預此議矣、是石敬瑭之事不遠也、將軍爲敬瑭、天下諸侯或未屈降、

夷情洞如燃犀，有如是識見，而能觀墨使非傑物，(把山)

向窃謂、此策不
是、今再思此策
自好、但文字之
間、差涉過激、
行事之上斟酌之
可也、(把山)

猶未至全奪我國也、而其降諸侯、亦不爲難矣、諸侯之所苦者、參勤交代而已、夷官必曰、日本海國也、陸道奔走、數百千里、費弊甚巨、不如用火輪船之爲愈也、諸侯辭以無船、彼必曰、船米利堅所富、多寡任其所需、若其價直、待五年若十年、漸次償清、因以一郡若一嶋爲質、以五年十年之間、設立貧幼藥醫諸院、以勾誘其地方人民、而諸侯亦樂其得船之利、決不怪其誘人民也、嗚呼夷計至此、天下之亡、尙待旋踵哉、是吾之所謂大患也、況夷人變詐百出、而通商爭利、爭利長亂、自然之勢也、爭利長亂之事、而不轄諸官府、其弊其有極乎、夫天下之患、誠至于此、其爲計、宜何如、古人有言、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今日之計、非尋常補綴之所能濟必也、英決果斷、如解腕之壯士、而後轉禍爲福、以患爲利、可以建大業不續矣、若幕府之事、遠而難測、且以本藩謀言之、夫繁文飾禮、不如躬化、君仁君義、莫不仁義、躬化以行仁義、其自文武勤儉始乎、文武之荒、莫如奢侈、奢侈之原、莫如居所、當今諸侯、國擁大城、以爲居所、是皆所謂原也、吾藩幸有花江書樓、爲君侯游息所、吾意私謂、君公宜姑避城徙居焉、城一避之、垣屋障席、破而不補、壞而不築、其番士衛卒、僅存百一、以休其餘、書樓雖狹不增、雖朴不雕、群臣之朝、皆地坐從事、雨則草鞋蓑笠、以爲之備、果能如是、一國人心、一朝革面、是躬化仁義之始也、於是日召群臣諸官、與議國事、因下哀痛之令、求切直之言、言不當者

波瀾頓挫、議論
每中肯綮、(把山)

諸官相札之弊、不可不除、而差有識見者亦曰、是國家立制之得宜者、故雖有大惡、不得肆其死、而事日滯、悲夫、(把山)
爲政之根本、全在于此、(把山)

愛君之下、加大二句、然況其他乎、此論大不然、(把山)
之爲大臣者、古有勞勳、今欲酬其後、今欲厚朝沒收其采地士民、可乎、(把山)

舍之、其當者、雖徒役陪隸、必召而見之、其言當而不詳不精者、更下策問之、又臣民有冤枉者、允上書言之、書已上、雜議判之、吾私觀本藩事、大弊有數端、大臣忘事、陪臣行私也、內臣預政、外臣面從也、中士專權、小臣失職也、諸官分曹、各曹相軋也、凡是弊端之尤大者、皆勢也、制勢在主人主方寸而已、夫國倚大臣、大臣忘事、何以爲國、自陪臣行私、至內臣外臣中士小臣諸弊、皆莫不由此起、苟欲大臣不怠、莫如主人主日召見、與議國家艱難、或無事可議、與說國家制法及聖經賢傳、又與遊學校、與演陣法、與田獵山野、務寬其禮數、結其歡心、使大臣親愛吾君、如父師然、無不自盡矣、今之大臣知嚴君、而不知親君、知敬君、而不知愛君、是所謂繁文飾禮之所致、天地否塞之道也、可不爲之變通哉、大臣有賢有愚、有能有庸、而其酒色溺其心、居所衣服軟柔其肌膚、不能堪勤勉勞苦之事者、允上書養病退居、退居養病者、盡收其采地士民于官、裁廩給數口米、其稍有志、若年少者、特給學資、許其登學校遊諸國、待其成德達材、一洗舊習、然後、舉爲大臣執政、果能若此、則不怠之大臣出矣、然此策非一朝可成、而其未成也、大臣無其人、人主誰與議事、嗟呼是固有術也、貴族無人、取諸寄組、是今日資格之常也、擴而論之、寄組無人、取諸大組、取之遠近無給、取之徒士足輕、取之農工商賈、無有不可、二國之大、而謂無其人而可乎、且取人誠能至此、天下志士皆將翹首動心、不

公舉之論、僕亦
嘗思之、後讀坡
翁上書、言通榜
之害、又思其說
不誣、到底通榜
之論如何(把山)
畫出小臣情態、
馳騁縱橫、文章
極妙、(把山)

遠千里而至、況以禮聘之、以祿厚之乎、則其人固用而有餘也、歷選一世賢材、置爲大臣、大臣不怠、而後國事可濟矣、陪臣決不能行私也、內臣決不能預政也、中士決不能專權也、凡此三者、固亦有正與邪、正者拔而用之、邪者擇而黜之、皆在一大臣、一大臣用、而三弊皆除、而至子外臣面從、小臣失職、猶有可議者、夫組頭番頭目附物頭、皆所謂外臣也、今政專在中士、而中士或附同內臣、竊中君意、外臣雖知其非、不能言、即言之、不能行也、鼓舞激勵一隊士卒、非組頭番頭物頭之職乎、其人不稱其職、汰而去之、可也、其人果稱其職、箝而制之、不盡其用、其謂之何、宜急召見三官、親問其鼓舞激勵之術、又從指示其方、其得者褒之獎之、其失者罰之戒之、次召隊士隊卒、問其服否、其否而無理者、擇隊中首魁而罰之、其或有理者、更公舉他人以代之、則三官之職舉矣、目附、漢士所稱御史、而其職可以糾彈、可以諫議、今之目附、能糾彈小事、而不能糾彈大事、是糾彈尚有未盡、而況諫議乎、宜急精拏目附、員不必冗、唯其人、必剛直明達、乃可矣、已得其人、數々召見、事々垂問、事無不議、議無不盡、則目附之職舉矣、果能如此、外臣尚有面從者乎、今政權專在中士、議不及小臣、故小臣暴棄自待、不肯竭心于國事、視國事困蹶、不腹排(謂力)則面諂、未嘗一言救正也、吾曾歷觀小臣父兄、戒其子弟曰、必令汝言貌、必巧汝筆算、切勿學文演武、切勿醜酒醜色、是其最美者、然夫以

非獨以文武爲資
戲玩、亦有以爲
官階者、(把山)

一段摸寫亦妙、
(把山)

花江之策雖已、
服吾兄、(把山)
向已具愚見、至
此等處、僕尙欲
守前說、(把山)

語氣頗似衛鞅、
(把山)

巧言令貌、與筆算同科、以學文演武、與酒色齊罪、人材何從生哉、而至其不美者、酒色耳、言貌耳、若或不然、筆算以殖貨利、文武以資戲玩、寧望其人材哉、天之生材、無別于貴賤、然吾歷試成童而下讀書者、愈貴者愈鈍、愈賤者愈敏、年未弱冠、敏者常敗爲(謂力)諂爲慢、鈍者或進爲忠爲勤、是其大數也、蓋賤者非必材、窮善思、思善材也、貴者非必不材、逸善忘、忘善不材也、今使善思善材之成童、反不及善忘善不材之弱冠、所以敗之者、可知已、夫敗人材、樂其易制、以爲苟安、治平之日、尙或可也、欲以之救危亡、危亡其可救乎、然則何如、亦唯上書召見、明試擢用、可下以鼓舞小臣之氣、而成其實材也、國家之政、皆總于大臣、大臣勤勵而賢材、百弊皆除、何患於各曹相軋、然畧陳今時之弊、學官曰、人材宜用文武人、政府乃用其親故也、民官曰、堤防池沢、民事之急、宜下捐官金以修築之、兵官曰、船艦礮銃、兵備之重、宜下捐公帑以造鑄之、財官乃以金穀有計、並沮格其議也、政府令出不行、目附不必糾彈也、諸頭或有所議、政府不必聽納也、太抵一曹立事、他曹沮之、一人建議、衆人廢之、未嘗有贊々襄成者也、故吾之說曰、莫如下日召群臣諸官、與議國事、請更陳其大略、公常居書樓、晨則起坐、待群臣之朝、貴族加判、皆入侍焉、政府屬員、皆從兩職一坐、民官市官兵官學官、各持所司從之、目附、每朝必一入、其或巡視他處者、必面謁君公、然後出、婦則盡白上其所見、其議事之體、初日、先

一括有力、下一
然字爲結、自好、
(把山)

下大號曰、將有大更張、從前疏議、一切罷之不報、其不可罷者、更來疏議、因大署諸殿門、及城門、校門、札場、不復下移檄、次日、又大號曰、國家之事、欲有言者、不限士民、皆持書來上、又次日、大號曰、士民有冤枉者、皆持書來上、其大署不檄、並如初日、於是、國中駭然知其有爲、而無知其由矣、數日間、蓋莫來上也、前所謂讀制法經傳、遊學校、演陣法、田獵山野、皆無不可、而詭制法號令、僉議其可否、凡煩冗瑣屑、具文虛設之事、一切勾之、務令著實可施、讀經傳講武技、必召儒員武藝師、及一時碩學良材參之、或與左右侍御、討論刺擊、而左右不文不武之士、皆除而去之、其忠純可倚、材俊可用者、或發遣諸國、歷觀地理民俗、又求良師友而從之、以責其大成、期其大用焉、一日之間、志氣稍有倦怠、乃從大臣左右十名上下、遊學校、演陣法、或直從學生、驀山越川、逐鯨海上、驅猪兔山林、如是者數日、臣下必親愛吾君、如父師矣、數日後、疏議全集、至于難勝、於是日昃不食、中夜不寢、頗做嬴政楊堅之爲而上之、大抵一二月可了、其後蓋如平日而加簡焉、嬴政、楊堅、能自強而不能任人、吾乃自強而任人、雖如自勞、其實不甚自勞也、凡有來疏議者、或獻策、或陳冤、事涉財者、財官主之、涉民者、民官主之、因附諸臣諸官、雜議焉、議已定者、特命發議人、與主官同召來者對辨、來者心服、乃罷、是任人不勞之道也、此法既行、政出一途、決無諸曹相軋之弊也、嗚呼今日之計、

非是二句、難解
就天下之事爲
結、自有綱目、
而大丈夫以天下
任之意、亦可見、
(把山)

大略如此、然今日之患、人未知其爲患、則以吾計、爲暴爲狂亦宜也、人以爲暴爲狂、而吾猶不可不言者、非是、國家之亡立至、無疑也、雖然、今日之計、與今日之患、豈如是而止哉、苟是且不知不行、天下無可復爲者矣、噫、

人謂二十一回子狂夫、回子乃猛士、非狂夫也、雖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詎庸傷焉、作狂夫之言、正月六夜書

滔々三千言、上自天下之時勢、下至藩政之舊弊、詳悉周盡、極爲痛快、而一一爲之計畫、何等剴切、使世之君子讀此文、殆不能了卷、但至所以行之、則自有斟酌耳、(把山)

與高杉暢夫

僕與足下納交、非徒爲誦書稽古而已、固將建報國之大計也、足下與清太思慮周詳、僕固所推許而倚賴焉、但如近日之議、清太諸友不無其說、然銳甚過、乃失之疎脫、無足下一言沮之、僕殆將誤大事、事過思之、如大夢一覺、僕何感荷尙焉、僕平生交友、亦不爲鮮少矣、自以爲得人、無奈亡邸入海二舉之後、諸友乃以僕爲狂爲暴、爲剛愎自用、不聽人言、僕蓋有此病矣、然人苦不自知、如近日言、僕誠所樂聞、而不肯自吝改、足下爲僕忠告、從前非一、而此最爲危機、是以特書言謝、足下願不棄、更有誨焉、當今天下

一段自是吾兄
語、(把山)

之事、萬不可爲、而不可不爲者、臣子之責也、知不可爲而不爲、與有所爲而不成、皆非俊傑之爲也、而僕乃幽囚、事非其時、願足下更深思熟慮、於大計有所發明焉、辱足下眷厚、僕遂言及之也、寅白、不宣、二月十二日、

與小國剛藏

寅白、噫夫、天下國家之事已矣、僕賦性率直、於人不能設畛域、其心事淺易、原非委曲難知、而迂儒俗吏、乃不能知、往々指目爲狂爲愚、爲狂爲愚、其何咎於迂儒俗吏、乃如荻野生者、亦不能知僕、僕爲之痛哭、益哀知己之難也、生素無半面、然神采透徹、言論可聽、加以足下言僕故、一見如舊、輒以天下大計爲告、其言本自有次叙、其曰幕府稱臣墨夷、二國不宜附同者、立志之本也、其曰吾人以責有司、有司以責大臣、大臣以責君公者、下手之次也、故欲足下早出、與舟下諸君謀、內責貴主、吾人乃助之外、以振作國勢者、僕之所眷々也、請嘗觀夫爲學者、蓋以聖人爲期、而以洒掃應對爲事矣、不爲期、無以立志、不爲事、無以下手、志立而手下、學問可成也、國家可濟也、然荻野生、已不能知僕心、則足下傳聞、何能遙諒僕心、故凡足下所論、皆過慮也、然其不諒者、非營迂儒俗吏、非營足下與荻野生、平生知旧、無不皆然、是以僕近日、恐懼屏息、日夕昏睡、不

(他筆)

請嘗以下二十二字、刪之、不爲之上、加蓋字、移置之於次也、之下、濟也、以接故、如何、(把出)

讀了凜然(把出)

復事事矣、夫幕府誠臣墨夷、墨夷功利之政、足以籠絡君子小人、而國不可復爲、唯時唯勢、在今、三年而已、過之、則祭肉過三日矣、然是非幽囚人所知也、向荻野生書至、未暇復答、善傳是祈、二月十五日、寅白、

(長府町小國武宏氏藏の此書の眞蹟には左の通りの附白がある)

僕維幽囚無知、寧得不愛天下國家、但書不盡言、傳說易訛、足下出府、相見而盡所所思耳、

送日下實甫東行序

吾妹婿日下實甫、年未弱冠、志壯氣銳、運之以才、吾嘗推以吾藩少年第一流、今茲二月、將自山陽東上、過東京、更東觀江戶、請贈言於余、余謂今天下有三大變革之兆、而實甫吾社領袖、吾之語之、寧以尋常言而已哉、吾幼喜讀震且史、而其宋亡爲胡元、明滅爲滿清、獨自有感焉、彼震且者、三代漢唐、儼然以中夏自居、間雖有如獫狁匈奴者、無以勝而上之、勝而上之、拓跋契丹爲然、然未嘗包舉區夏也、唯胡元滿清、則能包舉之矣、是固震且之大變革也、而及其時也、有如家鉞翁、胡身之、徐昭法、魏叔子諸人矣、有如許衡、陸隴其諸人矣、其他因循依違、與狼狽願望者之流、固不勝計也、而許陸之倫、世或仰爲

而已二字刪之、(把出)

固不二句、貴稿中多此句法、差似可厭、但不知文字學、心獨不喜耳、(把出)

方今之時尙可以
爲胡澹庵而死、
可以爲寇榮公而
生、若時勢變、
則元璋可法無不
可者、而於利
鈍、任之於天
耳、(把山)

正學醇儒、而至家胡徐魏諸人、不過爲亡國一清節士、然則世俗之論、何足與爲輕重乎、抑震且之爲國、廢興相仍、固無足道者、而明季之事、獨頗可觀矣、蓋有死於燕土者、有死於金陵者、有死於台灣者、至如吳三桂、史可法、耿尙忠者、滿清稱爲三叛、猶殷頑民也、嗚呼此四者、固與家胡徐魏同其志、而決非許陸之比也、今吾神州宴安無事、二百餘年、一旦墨夷馳一价、入征夷府、征夷府將舉國而聽焉、天下之事、於是可知也、而吾人處此間、宜何所適從、家胡徐魏、蓋有志矣、而無所成而死、許之與陸、雖稱正學醇儒、吾萬不能從焉、燕土金陵台灣與所謂三叛者、其必一有所宜也、若乃劉文叔之再造漢室、朱元璋之掃蕩胡塵、在彼方可謂無憾者矣、實甫往矣、士生此間、不知擇所適、志氣與才、將何所用、生不如死之久矣、實甫之行、過皇京、觀江戶、其必偏見天下之英雄豪傑個儻之士也、往與討論此義、以歸諸至當、返定一國之公是、誠所願也、若不_レ能然、吾之推以_レ少年第一流、爲一家私言、而可愧天下之士也大矣、實甫往矣、是爲贈言、

自書送實甫叙後

余作送實甫叙、略言今日志士不可不定所適從、謂瑣屑舉止、於實甫何論焉、所以

(他筆)

輕舉妄動、豈可
與入道乎、大丈
夫沈確英斷、可
以建千秋不績、可
(把山)

不論及也、已而視諸友所贈、多言輕舉妄動爲戒、以深思熟慮爲教、蓋以實甫爲負才使氣不自顧惜者矣、吾意則不然、吾性頗躁暴、於事無所辭避焉、然獨自反省、顧惜之意、常有不及人知者矣、實甫誠有才欠矣、誠不顧惜矣、然以舉動爲戒、以思慮爲教、顧不_レ失機宜乎、實甫勉哉、當今之世、不足者果斷也、因書前叙之所未及、附其後云、

又書

初實甫之將往、墨使約書適至、且聞幕府將舉聽之、吾黨之士、俯仰失措、翟義徐敬業吾不敢爲、夷齊陶潛吾不欲爲、頗慕鄭延年之舉、而勢猶有所繫、於是乎有此叙、其後天旨汗發、士氣頓奮於數百里之外、幕吏或有昏迷、不久將屈、然則普天率土、竭力於皇室、以攘醜虜、何顧惜之有、是誠可賀、而此書可焚也、頃實甫書至、曰、前叙遺諸道上、幸改錄寄之、余欲焚未果、又書其由、併附諸郵便云、六月廿夜、

與良臧

聞老兄罷戍歸、甚好甚好、先次郵便流傳老兄官職矣、僕方作書、投筆大呼曰、國尙可濟

似月性語、(把山)

(他筆)

識宜建二句、不勝憂感、因作五言絕句三首、(把山)

也、夫當今當官秉均者、皆鄙夫也、有志之士、翺翔下上于其間、徒自困苦、而無益于事、亦可悲耳、今老兄官適蹶躓、退而鼓舞俊秀、待用於有事、事莫便焉、以老兄之學識與勤、棄官爲之、國寧有不濟者哉、是僕之所以大呼投筆也、老兄既歸、家兄趨訪、聞其所論、則果如僕所料、而規模度量則過之、僕何欣慰尙焉、秋中不無正論君子、唯口能言之、身未必行之、是以僕悶々鬱々、爲國憤切、憤切爲國、乃爲人猜忌疾怒、進退日谷、非老兄、其誰助僕、而匡其不逮、今日德民、彌次將詣見老兄、僕欲呈一詩乞教、急迫不能及、裁得二聯、曰、勤王敵愾世皆口、刻意勵行獨有君、僕慨當世而推老兄、大略如斯、昨聞老兄蒙譴不出、唯須反省思罪、益蓄精忠是祈、欲論者尙多、統期後音、二月廿二日、寅二拜白、

有隣清太勉勵可喜、他同志士、尙有數名、後生可畏、先生則不可畏也、伊可愛也、

與清狂

昨辱枉顧、見傳政府意、至慰至慰、微上人言、政府遂以吾黨爲狂妄輕銳不辨事、而吾黨遂以政府爲妄安姑息不恤國、二者之隙、其孰積之、當今天下大勢、已可知矣、藩翰諸侯宜建立國是、豫備大變、斷不宜雷同願望、苟偷一時、政府已決此議、群材宜有所用、

○道途君子至、炎日捲街塵、偷看與窗裡、整衣如雪人、
○粉壁靜炎日、薰風動綠叢、遙看翠松際、華屋聳雲穹、
○女兒顏如玉、懸水函衣裳、剪竹長盈掬、新聲弄晚涼、

(卷首より此までも一巻であつた)

欲與縮流談事、自是非尋常社官、但僕未知其人、特爲遺憾耳、(把山)

群策宜有所施、當是時、苟憂國任難者、其趨向雖千差萬別、要不害於其爲大同、書生同多狂論、而政府諸位蚤朝晏退、寢食不安、則其或過餘間、詩酒消憂、書畫排悶、無寧爲傷焉、此以其同不同在彼不在此也、僕已以此說、徧告同志、同志翕然以爲然、因謂、果以爲然、不有其實、亦空言耳、其內遂不爲然也、上人願約周布公輔、卜定一日、會吾黨士某々若而人于其宅、歡然晤言、以證其大同、政府之意、大流于吾黨、吾黨之情、大通于政府、庶幾吾黨狂妄輕銳、不見怪于政府、而吾黨不敢疑政府妄安姑息也、上人已通二者之情、請遂謀之幸甚、不宣、二月念六日、寅再拜、

戊午五月廿八日閱了、妄評多罪多罪

通埼 白(把山)

與清狂

防府天滿社官鈴木高輅見過、議論恍惚、一寄諸國風、蓋非尋常社官也、聞上人非世縮流也、欲一見論志、夫今世云社官云縮流者、皆乞丐非人矣、非吾所齒也、至其或不然者、或神或佛、無有畛域、因附書爲鈴木先容焉、炳亮幸甚、念六日、藤寅再拜、

送清狂師歸鄉序

嘆其四句、刪之、何如、僕頃讀向所見、示詩、往、往、有、云、詞、不、足、而、旨、深、景、中、寓、情、是、詩、辭、動、人、處、僕、深、服、其、理、因、謂、不、啻、詩、雖、文、亦、然、敢、質、把、也

此論感服、尤中僕輩狐疑者流之病、(把也)

吾性迂疎堅僻、於世事無所通曉、獨知以身先物、以犯艱冒險而已、而懦夫庸人、乃往々駭愕、指目爲孫復石介復生矣、嗚呼明復守道、詢吾之所斂衽而肅敬、嘆其不及也、然衆口積毀、誣罔國是、勢將起清流東林之議矣、區々之身不足惜焉、抑將何國家如、方外同志清狂師患其如斯、奮然飛錫、急走莪城、周旋諸公間、又造吾廬、交論國之正氣、不可不長養、而庸儒之論、不可聽也、於是吾徒之心始平、而諸公之疑亦解矣、使吾江家萬無衰漢季明之禍、清狂師之功、於是乎大矣、而不幾于所謂無智名勇功者乎、師又徵余、記其鄉友秋本文字兵衛事、文字兵衛邑正而知書者、其邑甚小、又介於強邑、近日強邑者來寇、文字密運奇計、使寇疑而自引去、亦幾于所謂勝于易勝者矣、吾於是有所感焉、一鄉一國、不足言矣、方今四夷之事、天下之計、策士論者、方疾首苦心、爲至難至艱、智極而勇窮矣、以吾觀之、寧無平々易々無功名可言者哉、牛刀割雞、陸地行舟、吾不能無憾也、清狂師向喪母、忌甫訖、吾報達矣、飛錫直至、至數日、鄉報至焉、三月朔、清狂乃去、吾感益深矣、故爲序送之、其所徵記事、將郵便繼致之、

清狂名月性、周防遠崎明圓寺住持也、清狂雖僧、好與天下名流交、其來藩府說法、府員

學生日相從遊、時亦有論建、常以尊攘自任、扼腕流涕道之、事猶在目、豈圖作序送之之後月、流焉示寂、友人土屋松如爲立之傳、其文甚美、然此序所謂未有論及焉、余因具書平日相與始末、作書事一篇、已而示之松如、松如借之周布公輔、遂致亡失矣、清狂素有詩名、手定吟稿三卷、藏諸家兄伯教所、清狂已寂、同志頗謀上梓、以其多抵觸時事、旋復遲回、獨護國論一卷、梓行于世、是論其說法大旨者、清狂固自不朽人物、不假他人傳之、然余負清狂者多、偶讀旧稿、愴然有懷、因書之、己未四月十四夜、寅書、

無窮說、送無窮東遊

同邑松洞散人松浦溫古、字知新、幼好繪事、已從余誦書、一日與諸友會松下塾、擢架上古法書閱之、偶遇無窮二字、見其筆勢天矯騰驤、群觀稱快、松洞即取以自號焉、後遂改其名字、以無窮自稱、歲戊午三月、將東遊江戶、造余請無窮說、余謂、無窮之義、蓋無窮矣、有以天地言者、有以江海言者、易家以易爲無窮、兵家以兵爲無窮、然則無窮之爲義、其誰窮之、但松洞乃於古法書、偶一遇之、吾益不知所以爲說也、然吾與松洞交、三年矣、初也以爲畫師、已而知其好書畫歌詩、今則隱然有志士、以國家爲憂者矣、是吾三年之交、三易其品題、其中誠無窮而不可測邪、抑其學駸々進益、無有窮極一也、吾於

益字刪之、知下加其、(把也)

其字、大好、把也

戊午幽室文稿

三〇

生、莫如足下、進言吾相、莫如足下、若以僕言爲或然、以時鳴此意于吾相、則亦僕幽囚之一願也、寅二再拜白、三月十四日、

送久保清太富永有隣及村塾諸子同荻野時行遊（須佐）嵩佐上叙

外弟久保清太、夙抱育材之志、與二三友謀、拔富永有隣於獄、又增廓松下塾、以教邑人、其志甚銳、生徒益進、有隣清太隱然謂、吾之志可以漸而成矣、會嵩左荻野時行常慨其邑不（口集）振、歲三月決策來遊、與三子締交、益喜其有合、臨行終誘三子及塾生十數名而去、蓋欲反震其邑也、吾雖幽囚、素與三子同志、欲助而成之、其於塾徒、不啻傾蓋一朝之故、故及其行也、叙而送之、曰、自古憂國之士多謂、安危之界、存亡之秋、吾常以爲徒言、今日墨夷之謀行、則國危而亡、能伐其謀、則其存亡、固將有日、則所謂界與秋、固在今日也、竊聞 今皇聖明、公卿有入、而三三大藩、爲朝廷忠謀、其或有挽回之機也歟、吾大江之源、實分（天潢）、歷世勤王、以報本初、而今公最篤志于此、則臣民竭力之日、捨今其何時也、今吾同友、有在江戶者、有在（東京）者、各行其所籌畫、然行者常有憂於居者、而居者顧漠然不爲念者、古今之通患也、今嵩左人之有待于松下、而松下生之有望于嵩左、皆居者之所以安行者之心、令其得成其所行也、抑同舟遇風、吳越兄弟、紂兵億萬、億萬其心、今萬雖無億萬之患、今日之舟、其遇風也亦甚矣、松下嵩左合爲左右手、四海兄弟其自此舉始歟、然劇飲狂舞、主糜其材、客失其祀、以爲氣合意投、是流俗之見、而非吾所取也、諸子之行、發在明晨、事急不能各爲之叙、以故通言如此、嵩左小國剛藏、亦素同此志者、諸子其往謀之、

不獨漠然不爲念、旁議紛出、動收其事、把也皆居以下十九字、一句、把也

贈中村理三郎

今茲三月、學館試讀、松下塾童赴場者凡十五名、皆登甲科、無有二差跌、久保氏塾、年益加盛焉、乙卯冬、余甫歸、囚此邑、嚴絕交遊、其後塾生有竊來請業者、遂與久保氏戮力、營新塾、於是邑學稍振、而其從余囚室者、童子則中村岸田四五生、最居其先、中村岸田二生、資似頗遲鈍、而進益見効、反爲之最、蓋其勤苦有過人也、去年秋試、中村生爲論語科、以不能稱病不出、當此時、衆皆謂、生不可濟也、未幾、來從余、余見其性勝勤苦、頗愛之、益爲竭力焉、讀起孟子、未半年間、讀完五經、稍出群輩上、已而村塾增築事興、諸生親執斧築、搬運土石竹木、在群童中、生最有力量焉、群童日試擊劍、生亦頗勤焉、塾有三頑兒、常侮慢群童、群童不平、均往攻之、余後詰問、生等明陳不隱、余答其暴、而嘉其直、生今十四、誠無反今之道、益勉所未至、其必有濟也、雖然人情困則振、得則

困則振、一篇關鍵、把也

戊午幽室文稿

三一

忘、生蓋困于前、而振于今、安知今之得也、又不致後之忘、今塾中交譽生、而余獨有爲
惧焉、向所謂四五生中、岸田生長生一歲、而勤苦或過焉、如飯田生少生二歲、如国司生
少生一歲、其才學皆復出二生上、自非甚勤苦、不易輒及也、然則生其可忘而不振哉、
余故具言、贈中村生云、三月念五日、

(他筆)

送中谷賓卿一叙

大凡機之在事、歛來忽去、無有窮極、信乎競々業々、一日二日、乃有萬機也、癸丑甲寅以
來、魯墨英佛、憧々往來、事如塞而復開、僅開而忽塞、至去年冬、墨使入府、謀爲吾變法
置宰相、嗚呼、天下之事、其遂塞而不復開與、天下之機、其終去而不復來與、今上皇帝
文武叙聖、親王公卿、隱然有人、世皆冀皇道之復興矣、征夷府久不置世子、或以爲憂、近
聞一橋卿選入西城、甚協士論、二三大藩又有以正議、奏朝廷者、事開機來、將復有日
矣、是誠志士竭力之秋也、自古未嘗無君子、有小人間之、不能有爲、未嘗無正
論、有邪說擾之、不能有行、然小人邪說、譬如禾之有稗、如叢之有棘、理之固所不
免矣、(君子攻君子、正論駁正論、宋明則有之、然吾寧有之哉)苟使朝旨沛然流通征夷
諸藩、征夷率先諸藩、而奉事朝廷、諸藩周旋朝廷征夷之間、使天地交而泰、則皇道其有不

君子以下二十一
字、勇割何如、
(把山)

意到筆到、(把山)

興者哉、但天下大物也、雖正論君子、或顧一而失二、拘東而遺西、則君子攻君子、正論
駁正論、或將有之、是吾所爲天下過慮也、然臨機果決、無有留滯、雖有異說、使
不得發作其間、亦處事之一權也、吾友中谷賓卿忠孝人也、嚮喪其父、嚴持心制三年、
未終三月、傳聞朝廷及征夷諸藩之議、不能坐視、蹶然而起、欲從天下正論君子、論議事
機、爲國家建大策、歲三月將先往九國、然後遊畿內、遂觀坂東、余送之曰、難成者事也、
易失者機也、機來事開而不能成、坐失之者人之罪也、近傳智恩院臣池内某以水戶奏議事、微
觸忌于征夷、京畿之士、爲是少畏而沮焉、噫、今世稱士者、大率顧慮過多、徒憂禍敗、是以事
不成、而機乃去、豈可不惜哉、賓卿賓卿、在家重孝、在国重忠、不憂身無以爲孝、
不忘家無以爲忠、賓卿其爲天下正論君子盡言之、是爲叙、

議論正大、文亦極好、比之贈玄瑞序、何啻數十等上、(把山)

與周布公輔一書

寅白、治國之要、在舉賢用能、是古今之通論也、然徒知鼓舞激厲之、
其初則未也、今鼓舞激厲之道、專及士林、而未及輕卒以下、可謂一闕事矣、向國相府稱
揚陪臺四名人、已發其端、甚適其宜矣、願更擴其意、而及諸輕卒、豈非佳事乎、輕卒中
固亦有老成可稱揚者、然僕最所欲鼓舞而激厲之者、獨在少年卓犖之徒、非徒欲稱揚

句々撇開、(把山)

戊午陶室文稿

輕卒以下十四字、置貴者之下、者下加今字、以接前文輕卒、以乎字、刪、(把出)

之、亦欲官命縱其遊學四方也、輕卒弓銃隊以下數十隊、不下千人、僕常怪、天之生材、無別乎貴賤、賤者之材、或有過于貴者、而率彼千人中、文學武技、震于一時、聞于天下者、不能士林百之一、寧得非鼓舞激厲、上失其道、自暴自棄、下荒其業乎、以僕所知聞、輕卒中欲遊學四方、而未_(非官力)能者、不下十數人、此輩心專在文武、誠不避同儕阻排非笑也、然衆楚之囂々、非一齊人所_(非官力)能當、苟官非助之而成之、方恐半途而沮沒、今遊學之令、沛然一下、渠氣十倍、而向之阻排者、變爲贊成、非笑者、變爲景慕、必矣、然渠皆小祿薄俸、不能自辨其遊資、願政府勅令各隊、設一良法、略如旅役出米例、而公給其費用、豈無其方乎、果能行之、不三五年、必有奇才偉物生于其間、然後舉而用之、亦治國之一著也、願幸謀之、寅再拜、

附

有仙之丞者、亦所謂輕卒輩中一才物、而土谷矢之介門人也、矢之介文律審密、運以才學、奉其指授者、文各有法度、而仙最爲其俊秀、僕之欲縱其遠遊、此輩是也、仙之近業一篇、別紙附往、願一見爲之評隨、何幸過之、寅又白、
僕嘗與公輔論學校、公輔曰、今之急務、使士土着、俸百石一石、以供學生料、士俸四万石、米四千石、一人五石、可以養八百人、而八百人者、盡充明倫館學生、或講文武學

*(原本、この評は文首の行間欄外にある)

文、其他百般藝術、凡可以補益國家者、惟其所擇、而有所事、則八百士扈從衛護、可以備緩急、云云、僕深以爲然、所願遂推此策、及陪臺輕卒耳、

*治國在人、成人有道、竊謂今之學校者、殊非所以成就人才也、天之生材、無甄貴賤、實如吾兄所云、故鄙意所願、增廓學寮、不論士民、志向文武者、皆充其員、以德之厚薄、才藝之長短高下、爲之等級、使一大臣管其事、凡自告令誠約、皆受其傳移、而除原籍名、有采邑士民者、家宰若親戚代其原役、而在學者三年一限、願更留者則允之、又欲遊學于四方者、爲給其資、然必省其人也、如是則人材鬱興、固有足以供國事者、嗟乎今之學校、特以爲名耳、焉可與語治國平天下之事哉、僕持此論久矣、會讀公文、聊有感激、遂書以質、(把出)

跋水戸齊昭卿壁書

丁巳冬墨使入府、踰年不去、天下皆憤焉、松下士乃謂、徒憤無益、且天下之事自身家始、而水戸老公當世泰斗、其隻語可以矜式吾黨矣、況其壁書云者乎、於是活刷以頌同志云、安政戊午正月之吉、松下村塾、

跋奉使抄

是余野山獄所抄奉使原本也、戊午四月、荻野時行來云、將遊四方也、余謂當今夷狄陸梁、天子軫念、遊非徒遊、猶古奉使者、況不爲將、乃爲使、志士之所以爲志、因舉此本(付九)時行、且爲指富弼一條示之云、廿日

跋士規

大谷茂樹世仕貴族益田氏、今茲感激勸諭、來塾請益、吾觀其爲人、亦似質實不欺者、因書舊所作士規七則、以與之、噫國步艱難、至今日極矣、死而後已、士其得已哉、戊午四月廿五日、

贈益田邦衛

士君子立品、須有不言而信處、然後巍々乎其有成功矣、不然、辨說喋々、徒能折人言、寧得服人心哉、邦衛將去、書以贈之、四月二十九日、

（東京市大谷清記氏藏、眞蹟には須佐の字みな須佐に作る）

須佐七生歸邑贈言

或問下知時務爲後傑之說、余曰、其義博矣、不可遽尽也、然試舉漢土事、言其一端焉、昔春秋戰國、天下大亂、無有君臣上下之別、秦主嬴政矯之甚過、又不行之以仁義、是以一得復失、爲漢天下矣、天下爲漢、猶尙喧嘩無禮、拔劍擊柱者、戰國之餘習然也、於是乎叔孫通者出、以區々綿絕、爲二百年之防、亦可謂知時務矣、漢之爲漢、已二百年、禮爲具文、法爲徒設、情絕勢隔、上下鴻溝、乃文叔之再造、岸曠見馬文淵、與井蛙之子陽不同、豈可不謂後傑哉、今天下之平、亦二百餘年、上下隔絕、甚于西漢之季、其弊流入學校、師弟之際、不能望古之君臣、吾方以爲憂焉、歲二月、吾黨之士遊須佐十數日、約繼遣數名而歸、已而不果、蓋吾黨不滿于須佐尙有弊習、而須佐人不察其意、乃深怨吾背前約也、未幾、京師美舉傳聞須佐、須佐人益田邦衛以下七名、蹶起來寓吾塾、吾首語以時務後傑之說、七名皆以爲然、及其將去、吾黨之士四名、復往從之、吾喜其兩相和諧也、欲作叙送之、而病臥十數日、無復作文意、謾書答或人者爲贈、嗚呼、叔孫通之制禮、猶有希世之譏、吾黨恥言之矣、文叔乃聖人之亞、非吾所及也、無已則吾其從司馬德操乎、且與七子問之、四月廿九日、

（右の眞蹟には四念八日としてある）

（右の眞蹟には末尾の年月日を戊午四月念八日としてある）

與周布公輔書

僕向側聞政府議、私作對策、以示足下、九策之所對、皆僕平昔持論、欲爲天下立中大計者、而非一時戲謔之言也、已而足下語家兄、以僕策爲疎、又語清太曰、墨使約條、不可盡辭也、其意蓋欲撰其中易從者、一二從之以辭其餘也、而以僕一概絕之爲疎耳、僕言非戲謔、足下有所疑、當疏其所以、有見下問、僕欲爲天下立中大計者、何以奉復具答爲煩冗也、今足下雖不見問、僕何得默々而止、夫癸丑甲寅以來、墨夷之患、駸々日增、原其所由、究威先加于我、萬事皆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怒、自非一變其局、雖有鬼謀神籌、將無以處于此、區々小補、從其可從、辭其可辭、萬々不能也、僕之思之久矣、不圖勅諭一發、天下皆震、大機之會、不可數失、今而不能變前局、神州之事、其殆乎熄矣、然則雖無以爲名、將且絕之、況絕之有名、如僕所對、何憚不絕也、一絕墨夷、一變前局、天子之勅、明乎四夷、神州之興隆、將有日矣、但興隆之與衰替、天也命也、非人力之所及矣、而有志之士寧得不爲之尽力、足下之意必謂、是天下之計、幕府之策、非吾藩所能及、乃其一彼一此、無干是非、抑亦惑矣、丈夫定志、魚戶猶能動三方乘、況堂々藩國、々是一定、何欲不得、足下平生正色立廳、士論所歸、足下斷然立議、雖

君相亦將賴以決策矣、安得爲此憤々之言、而自欺以欺人、條約之害、不待言而自見、且向作狂夫之言、已首言之、今不復縷述也、僕日來病肺、咳嗽累發、作誦皆廢、聞足下兩語、不勝憤懣、推枕揮毫、頭乃岑々、以故語不成文、推誦是祈、

評暢夫讀折煙管記上

余曾在獄、讀墨夷之志、有言、近世究酒煙並有損無益之理、創禁酒禁煙之會、作簿署名、多至于數百千人、余性不勝酒、又不愛好煙、謂皆無用物、少年客氣、數與人較、年寢長、始悟性稟有長短、好尙有異同、不欲以己長臨人短、以己異強中人同也、絕口不言酒煙事、及得墨夷說、心悅、往々舉以告人曰、人之難者、莫甚于寡欲、墨夷乃有克之者、宜哉、其國日增隆興、遂至凌慢吾上國也、然亦不敢以是強人矣、已而有隣脫獄、人欲其禁酒、余拒不聽、而有隣痛自持禁、其後又有折管事、余時止之、如記中言、蓋余非不悅于禁與折、恐其不能持久、而更貽人笑也、記中所舉、市溝共閭里頑兒、無窮不預初約、其忽輟忽作、皆不足言、獨無咎岸田猶能持守、誠爲難能矣、無逸在東、雖不詳其果如何、察其爲人、亦非中自廢止者也、二人見有隣事、口雖不言、心或不服、至無逸或未聞、即聞之、其怒必同暢夫矣、暢夫所論、有隣折節嚙煙、則他事可

推知也者、其言頗刻、然有隣禁酒嚴恪、與嚙煙不同、而嫉惡者、乃造作語言、至謂有隣醉倒某水、是亦不爲無所自取矣、然則暢夫所怒、余則爲有隣懼且惜也、有隣脫獄、艱難萬般、(無逸、無咎、無窮)三無拔身上書、家嚴與久保翁一保證、政府兩相、協議斷之、事原非容易、有隣一脫、萬難皆積、有隣不能無少自弛、乃其折節嚙煙、易折管斷煙時、理勢自然也、況余之不欲下以己咎責人、具如前所言、故雖懼且惜、未嘗言也、今暢夫乃能言之、吾得因以陳素論、無咎無逸與岸田、皆可言、而未有所言、其亦以爲何如、已評暢夫文、遂遍問同志、端午日、藤寅書、

端午日書與耕作

今世佳節令辰、稱慶稱賀、酒食追逐、百事皆廢、所謂一國之人如狂、無有長者之風矣、何乃於童兒讀書責之、然則當今之士皆童兒、而童兒中乃有長者之風者、其唯耕作耶、耕作歲正月二日挾冊請業、余已作文譽之、今端午日、亦來讀書、故重書與之、

評暢夫對策

余厭學業文体久矣、而幸此間未有此習也、近世賴山陽作二十三論、尤肖其体、吾不樂

*(以下八字、原本は未筆行間)

(詩文評、高杉晋作文参照)

焉、然出陽文豪也、猶有生色矣、而學山陽者復出、則陳々耳、是以每見人策論、必不能終卷也、暢夫見示此稿、謂亦山陽之流也、取束諸几上、而不觀、次日晨誦畢、漫把誦之、則別出面目、躍々欲出、不覺徹尾、嗚呼、是吾國之文也、決非彼間學業之流也、如強兵之末論、反覆益喜、

書下送賓卿叙尾上

賓卿西遊、曾未三月、聞京師議論益盛、急將歸東、余乃具疏持論、以贈賓卿、賓卿撫掌稱善、余心自誓曰、吾之立誠信己者如此、吾不肯阿諛求容也、朝議或未至此、天下之事未可知、而吾則卷而懷之可矣、雖然一旦事有緩急、寧得正而敗、不敢成而失正、是則義卿已、初賓卿之西、余已作序送之、今把觀之、事勢已有不同者矣、雖今之所疏、若膠而泥之、不爲死論者幾希矣、是在賓卿耳、六月六日、

上三國相益田君一書

囚奴吉田寅次再拜、自三國相益田君執事、僕向犯幕府大禁、辱爲囚奴、自誓不復言國事矣、而平生愚頑之心、往々觸發、或爲言說、輒傳人間、竊自忸怩焉、今茲勅諭之發、四國皆震、僕

素癖益動、不能自韜晦、稍復云々已、執事屬員周布公輔、擢再爲唐船方、於執事益親密、而公輔與僕有旧、益促僕令言、或至傳執事盛意、一二私言、思或達座下矣、前日僕同友久保清太、富永有隣、往貴邑(須佐)、貴邑子弟、亦有至弊塾者、由是頗得相交通、已而執事命大谷生、更促僕令言、僕獨何物、蒙知至此、況僕向與書公輔、言執事宜率僚屬不時出遊、跋涉山川、及騎馬升廳、僚屬隨分著馬事、騎馬蓄馬、雖未遽舉行、或如三川上、或如大井、執事因事巡視、必有僚屬從之、是自執事公事、固不待僕言、又非出遊之比、而愚者之一得、如或見收于賢者、僕何得不感激知已而益進警言、而寧幽囚之足顧哉、僕向私作對策、致之公輔、公輔蓋亦呈諸座下矣、僕策雖所私作、亦非空言也、願執事與公輔輩、反覆商量、可引用之、不可用、更下策難之、必欲用鄙策一施于天下、事務之急于本藩者、蓋有三、興銃陣也、講航海學也、開港通商、兼使士習海勢、曉針路也、此三者、先試之貴邑、而後施之二國、可也、銃陣之事、執事已有意焉、貴邑之士、又能遵奉之、而來原良藏輩、周旋之外、事以漸就緒矣、向有隣至貴邑、策曰、須佐蓋北濱一名港、而船隻甚少、物資亦乏、且防長三面濱海、而士人不習操舟、是非所以爲海國之備也、不如此三者、先試之貴邑、而後施之二國、可也、銃陣之事、執事已有意焉、貴邑之士、又能遵奉之、而來原良藏輩、周旋之外、事以漸就緒矣、向有隣至貴邑、策曰、須佐蓋北濱一名港、如大開通商、增船隻、殖物資、輸出港口、使士人統領之、則亦富国强兵之資也、必欲施行之、有隣自有所規畫、願命下執事、底行其所言、委責其成功、既已委責、或不能成、

*原本、豐之助のころは、始め豊次郎と申し、之を抹殺して豊三と申し、更に抹殺して下欄外に「之助ナリ」としてある。

更使他人而可、決不可半途而廢也、商船漸增、土貨漸殖、而互市漸盛、乃造軍艦、軍艦必備砲銃、充士卒、商艦以當輜重、於是歐羅米利、無遠而不可到、而朝鮮滿州之足言哉、果有志于此、航海之學、不得預講焉、而此學世未多有師、輕卒有豐之助者、頗有專攻、願執事引見、叩其所蘊、且給其所需器械書籍及船隻、責以興其學、其學之興、亦將有日矣、嗚呼、今日之急如此、而爲之固非容易、亦非甚難、唯在執事決意堅志、爲之以漸已、或有不可爲、改方易人、尙或可、決勿爲異論邪說沮撓其策也、則必有幹事之才起、應執事用無疑也、執事苟不能然、漫然爲之、汎然試之、少有滯礙、乃遂廢棄、重爲人笑、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有隣之說、清太亦深以爲然、今因清太請謁、附以此書、書有所不能盡、親與清太議、何幸加焉、因奴妄言、累煩聽覽、不勝悚栗、寅二再拜白、

古箴記

勝間田翁使人、寄示一古箴及其所著記文一篇、曰、是都濃郡城氏所藏、故大内氏臣勝屋某戰死遺物也、子其一言之、余把觀之、器誠古樸、而其記叙議兼盡、無可復措手者、辭之再三、不得命焉、今茲三月、天子感墨夷之事、發勅戒飭征夷、四國之民、草莽之微、

(他筆)

皆冀效微衷、而當路執權者、或漠然不爲意焉、吾幽辱糜餽、焦思竭慮數日、不遑食與寢、何暇及一古箴哉、一夕客去燈灺、就枕不眠者久之、忽思勝屋之事、有感慨泣下者焉、方陶賊弑其主、援他人子立之、以籠絡旧將士、如勝屋死、烈則烈矣、甘受賊欺罔、非義以爲義、亦可悲耳、士之無識、雖勝屋烈、猶不免陷於非義矣、生當今時、悠悠泛々、不知大義所在、天子之勅、夷虜之驕、概乎措諸不問、甚者風流飲博、荒糜歲月、是亦勝屋之罪人也、抑城某、吾未知其爲何人、然聞民間一富豪而好事者、苟能激昂奉公、寧至惑于大義乎、翁記曰、古箴今用爲花瓶、以助太平戲玩、尙取勝屋戰死處名、曰白沙河、勝屋雖拒義師、桀犬吠堯、固英主之所懲云爾、翁論甚美、故余不復道、姑道已所感、贈城氏、併以問翁、二十一回猛士記、

與無逸

無逸足下、歸計決焉、吾喜於是可知也、今日時勢迫切、雖一日可惜、況三年之久乎、三年胥徒、黃塵染腸、歲不可回、穢不可雪、時去勢過、然後悲愁、亦將何益、足下前計甚失、蓋恃才之過也、足下誠才、然天下如可恃而不足恃者、莫才若焉、而足下翻然善變前局、是亦才之美也、春來實甫無窮、賓卿相尋東遊、暢夫亦有遊志、現在塾中諸人、憤勵誦書、大

異吾日、然天才有限、足下之敵、亦不甚衆也、僕與有隣清太議事、往々思足下、足下歸計決焉、吾喜於是可知也、心緒万般、渾待對晤、寅白、不備、六月二十八日

中卷

與口羽德祐

寅白、才弱艱大、病苦將至、益田君至、審老耄賁然出秋、話言近止、僕意頓強矣、小郡粟屋英次郎亦聞事來問、志氣奮然、方思佳策、今謹使德民介之、寬晤是祈、近稿附呈、寅二無狀、累叨過獎、無以報國、萬々炳亮、七月念八、寅再拜、

讀歐文

歐六一唐六臣傳後論、文氣激昂、短節促調、最能動人、吾深喜此種文矣、謂是當與下朋黨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蘇子美墓誌銘等諸篇併觀、則六一當日之情事可想矣、九觀文字、不原其情事、乃嚙蠟耳、事固有異世而同情者、吾之感斯文、其安得已哉、八月六夜、與德民文周彌二讀歐文、已畢書之、

無思不服

無思不服四字、人多錯解、朱註爲「心服」、是其所「由」也、余謂、無思不服、即無「不」服之思也、言西東南北之思皆服也、無「日」不「然」、無「處」不「然」、皆同句法耳、勿爲「奇特解」、

跋「道化狂書考」

右一篇、清末浪人船越清藏所著、事雖近諧、亦可「以究」鬼蜮之態、且觀「其人之忠心」矣、傳聞清藏行年六十、僑居大津、貧無「以自給」、書札句誦、爲「兒童師」、以資「餬口」、平居慨然曰、爲「天朝」江家「死」、死得「吾所」也、臣讀此文「想」其人、故謹奉上云、

上「益行相君」

井蛙錄一卷、船越清藏所著、論老理正、援引又力、就「其書」料「其人」、決非「浮薄空腔」之所「能及」也、昨僕竊言「清藏事」、然謂「一老朴翁」、頗憂「國者」耳、今觀「此錄」、大驚異焉、伏願「昨所」言、速賜「議允」、蓋非「失學」矣、萬在「執事鑒別」也、九月十九日、

※東京市谷田兼施氏藏書には能久の能の字がなく今製が今讀にしてある

送「尾寺新之允」叙

居「治思」亂、古之令典也、無「遠慮」有「近憂」、孔聖之所「訓」也、然人情偷「安」、而已獨思「亂」、人交「怪」之、衆人視「近」、而已獨慮「遠」、衆皆怒「之」、嗚呼忠臣爲「國」、何避「人怪怒」、然是非「常人之所」能及、非如「尾寺新之允」其人、吾其孰望焉、尾寺毅然武士、而亦能「誦」書、然不「肯爲」記誦詞章之學、性如「朴魯」、而慮「遠氣振」、與「余交」一年、於「諸友」中、最爲「相諒」、故余亦得「爲」陳「思」亂慮「遠」之論「也」、當今「天子」赫怒「墨夷」、發「勅征夷」、々々顧親「墨夷」爲「良友」、其或不「爲」然、雖「貴威懿親」、鋤而「芟」之、其德如「是」、而不「知」自悔、是其勢必至「于」上抗「天朝」、事或至「是」、吾世子之在「江戶」、誠可「慮」也、於是乎或有「画」脫走之策「者」、其說曰、世子死「江戶」、非「死」所「也」、曰、世子在「江戶」、勅令或下「吾藩」、小人必有「以」父子之情「動」吾「公」者、是可「患」也、曰、及「今」斷然脫走、一國人心知「所」歸向「矣」、此「三說者」、皆余之所「不」取也、世子諫「征夷」而死、可也、世子當「賊」而死、可也、持守「苟正」、雖「死」螻「豸」可也、何況「江戶」之死、安得謂「之非」其所「乎」、此志一定、脫走之策、誰復「舉」諸口、至「以」動「吾公」爲「忠」、非「臣子」之所「敢」言「也」、然「王陵」之母、猶能「一死安」其子、世子大義立「于」天下、陳「情安」父、其何爲「難」焉、且夫志定則氣壯、匹夫不「可」奪「志」、一士奮「氣」、萬夫辟易、況吾園邸士夫、據「正義」抗「大節」、以定「其志」、以壯「其氣」、堂々「江戶」、征夷所「居」、大小諸侯皆從「其指」、勢威亦盛矣、然彼以「其衆」、

我以吾一、彼以其力、我以吾義、成敗利鈍、固非所料也、而事義而志一、天下其誰爲不
然、以唱則和、以呼則應、是則存其一人也、今茲八月、尾寺蒙公命、遊學江戶、同行十人、
而尾寺爲之最、余爲畧陳衆人之不公然言慮者如斯、先是、有杉藏者、以飛脚歸、訪
余松陰囚室、因具論江邸事、時高杉暢夫與尾寺亦皆來會、議以好合、暢夫與杉藏、皆先東
矣、尾寺之東、其不患其無與也、是爲叙、八月四日、

送富樫文周二叙

藝備與吾防長、境相隣也、勤王之事、左提右挈、宜如兩手相救焉、吾小少好遊、東自奧
羽、西至肥筑、皆求其賢豪、與之締交、獨於藝備闕如、常以爲憾焉、藝昔有賴氏、一家
文學、隱然動天下、吾每誦其書、敬慕惜不及其辰焉、今富樫生文周之來、是吾知藝人
之始也、先是吾藩浮屠月性、土屋松如、及坂井翁之門、與木原慎齋相知、翁已沒、而三人交
往、不交於其初、余亦時與慎齋通問、而未得見其人焉、當今夷狄猖獗、而幕府跋扈、天
下之事、變革將至、有志之士、孰不欲勤王事、荷欲勤王事、決非獨立所能爲也、隣國
之交、於今爲急、文周歸、幸語諸慎齋同志之士、文周專精誦書、未甚留心時事、然與吾
居六月、交情甚深、今將西往筑紫、觀覽往古、然後歸國、故吾輸以心腹如此、八月十七

日、

田坂中村名字說

吾藩重臣堅田氏、於寄組中、采邑最大、士民最衆、而其稱家老者六家、吾知其四焉、田坂
茂人、中村多三郎、其二也、二人親兄弟、分襲二家、其人年少、皆有敦實之資、堅田氏主幼、
家老議事、率就親戚取決、是以事無歸一、沮滯難行、其有志者、或竊憤嘆焉、今茲八月、
其老斷然建議、有練兵之舉、壯士二十六人、來就吾塾、學演銃陣法、事頗噪于府下、而四
人者亦在數中、蓋其不下以家老爲挾、雖家風之美、抑亦通時變、知報國者矣、臨去田坂
中村請余名字、余乃答曰、兄名義綱、字伯經、弟名義紀、字仲緯、可也、其說曰、有經有緯、
可以綱紀萬國、而況一家乎、天下國家之患、在于不和、不和之原、在于異同相軋、經堅而緯
橫、非有豎、何以持其橫、綱大而紀小、非有小、何以成其大、伯綱而經、仲紀而緯、其他
群材衆能、著爲文章、散爲萬目、其異未必不同、或有不和、乃忠臣之節而已、是吾所望
于二人、乃所望于六家、願夫闔邑士民之望、何以外于此、當今天下之事甚急、雖然吾爲堅
田氏期之以五七年外、因書以爲名字說、

戊午八月十七夜

二十一回生稿

先達テ弊藩書生中谷正亮久坂玄瑞參殿仕御高議竊ニ相伺ヒ候由ニテ委細ノ儀書翰ニテ申來且輕卒伊藤傳之輔ト申者歸來兩生ヨリノ傳言承レ之誠ニ御父子様御揃御正義御雄論只々奉ニ感佩ニ候傳聞仕候處御高議ニ云ク此上ハ吾輩投ニ一命ニ候テモ身ヲ致ニ奴隸ニ候テモ諸侯ノ國ニ往キ其大臣ニ致ニ相對ニ藩ノ國是聞糺ノ外無レ之候汝藩ノ大臣能面レ我耶、若能面レ我、我即決レ策西下トノ御事三人ノ者共書翰且口上ニテ私見込テ尋ネ來リ且意見アラバ早早大原卿ノ下執事へ申上ヨト申事ニ御座候私義未ダ曾テ御下風ヲモ御伺不ニ申上ニ者唐突ニ天下ノ大計申上候事恐多奉レ存候得共三人者ハ皆私異躰同心ノ朋友ノ事ニテ殊ニ兩生一度拜ニ趨下風ニ仕候上ハ私義モ最早同様ノ儀ト相考、申上度事ノ御座候私意見ハ別紙時勢論ノ通りニ御坐候就テハ主上御決心後鳥羽後醍醐兩天皇ノ覆轍ダニ御厭ヒ不レ被レ遊候ハ、私愚策言上尤モ所レ願ニ御座候諸侯不レ足レ特ト申内公卿間ヨリ親シク御下向御說破被レ遊候ハ、四五藩位ハ立所ニ應ズル者モ可有レ之歟一旦義旗舉リ候上ハ雲霞ノ如ク天闕ニ拜趨仕候段疑無レ之候併他藩ノ事ハ詳ニ存不レ申候得共弊藩ノ儀當職當役ト申兩人家老中ノ要職有レ之候處當職ハ國事ヲ總攝仕候故世ニ國相ト唱申候當時浦靱負ト申者相勤候當役ハ寡君輔弼ノ任ニシテ江戸へ從行仕候故世ニ行相ト唱申候當時益田彈正ト申者相勤候兩人共孰モ有志ノ者ニ候處浦ハ老輩ニテ其家來忠義ノ者殊ニ盛ニ御座候益田ハ行年二十六七歳英氣活潑ノ人物ニテ當時家老中第一流ノ人材ニ御坐候私門人ニ付幽囚中ニテモ兼テ志ヲ通ジ居候事ニ

付勤王ノ一義ニ於テハ常ニ其志ヲ同ジ候義ニ御座候浦ノ掾屬前田孫右衛門忠直善ク人言ヲ容レ候者ニテ是弊藩ノ樂正子ニ御座候益田ノ掾屬周布政之助是ハ此節上京仕居三條公へ謁見ヲ得候由承及候三條家ノ方能々御聞繕被レ遊度候此者剛正比ナシ併ナガラ頗ル持重論モ有レ之候其他兩相府ノ役人共孰モ異論ノ者ハ無ニ御座候小吏無役ノ輩ニ至テハ頗ル篤志ノ者有レ之候右ニ付御父子様間御西下遊バサレ候ハ、私屹ト周旋仕兩相等謁見仕候様可レ仕覺悟ニ御坐候私義幕府ノ罪人ニテ幽囚ノ身分ニハ御坐候得凡今ニモ脱走上京モ可レ仕ハ候ヘ凡今上京仕候テハ一手モ出サヌ前ニ又幕府へ召捕ラレ何ノ益モナキ事ニ付御父子様間御下向遊サレ候ハ、乍レ不レ及弊藩ノ力ニテモ御身柄ヲ幕府へ渡シ候様ノ事ハ斷然不レ仕候左候テ弊藩御逗留中ニ弊藩有志ノ者共九州邊へ差廻シ勤王ノ義申談可レ仕候最早角成行候上ハ官軍賊兵ノ姿忽チ兩端ニ相分レ候義ニ付有志ノ士ハ悉ク弊藩迄斷付可レ申候左候ハ、萬々失策ニ出候モ私共同志ノ者計リ募リ候凡三十人五十人ハ得ベクニ付是ヲ率キテ天下ニ横行シ奸賊ノ頭ニツ三ツモ獲候上ニテ戰死仕候モ勤王ノ先鞭ニテ天下ノ首唱ニハ相成可レ申私義本望不レ過レ之候諸侯不レ可レ恃草莽ノ志士ヲ募ルト申事大坂陣等ノ覆轍ヲノミ思合セ一概ニ危キ事ノ様ニ申者モ御座候得共是ハ事ノ本末ヲ考ヘザルノ論ニ御坐候大坂陣ハ元來豊臣氏ノ爲ノ義兵ニハ無レ之偏ニ大野杯ガ奸計ニ籠絡サレタル不遇失職ノ徒ノ私黨ニテ殊ニ明智ノ士ハ關原前後ニ皆徳川へ與ミシ其與ミセザルハ大抵時機ヲ辨セザル鈍頑ノ徒ニ御座候況ヤ

此時徳川ノ武運日ノ升ルガ如ク明主智將一世材能ノ士ヲ羽翼股肱トセシナレバ大坂ノ敗固ヨリ其所ナリ今日ノ事ハ則チ然ラズ天下ノ諸侯志アル者已ニ少ナク偶々其人アリト家老用人ナドノ諸役人俗論ヲ以テ是ヲ沮ム時ハ能ク舉動スルコトナシ此輩皆身家ヲ顧ミ妻孥ヲ眷ミ斷然大義ヲ以テ自任スルコト能ハズ其人知ルベシ彼募リニ應ズルノ志士ニ至テハ禍福死生已ニ其念ヲ絶チ大節大義ヲ天下後世ニ建明セント欲スル者共ノ儀ニ候得バ所謂一騎當千ナル者ニシテ徳川ハ已ニ衰運ニ趨キ候折柄ノ義ニ候得バ大坂陣ト同日ノ論ニハ無ニ御座ニ候陳又元弘ノ時ハ民怨ニ乗ジテ北條氏ヲ討罰シ玉ヒ今ハ士論ニ因テ徳川ヲ匡正シ玉フ事体各異ナリ難易モ亦同ジカラズト云テ外夷ニ關リ候事ニ付今日迄ハ天下ノ愚夫愚婦迄モ且々ニ切齒扼腕ノ氣有レ之候故程好致ニ鼓舞ニ候ハ、士論ハ即チ民怨ノ端ト相成可レ申候若此分ニテ曠日彌久被レ遊候ハ、外夷ノ事日々人心ニ習染候テ切齒扼腕ノ氣モ沮喪致シ民怨ノミナラズ士論モ崩レ行可レ申ハ必然ニ付何分士論ノ崩レヌ先ニ御決策御下向奉レ待候委細ハ傳之輔ヘ含メ差登セ候間吳々モ草莽ノ愚願是ニ止リ申候事

又白周布政之助三條公迄申上候義未ダ委細ハ承及不レ申候得共寡君ヨリノ直命ヲ受ケ罷登候事ニ付寡君平素勤王ノ微衷ハ申上候事ト奉レ察候去ナガラ是ハ外間ニテハ存候者ハ斷テ無レ之事ニ付是ヘハ無ニ關係ニ御下向被レ下候テモ不レ苦候尤一應ニ條家ヘ御内達ノ上ニテ御處置被レ遊候コト可レ有ニ御座哉此段奉レ候別紙時勢論ノ儀ハ何卒被レ爲レ達ニ 叔聞ニ 主上御決策ノ處竊

ニ伏聽仕度奉レ存候事

九月廿八日

時勢論

某竊カニ時勢ヲ觀察スルニ、 寶祚無窮ノ大八洲、存亡誠ニ今日ニ迫レリ、誠ニ恐多キ事ナリ、上ハ 主上ヨリ、公卿ノ歷々ヨリ、下吾々士民ニ至ルマデ、中々一通リノ心得ニテハ相濟ザルコトナリ、抑徳川家征夷將軍ニ任ゼラレテヨリ以來、外夷控馭ノ策、著々其宜ヲ失ハレタルコトハ、一朝一夕ノ事ニハ非レト、中ニ就テ、近來墨夷ノ事起リシヨリ以來、彌以テ外内失策ノミ行ハレ、條約調印ニ至テ極レリ、去年墨使ノ來ルヤ、某長太息シテ云ク、神州已ニ陸沉セリ、亡國ノ事ハ、 皇國ニ於テ、振古以來斷テ前蹤ナキコトナレバ、何如シテ可ナランカ、已ムコトナクンハ、漢土賢哲ノ往踪ナリト學バンヤ、伯夷叔齊ハ何如、伊尹大公ハ如何、翟義徐敬業ハ何如ト、頻ニ苦惱スル内、恐多クモ、 九重ノ勅諭、天下ニ布キ、草莽迄モ響渡リ、死者再生ノ心地ニテ、幕府奉揚、諸侯協同、 天兵一時ニ墨夷ヲ膺懲スルノ事アラント、日夜翹企セシ處、豈圖ランヤ、六月廿一日神奈川ニテノ調印、幕府明カニ 勅諭ニ違背セリ、爾ノミナラズ、正論忠志ノ尾張水戸越前等ヲ黜罰スルニ至ル、某、是ニ於テ、 天子逆鱗何如程ニカアラント恐惶ニ

(これも原本にない、品川本によつて補ふ)

勝へズ、而ノ、今ニ至ル迄、何タル御處置モ承ラズ、尤モ幕府尾張水戸へ 勅諭ヲ下サレ、且公卿親姻ノ所縁ヲ以テ、二三名藩へモ御内書ヲ發セラレシ由ナレドモ、是又墓々布事モ承ラズ、加之、水戸ハ、奸臣ノ輩父子ノ間ヲ離間シ、内輪甚不協和ニテ、近日正論者二人、武田彦九郎、安島彌次郎ヲ諫討シ、奸臣二人大田丹波守、鈴木石見守ヲ擧用シ、 勅諭ノ趣イカゞ可レ致ヤト、丸ニ打明ケ幕府ノ閣老へ謀リシニ、閣老云、此 勅諭ハ傳奏ノ隨意ニ書セシ者ニテ、直勅ニハ非ズト對タル由、カ、ル次第ニテハ、中々以テ少シモ御爲ニハ成ラズ、尾張モ、元來天下ノ務メニ疎キ國風ニテ、竹腰如キノ奸物甚ダ跋扈スル由、サレバ天下頼ムベキ諸侯ハ至テ少ク、勤王ノ事ハ思ヒモ寄ラヌ事ナリ、 天朝格別ノ御英斷ナサレズテハ、 神州ハ必ズ夷狄ノ有トナルベク、 皇太神ノ神勅モ今日切ナリ、三種ノ神器モ今日切ナリ、豈痛哭ニ堪ベケンヤ、幕府ニハ、墨夷トノ條約モ相濟、近日ノ内、外國奉行目附等ノ吏員、墨夷へ渡海致ス由、然レバ、和親ハ益々固マリ、且、幕府ヨリ外夷へ許遣ス所ノ諸港モ、漸々開市致スベク、夷官夷民共モ、追々占據致スベク、加之、魯西亞啖咭喇拂朗察等モ、同様條約相濟、殊ニ清國覆轍ノ鴉片ヲモ持來ルヲ許シ、二百年來徳川家第一嚴禁ナル天主教ヲモ許シ、繪踏ノ良法ヲ改除シ、他日ノ患害、已ニ目前ニ備レリ、今日ヲ失ヘバ、千萬歲待テモ、機會ハ決ノアルコトナシ、幕府 天勅ニ背キ、衆議ヲ排シ、其私意ヲ逞フスルハ、頼ム所ハ外夷ノ援ナリ、然レバ、幕府ニハ、諸國義舉ノ起ラヌ内ニ、早ク外夷ノ和親

ヲ厚クスルノ謀トミヘタリ、只今ノ勢ニテハ、 天朝ヨリ幾百通ノ 勅諭降リテモ、諸侯ヨリ何千通ノ正議ヲ建白シテモ、幕府ニハ、一向遵奉採用ハ無レ之、只々外夷ノ和親ヲ急グナリ、和親已ニ堅マル上ハ、天下正議ノ者ハ、悉ク罪ニ行ヒ、又天朝正議ノ公卿ヲモ廢錮誅戮ニモ及ビ、其次ハ、承久元弘ノ故事ヲ援テ、 主上ヲ議スルニ至ンコト必セリ、此度、梅田源次郎等召捕候ニテモ推知スベシ、然ルニ、 天朝ニ、今日ノ機ヲ失ヒ空論ヲ以テ實毒ヲ攘ヒ玉ントアルコト、實ニ恐多キコトナラズヤ、 天朝ノ御定筭ハ、蓋シ諸侯ノ赤心ニテ人心ノ歸スル處ヲ御待ナサル、ナルベシ、誠ニ勿体ナキコトナリ、當今二百六十諸侯、太抵膏粱子弟ニテ、天下國家ノ事務ニ迂濶ニシテ、殊ニ身家ヲ顧ミ、時勢ニ媚諛シ、其臣ナル者、御大事御大事ト申事ニテ、其君ヲスクメ、勤王ノ大義ナドハ、夢ニモ説及サズ、何程聰明果斷ノ人君アリテ、決ノ義舉ヲ企ルコト相成ラヌ勢ナリ、是尋常ノ諸藩シカリ、其奸惡ナル者ニ至テハ、幕吏ニ連結シ、其逆焰ヲ助長スル類少ナシトセズ、然レハ、當今天下ノ諸侯ヲ御待ナサレテハ、終ニ幕府ノ議ニ落伏セ、其末ハ、外夷ノ屬國ト相成、 皇國ノ滅亡、實ニ踵ヲ旋ラサマルコトナリ、眞ニ此趣御落著遊バサレタラバ、天下萬民ノ信服仕リ、義憤ヲ激發スルノ御處置アラマホシキコトナリ、勿体ナケレテ、 後醍醐天皇隱岐ノ出マシアレバコソ、天下ノ義兵一同ニ起リタリ、加之、是ヨリ先、 後鳥羽順徳土御門ノ三天皇ノ御苦難モ有ラセラレタリ、サレバ、建武ノ御中興、中々一朝一夕ノ事ニハ非

ズ、孟軻ガ苟爲レ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レ可繼也、若夫成レ功則天也、君如レ彼何、疆爲^(疆)善而已矣ト申タルモ、思合スベシ、某ノ所見ニテハ、主上大ニ天下ニ勅ヲ降シ、有ラユル忠臣義士御招集遊バサレ、又尾張水戸越前ヲ始メ、正義ノ人罪謫ヲ蒙リ、又ハ下賤ニ埋没スル者、盡ク闕下ニ致シ、外夷撻伐ノ正義御建遊バサレ度也、某向ニ屢叡山遷幸ノ事ヲ議ス、今前説ノ如ク行ハレバ、遷幸ナキモ亦可也、確乎トシテ、桓武以來ノ帝都御持守遊サレ、幕府ヨリ何程逆焰ヲ震ヒ悖慢ノ處置アリテ、御頓著ナク、後鳥羽後醍醐兩天皇ヲ目的トシテ、御覺悟定メラレバ、正成・義貞・高德・武重ノ如キ者、累々繼出デンハ必然ナリ、今 天朝ニハ、徳川扶助、公武一和トノミ仰出サル、故、徳川ハ益々兇威ヲ逞フシ、諸侯ハ悉ク徳川ニ頭ヲ押ラレ、勤王ノ手足ハ出テズ、其下ノ忠義ノ士モ、皆征夷カ諸侯ノ臣下ニ非ルハナケレバ、其主人ニ先達テ義舉ヲ企ツルコトモナラズ、終ニ天朝ニ心ヲ歸スル者アリテ、志ヲ抱ナガラ老死致シ、甚シキハ奸吏ノ手ニ入り、囚奴トナリ、戮死トナリ、終ニ戀闕ノ志モ、日ヲ逐テ薄ク成行ナリ、是迄ノ寛大ノ御處置ハ、誠ニ凡慮ノ及ブ處ニ非ス、御尤ト申上ンモ畏多ケレド、今ヨリハ御果斷ノ時節到來ニテ、今年モ今ノ形ニテ御觀望ナサレハ、忠臣義士、半ハ死亡、半ハ挫折シ、幕府ハ、益々凶威ニ募リ、諸侯ハ、益々慕威ニ懾レ、而シテ、外夷ノ患益々深ク、天下ノ事、丸ニ時去機失、何如テ、手ハ附申サヌコト必然ナリ、此論尤ト思召バ、別ニ秘策アリ、

此論不當ナラバ、某最早勤王ノ手段盡果タル故、且々ニ主家へ微衷ヲ効スノ外、致方ナク、亡國ノ苦惱適從スル所ヲ知ラズ、痛恨ノ極、爰ニ止リタリ、

戊午九月念七日

草莽臣藤原矩方謹撰

山根文季墓誌銘

山根文季、名正直、周防吉敷矢原人也、本重宗氏、父曰良策、名正則、世業眼科醫、文季其子、出繼山根氏、良策多病、年四十、手足不仁、文季收藥資、以養父、居久之、良策謂文季曰、吾初欲開業府下、進列藩醫、今病不能果、汝勉成吾志、於吾足矣、文季於是出家秋東香川津邑、以眼科施治、來請者踵日接其門、天保三年事間、有恩命、其八月良策歿、後六年以眼科爲御雇医、班寺社組、又三年、兼外科、加城番、安政元年墨夷再來武相、夷勢猖狂、人心頗惧、文季乃奮然自請從役、款成而歸、今茲夏秋之際、惡癘大行、天下死亡相踵、而文季亦罹疾而歿矣、實八月廿九日也、行年五十有七、配白上氏、生一男、冒小野氏、稱爲八、從子孝仲自重宗氏來嗣、世其業、二女、一即孝仲配、一適安部氏、孫男二、兄冒飯田氏、稱清菴、弟吉菴、皆孝仲子、文季素惠好施、諸病客來請治者、或寓諸其室、飲食藥餌、必加謹焉、其貧不能資給者、爲折其藥券、甚者或與資賑之、而平素儉樸、不

苟費、性寡默、最能勤事、居家未嘗寧處、然酷好酒、有客必留與飲、醉則滑稽百出、以解人頤、不拘其人俗、盡其欲而後已、孝仲爲八皆素與余相知、孝仲自愛服中致狀、請銘其墓、銘曰、

矢原之籍、來徙香川、繼事養志、鑿名日宣、北山鬱々、孫子慶延、

安政戊午十月四日

二十一回猛士矩方撰

復轟木武兵衛

六月念五芳牘、以三八月下旬二達、承老臺東上之議、有所抵牾、遷延不果、憾々何止、目下時勢切迫、幕府不特違^{サラス}勅調印、復將^{セカレ}發私使於夷國、正議幕親、一斃不見再起之色、所賴者天朝元氣、凛々不撓、公卿亦皆蹇蹇匪躬、是可賀也、而在下之士、梁星崑病歿、梅雲濱就^ニ幕捕、繫^ニ伏獄、使^ニ人驚怛^ニ耳、士生此間、欲爲^ニ楊柳^ニ則楊柳矣、欲爲^ニ松柏^ニ則松柏矣、排^レ霜凌^レ雪、枝折幹摧、寧無^ニ陽春^ニ之回^ニ哉、老臺社中長者、性素沈毅、今日之務、必有^ニ至當不易之論、僕願預聞焉、僕之膚見、誠謂、觀望持重、今正義人、比々皆然、是爲^ニ最大下策、何如^レ輕快拙速、打^ニ破局面^ニ、然後徐^レ占^レ地布^レ石之爲^ニ勝乎、囚室臆度、時勢論以下數通寫致、一々垂^レ教、宮部永鳥二君、近日何如情態、併^ニ此書及所^レ致數篇^ニ示^レ之、何幸加焉、但機密一事、

僕雖^ニ平日同志^ニ、不^ニ敢輒告^ニ、今突然示^ニ三君^ニ、三君諒^ニ僕困苦^ニ、幸有^レ處^ニ于此^ニ、實爲^ニ望外奇幸^ニ焉、(良機)來原此次蒙^レ命往^レ崎、(道太郎)中村近進^ニ政府^ニ、(小地)坪井無^レ異^ニ旧日^ニ、幸放念、多事卒々、萬未^レ既、十月八日、寅再拜白、

又曰、

此生稱^ニ伊藤利輔^ニ者、胥徒末役、反好從^ニ吾徒^ニ遊、才劣學樞、質直無^レ華、僕頗愛^レ之、向因^レ事上^レ京、數日而歸、此行從^ニ良藏^ニ往^レ崎、枉^レ道出^ニ貴藩^ニ、幸辱^ニ一晤^ニ、兼有^レ所^レ教焉、囑々、

跋國柱

唐韓昌黎排^レ佛上^レ表、貶^ニ竄南夷^ニ、而衛道之志、浩々不少衰、故其論著、窮^ニ天地^ニ、亘^ニ萬世^ニ、不^レ可^ニ磨滅^ニ也、士不^レ志^レ道則已、苟志^レ道矣、而畏^レ禍懼^レ罪、有所^レ不^レ盡^ニ於言^ニ、取^ニ容當世^ニ、貽^ニ誤將來^ニ、豈爲^ニ君子學^ニ者之所^レ爲哉、余嘗不^ニ自揣^ニ、著^ニ書妄論^ニ尊皇攘夷^ニ之義^ニ、而爲^ニ老儒先生所^ニ黜斥^ニ、然余平生狂愚多^レ辟、非^ニ特著書言語^ニ之末^ニ、而余之空腔、其說淺易、徒爲^ニ強聒^ニ、固無^レ損^ニ益于國家^ニ也、吾友赤川淡水向遊^ニ水戶^ニ、從^ニ正志會翁^ニ學、會翁^ニ一世耆碩、學又有^ニ淵源^ニ、淡水已得^ニ其要領^ニ、兼有^レ發明^ニ、一日登^レ館、講^ニ魯頌泮水^ニ、已退草^ニ講案^ニ一通、名以^ニ國柱^ニ、使^ニ余一言^ニ、其說蓋以^ニ宗周^ニ比^ニ皇朝^ニ、以^ニ魯國^ニ比^ニ江家^ニ、會^ニ詩書之大義^ニ、而揭^ニ孔子之微意^ニ、合^ニ神世人代^ニ、而

(原本には、又曰の文末に、轟木武兵衛君足下とあ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蔵の自筆草稿には、然則以下を左の通りにしてある)然則淡水以昌黎自待、不爲過也、余病懶、言語文辭、万不能竭、其望淡水、豈有極哉、(以下年月日)

※(本文の初稿真蹟は、森市松陰神社の神龕に於て居る、今そのの寫眞によつて照合の結果相違の箇所は行間に添書した)

※(以下二十八字原本には欄外に)

明吾公勤王之旨、且平淮夷之事、講諸泮宮之上、的切明暢、固足聳人聽、而其深識精學之概、亦可見也、故講席未半、聽者舉皆嘆服、而所謂老儒之徒、亦復紛紛、當今天下之事何如也、外夷跋扈、非特淮夷、聖皇憂勤、豈衰周之可比哉、而征夷因循、諸藩觀望、未見如下如魯僖之爲者、是淡水之所深慨、而猶紛紛者、何其喪心之甚也、嗚呼紛紛之害、過於老佛、紛紛者不除、皇道何由興哉、然則淡水其以昌黎爲期、吾之所望也、是爲跋、安政戊午十一月朔日、

上家人玉叔父家大兄一書

頑兒矩方泣血再拜、自家嚴君玉叔父家大兄之膝下、矩方稟性虛弱、嬰孩以來、連罹篤疾、而不幸遂不死于病、制行狂禁、弱冠而還、屢犯重典、而不幸遂不死于法、回顧二十九年間、當死者極多、迄今未死、復致父兄今日之累、不孝之罪、何以尙焉、然今日之事、皇家之存亡、係吾公之榮辱、萬々不可休止、古人所謂忠孝不兩全者、此類是也、天下之勢滔々日降、以至于今、其由蓋非一日矣、且以近言之、墨使入幕府、上假條約、天子聞之、下勅停之、幕府不遵、定假爲真、列侯之議、士民之論、一不容幕府、天子又下勅、召三家大老、大老不至、三家則蒙幕責矣、幕府反使老中間部侯上京、侯已上京、稱病不朝、僞言反復、謂水戶與堀田西城之議合、以故阿附朋比、遂爲違、勅之舉、不斬水戶

堀田、夷事不可理也、當今幕府幼冲、無所辨識、自非大老主之上、間部輔之下、天下之事、安至于此哉、然則二人者之罪、上違天子明勅、下害幕府大義、內背列侯士民之望、外飽虎狼溪壑之欲、極天窮地、俯仰無容、然而天下士夫、安然默然、無一礙一礙往問其罪、神州正氣、既已爲邪氣所消蝕也歟、頑兒一念至此、食不下咽、寢不安寧、唯悲一死之不蚤而已、頃忽得江戶之報、尾水越薩將襲誅彦根大老、頑兒聞之、距躍三百、曰、神州正氣遂未消蝕也、政府之議、固當合從四家、鎮壓邪氣也、然兒猶有憾焉、事出于四家、吾因人成功、不免于公等碌々之數也、是以兒私不自量、糾合同志、神速上京、獲間部之首、貫諸竿頭、上以表吾公勤王之衷、且振江家名門之聲、下以發天下士民之公憤、而爲舉旗趨闕之首魁、如是而死、死猶生也、然事固不可私爲、而亦不敢公請、趙貫高所謂事成歸王、不成獨身坐耳、是兒等之志也、是以兒等將以某日偕同志詣益田行相之門、告故而發、不敢求許允、政府待以連亡可也、事捷則師旅當繼進、不幸不捷、他人或死、兒則投身就捕、明志士憤懣所發、決非公家所知也、頑兒虛弱狂暴、本不在三人数中、天下反有謬聽虛名、認爲豪傑者、向以愚論數道、致之梁川緯、緯竊讀上青雲之上、蓋經乙夜之覽云、一介草莽區々姓名、蒙聖天子垂知、何榮加之、兒死何晚也、近日正三位源公以三七生滅賊四大字見賜、且傳其世子詩數章、望高德、

望博浪鉄椎、其意甚切、兇豈可不死哉、不幸之子、唯慈父愍之、不弟之弟、唯友兄恕之、定省怡々、不能復營膝下之歡、願割愛抑友、以兇爲死已久矣、尋常之親肢、身體髮膚、併以見賜、頑兇之願、何以加焉、泣血漣々、不能竭所所思也、頑兇矩方泣血拜白、十一月六日、

子楫·子德子大說

安政戊午十一月、吾糾合同志、將赴皇京、事誠爲二百年來希有者、岡部利濟、有吉良明、作間昌昭、皆預其謀矣、發有期、三人皆曰、吾輩有名而無字、字者人所稱、吾輩將往爲人所稱、其可無字哉、余方多事、應酬不給、而三子之請、理不得辭、乃皆因其名以字之、曰、利濟字子楫、今日之事、周易所謂大川、非有舟楫、何以利濟之哉、岡部有才、其以是期之、然天下如可恃而不足恃者、莫甚於才、有才無實、譬如漏舟敗楫、非徒不適用、將併誤人誤事、詢可懼也、岡部居濱大川、因号巨川、以志今日艱難如此、使其懼而慎焉、曰、良明字子德、有吉實直好義、而本欲以誦書建業、今乃慨然相從、吾以經義告之乃可、今之學者、開口則曰、明德明德、皆空言也、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中心耿耿、不忍不辱且死者、非所謂明德乎、不忍不忍、非所謂明之乎、誦書

如此、乃有用之學也、何恨不終其業哉、曰、昌昭字子大、作間朴訥、頗有沈毅之質、但在三子中年最少、經歷甚淺、學問未達、而作間最甚、然其昭々者、固已不可誣、自今日累月積、大之又大之、可以至乎天、發期雖近、一刻千金、夙夜書劍、不可稍弛矣、三子之字、各有所當、然通而論之、非明三明德、何以成舟楫利濟之功、大之大之、不以至乎天之昭々、何以塞天地、參乾坤、尽人之所爲人哉、是以合爲一說、三子幸体此意、協心戮力、進推挽一致、以濟巨川、則上爲天朝、下爲江家、臣民之願、何以尙焉、是爲說、余已爲三子作此說、說已成、而上京之舉、爲政府所沮矣、尔來事故變換、人心反復、而三子節操益堅、本月五日、余有投獄之命、而無有名狀、其夜三子與佐世·福原·杉藏·榮太·彌治、詣政府吏周布井上家、問余罪狀、周布脫走、井上称病、並不交接、明日八子亦皆囚于家焉、余將赴獄、又把此說淨錄三通、以贈三子云、十二月十一日、
建諸天壤、爲人所稱不愧也、
是其一也、

(下卷嚴因紀事參照)

示諸友 十一月念九日

神州之積衰、非一朝一夕之故、加之近日夷虜猖獗、屈撓皇威、而征夷諸侯不能制之、於是私心慨然曰、攘夷之事、責在吾輩、已而勅旨汗發、責征夷諸侯、以攘夷、征夷諸侯未能有奉焉、独吾公奮然鼓舞有司以奉勅、有司或從或逆、未能歸一、於是私心惕然曰、

有司能遵公旨奉勅意、則誠善矣、若或不能然、奉勅之責、固在吾輩、雖然吾君不能、謂之賊、責難於君、謂之恭、吾蒙江家百年養之恩、荷吾公廿年造就之德、事已至此、寧爲恭臣、誓不爲賊臣、是以頗責難於君與有司、且謂、君與有司果然不能、雖得賊名、天勅不可不奉也、私心如此、非有他腸也、昨夜玉木叔父來曰、政府既諒汝心赤矣、所患者議論洶擾、往復紛紜、餽生賤卒出入政府、損國體、來俗議、爲害不細、且政府真能有爲、何待汝言、政府果不能有爲、汝言爲強人、不可強而強、不知人也、不待言而言、不知言也、痴叔所見如此、古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間行之、又曰、子之事親、三諫而不聽、號泣而從之、假令吾言不當、當思有在之義、號泣從之可也、嗚呼、余自視不在恒人下、常謂吾與同志戮力協心、唱正義于村塾、可下以培養國脉、維持天下、自信如此、豈圖其所以爲忠者非忠、而所以爲義者非義、徒以爲國家梗害、々々々國家、非吾所樂、請從是閉戶屏居、嚴與諸君絕、諸君各爲所欲爲、吾則靜坐默處、以視其何如耳、

又書

吾弟敏生而啞、今已十四矣、面目動止、無異凡人、其寫字摸書、頗善肖人、亦知人間有書可說、而已獨不能通也、見人讀書、或默然注視不去、或喃喃習語不已、蓋或知人

*以下二十三字は原本欄外にある

姓名若食物器具日用切近之稱謂字面、又粗悟字有異体讀有廻環、而遂不能讀且通也、余頃嚴囚丈室、室中有先靈位、敏且暮必來、位前焚香拜禱、其口喃喃不辨何謂、余初以爲戲也、已怪其有常不變、試微叩之、敏羞縮哀笑、把書指口、喃喃如誦者狀、且拜靈位、示有所禱、又指掩其口、勿使人知焉、夫啞者不可以誦書、已定于有生之初、而渠獨不自知焉、唯渠亦知湯藥針灸非所能治、乃禱諸先靈、其愚亦可悲已、然其禱果始于何日、吾不忍問焉、其果終于何日、亦不忍問焉、禱而不得、渠雖死不交邪、抑將更何如邪、吾益不忍問也、雖欲喻其愚、止其禱、非辭可通也、嗚呼、吾之尊王攘夷、何以異于此、天子有勅、吾公有教、而政府毫無有意于遵奉、詭詐反復、陷吾嚴囚、心以爲快、噫吾雖嚴囚、首領尙在、尊攘之志、不少沮撓、自政府君子視之、猶吾之視啞弟、然吾視啞弟、不勝其悲、而政府君子之視吾、將笑罵之不勝、嗚呼、兄弟之愚、均乎其不濟、彼蒼者天、一視同仁、悲乎笑乎、吾知其決不至于罵之也、十二月二夜、誦書倦臥、臥不能睡、復興挑燈書之、時四更也、二十一回猛士、

偶記

物果有因緣與、抑非與、吾夙惑之、昔吾之亡命、周布公輔實在政府、議削籍奪祿、吾之

(原本には、この表題の下に、示小田村士毅の六字を書き抹殺してある)

入海、公輔復在政府、議投之野山獄、今吾之再投獄也、公輔復主政府議矣、公輔數出入政府、政府每罪余、必有公輔焉、小田村士毅則反之、亡命入海之二變、與其弟健作周旋救護甚力、如亡命時、健作實爲之連坐、今健作遠遊不還、余起於松下、方與士毅謀、欲迎健作爲其師、事未遂、而余再獄之命下矣、士毅於是欲出死力救余、雖重獲罪不顧也、政府固執、事雖不諧、余則不能無緒中之感、而頗有惑于因緣之是非也、臘月十六日、

右去冬余將赴獄、秘記藏篋、吾挫折困辱、悲憤兼至、往々加知旧、以恃慢語、雖以如吾士毅、或無忌憚、不知者遂以爲不能全交、噫吾恃知至此、過亦大矣、吾恐子孫雲仍不深通父祖相與之際、從生嫌隙、今因米芻建幟、贈詩遂錄寄阿妹、密識之以資他日誨子云、端午日、狂兒寅次手錄、

日孜字思父說

先是彌治從余學、問余以名字、余曰、日孜思父爲可、而未有其說也、彌治年甫成童、乃來見余、其容色溫直敦朴、余一見異之、已年餘、無有卓々可稱者、而其中汪然自與人不同矣、余益愛之、然余猶謂彌治以人物勝、而學問不稱、故及其問名字也、以是應之

(京都律儀堂藏最蹟には、罪名の上の余の字がなく、末尾の余下には、政戊午十二月仲九松陰寅撰とあり)

矣、夫子思日孜孜者、大禹之言也、思者知也、孜々者行也、知而行、行而知、日之者非一日也、學欲師聖人者、其得不三致思焉哉、晉陶士行有言、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其亦謂此也歟、今茲臘月五日余蒙下獄之命、彌治與同學七人詣政府、請余罪名、遂坐囚于家、因居無事、蓋進於學矣、余因走此說誘之曰、彌治彌治、當今天下之事、有眼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々而自足、假令大禹不可企、其亦爲陶士行乎、嗚呼、其所本者學而已、勉哉日孜、念哉思父、是爲說、

仲九寅撰

與彌治

彌治足下、幽囚何狀、家嚴疾未平、僕是以未能赴獄、僕看護鬱陶、時復觀書、古人面目、千歲如新、不似今世人之朝雲暮雨、所囑名字說、偷聞裁成三百言、而無答至、且說且談、頗覺適意、說中所引大禹陶士行、今世人必以爲大言誇語也、但學人之志、要貴于不自回焉耳、足下幸悟此意、昨讀漢宣紀、孝武廟樂事、夏侯長公議詔書不可用也、且曰、議已出、口、雖死不悔、長公坐是下獄、夫長公之下獄、以下非詔書毀先帝也、今吾黨奉天勅戴公旨、徒觸姦權之鋒、以至于此、不逮長公遠矣、足下以爲何如、五七日後、家嚴疾平、僕乃赴獄、而足下諸人幽囚、亦從釋放耳、當相誓讀書、益求及古人也、無咎將往

(京都律儀堂藏最蹟には、裁成が僅成にしてある)

訪、書所不盡、萬在口述、不一、二十日寅白、

廿(尊)真蹟

告諸同志

十二月二十日、獲江戶報、云、本月朔日將軍宣下事竣矣、果然則天下勤王之士、志氣一旦沮喪矣、嗚呼、疾風知勁艸、正是時也、今茲三月二十日、天子發勅諭幕府、幕府不奉、六月二十一日、幕府與墨夷調印條約、月日、天子諭幕府、召三家若大老、幕府又不奉、已而月日將軍則薨、於是狡黠變詐之徒、時大喪謀不軌、蓋假勤王爲名、而勤王之士、亦不免假借以爲應援焉、是以天下同然、唯恐宣下之速發、宣下果發、則曰、勤王之事已矣、嗚呼、是不通天子扶持德川守護神國之誠意也、蓋墨夷之計、危德川而傾神國者、不二而足、天子憂之、諭幕府詢諸侯赤心、幕府與二百六十諸侯不能奉揚、於是勤王之士、與狡黠變詐之徒、其見均出于挾天子令天下、是其所不便宣下也、今已宣下矣、幕府有主焉、吾則謂、從前之事、皆當更始焉、天子之勅、必遵奉也、墨夷之計、必沮絕也、諸侯之赤心、必上達也、正人獲罪者、必登庸也、奸吏引夷者、必黜罰也、若猶未也、今將軍猶先將軍也、先將軍之末年、違勅和虜、顛倒賞罰、今將軍而無有悛心、則天下諸侯、義固不可趨走幕府也、勁草疾風、唯是時爲然、

或謂、先將軍違勅和虜、天子何以宣下今將軍、余謂、先將軍而在、天子未必遽褫其職、則今將軍之宣下、庸詎爲怪焉、若乃違勅和虜之事、自先將軍在時、廷議不以爲然、及至今將軍、庸詎不竟焉、或謂、子向議己未參府、今果何如、余曰、依然不移也、違勅和虜、非義非計、勿論先將軍今將軍、勅不違虜不絕、吾公之駕、寸步不可東前也、天下有非吾議者、首領可奪、骸骨可埋、精神吹々、在吾公左右、戊午十二月二十一日、

與八十一

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吾不見公而投獄、々不可脫、公不得見吾、而志業之寓于天地、吾與公當務焉耳、陸務觀有言、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二十二日、

戊午十二月念六日投獄

念八與小田村士毅

昨日之會、老兄氣力詩力酒力、皆非僕所當、終之老兄愠而僕樂、老兄甯而僕去、頗屬殺風

景矣、沿途見無逸・日孜・子遠・子楫兄弟、佐世父子、大氏嘯驚語塞、蓋屈強如子遠・八十、駿發如無逸・子楫、不_レ過_レ曰_三先生行歟、日孜少年翻曰、自_レ今當_三勉勵_一也、雖_レ不_レ語_三所_三勉勵_一果如何、要自非_レ凡語也、投獄後、餘醉未_レ解、一睡達_レ曉、起哦_三高作_一、統_三上_二句_一云、皇上頗愛國若何、吾人此際故坎軻、別絕句一章、詞旨重大、謂待_三可_レ和之時_一和_レ之未_レ晚也、老兄以爲_三何如_一、大學東林、老兄屹立、餘人知_レ所_レ仰矣、寅_二幽囚_一、可_レ以默坐_二也_一、寅_二拜白_一、

同日贈_三村塾來送諸君_一

送_レ吾_{十三}名、訣別曷多情、松塾當_三隆起_一、(小田村)村君主_三義盟_一、

* (東京市堀取三郎氏藏原稿には十三名としてある)

念八日書_三自書後_一、贈_三桂生五郎_一

余下_レ獄之前二夕、桂生五郎新歸_レ自_三江戸_一、訪_三余囚室_一、余交游滿_三天下_一、顧其平素最深相諒者、莫_レ如_三五郎及來原良藏_一、良藏剛方、而五郎懇篤、剛方者可_レ敬、懇篤者可_レ親、而五郎少時從_レ余學、相知特久、但余甲寅獲_三幕譴_一後、與_三五郎_一契濶、幾_三浹_三五年_一、良藏則日夕過訪、且使_三其二姪從_レ余學、殊得_三相罄_二焉_一、不_レ圖余之嚴囚投_レ獄、良藏會往_三長崎_一、而五郎方歸、一夕之談、五年之心、百_レ不_レ能_レ舉_三其一_一、特出_三斯文_一誦_レ之曰、吾之心跡如_レ是而已矣、余已下_レ獄、益思_三二子_一不

已、今錄_三斯文_一、以贈_三五郎_一、良藏歸日、將_三與觀_レ之、嗚呼、當世之事、非_レ獄奴所_レ宜_レ言、二子蹇然有志者、其敢任_レ之焉、已以語_三五郎_一、併致_三諸良藏_一云爾、下獄後二日、即戊午十二月念八日、

(この一行原本、欄外にある)

念九日、得_三京報_一、又聞_三傳之輔和作幽囚_一、(伊藤野村)

晦日、投獄紀事稿成、

除夕

吾生於_レ國不忠臣、又是囹圄違_三二親_一、吟坐計_レ更初至_レ四、強顏猶欲_レ逐_三新春_一、

又

脫_三却人間_一、要_レ迎_三獄裡春_一、君恩重_三於獄_一、圖報定何辰、

又聯句

快傾_三三椀酒_一、洗盡_三一年愁_一、寅類ルト類レ除夜寒燈下、共叩_三獄窓_一遊、安當(常)

歲月ハ齡ト共ニ_レ尺_レ尽_レセヌモノハ大和魂

燈火ノ影靜ナリ歳ノ暮

亦復四五石、儲諸官倉、以優厚文武士、斯可也。若高百石復三米五石、士祿四十萬石、須得三米二萬石、復三米四石、復得三米一萬六千石、略計蓋得三萬口、今庶子有三材能者、得或充三學生、若武場見合頭取、及親衛先鋒、相模戍兵、此法甚好、然此輩有三重功、不_レ得_レ更_レ不_レ給_レ祿賜_レ金、而班祿有_レ制、官無_レ贏餘、果何以資_レ給賜_レ哉、且今日少年俊秀非_レ出_レ諸四方、報_レ其蓬桑之志、何以待_レ用于他日_レ哉、凡其給賜之資、遊學之費、皆取_レ諸向所_レ復、而儲事無_レ便_レ于此、太抵今世人士、乏匱不能_レ多養_レ士卒、假令復_レ本知、徒以媒_レ奢侈、以資_レ婦女玩好、固無_レ益也、若乃精兵銳卒、卓_レ絕等倫、緩急可_レ以當_レ方面、其次可_レ以強_レ一隊_レ者、乃千百中之十一、是量_レ其宜、增_レ賜金祿、何不可_レ之有、今日之患、在_レ民貧而士忘、故民瞻_レ其窮、士優_レ其能、今日之務也、不_レ然不_レ惠而費_レ者幾希矣、

論學校一附作場

聚_レ人材_レ振_レ國勢、爲_レ今日要務、而人材一聚、則國勢不_レ期_レ振而振矣、聚_レ人材_レ莫_レ如_レ隨_レ其器_レ而叙_レ用之、然徒聞_レ其名_レ而用_レ之、不_レ當_レ而捨_レ之、適足_レ招_レ人_レ謗_レ而墜_レ國勢、不_レ可_レ不_レ慎也、故余有_レ三策焉、一曰奮_レ學校、二曰起_レ作場、今學校雖_レ設、不_レ至_レ大奮、余謂大令_レ國中、募_レ學問行義可_レ爲_レ人師表_レ者、志氣材能可_レ學而造_レ焉者、其他兵農曆筭、天文地理、諸種學藝、自挾_レ所_レ長者、不_レ拘_レ貴賤、不_レ問_レ淺深、皆得_レ充_レ學生、學生分_レ科、各學_レ其所_レ學、不_レ縛_レ以_レ繩

(他筆)

墨、唯視_レ其成德達材與_レ否、而黜_レ陟_レ之、宋程顥所_レ議尊賢堂置_レ有_レ材者、○無_レ此_レ二德者、觀國法置_レ有_レ材者、○無_レ此_レ二法、學校爲_レ少年講誦場、而不足_レ以聚_レ人材也。胡瑗所_レ設經義齋、所以_レ成_レ德、治事齋、所以_レ達_レ材、○無_レ此_レ二齋、學校其於_レ師道學制、並得_レ其宜_レ矣、果能師_レ二賢_レ之意、遷_レ諸_レ今_レ學校、學校其有_レ不_レ奮_レ者乎、禮、天子太子入_レ學、齒讓、今以_レ學校_レ爲_レ門地資格之場、且學校將_レ待_レ天下人士、何必吾_レ二國、今陪臣足輕_レ二國_レ之民、猶且不_レ得_レ入_レ學焉、其爲_レ規模、豈非_レ可_レ嘆_レ之甚_レ乎、讀書之士、率多_レ空疎、齊稷下可_レ鑒也、故余謂_レ不_レ若_レ起_レ作場_レ連_レ接_レ之_レ學校也、船匠銅工製藥治革之工、凡有_レ寸技尺能_レ者、要皆宜_レ屬_レ治事齋、今湊_レ聚_レ諸_レ作場、合_レ衆知、廣_レ巧思、講_レ究_レ船艦器械、必有_レ所_レ成_レ矣、今非_レ無_レ寸技尺能、然樸樾絲粟、不_レ能_レ自奮、或有_レ良工師、其徒不_レ衆、無_レ以成_レ事矣、今學生已不_レ問_レ貴賤淺深、得_レ入_レ學焉、若乃呆然誦讀、無_レ甚_レ補_レ于_レ事、余謂以_レ時_レ驅_レ之_レ工作、顧亦_レ一益也、今世學生固已空疎、不_レ解_レ事務、工匠愚朴、不_レ知_レ要需、二者分爲_レ鴻溝、忽聞_レ余_レ學校_レ作場_レ之_レ說、必愕_レ以爲_レ異矣、然吾固謂_レ材能_レ充_レ學生、學生非_レ向_レ空疎徒_レ矣、且作場非_レ必有_レ大作_レ于_レ其中_レ也、工作有_レ學吾師象山曰、學必有_レ事、非_レ徒誦_レ空文_レ玩_レ空理_レ而已、如_レ學_レ書學_レ劍、可_レ以_レ見_レ矣、故其_レ連_レ之_レ學生、是_レ職術、自稱曰_レ職學、亦抑_レ空_レ文_レ空_レ理、熟_レ諸_レ實事_レ之_レ微意也、所謂_レ工作_レ之_レ學、亦是_レ物也、爲_レ三兩便_レ焉耳、嗚呼、今日之務、在_レ聚_レ人材、人材已衆、置之_レ學校_レ作場、然後科_レ其實材_レ實能、隨_レ宜_レ叙_レ用_レ之、有_レ諫官_レ焉、有_レ治臣_レ焉、軍防備矣、民政學矣、一器_レ一藝、具得_レ其妙_レ矣、如是而國勢不_レ振者、未_レ之_レ有_レ也、

(東京市吉田氏藏 眞蹟には、科の字を 料に作る)

(因室雜論終る)

*（手元役前田致遠）

（他筆）

與前田手元書

寅白、昨中谷正亮大坂京師二書連至、大坂書稱、墨船至神奈川、幕府乃使堀田及永井井上、岩瀬諸員爲應接官、且有命、魯暗諸國、雖有繼至、皆隨宜應接焉、僕固已疑征夷之違、勅也、及得京師書、乃曰、去冬墨使假條約以六月廿一日調印矣、勅旨之所禁、非假條約乎、今既已調印矣、復又何說也、天下之事一朝至此、雖由來甚久、有志之士、安得不驚怛破膽哉、前田君足下、以爲何如、士之有氣節、非視諸平日、必也臨變不撓、守死不懼、乃見其氣節耳、國之有定論、亦非視諸無事、必也天下潰亂、正義鬱塞、乃見其定論耳、今幕府明々違勅、罪塞天地、天下諸侯、想當雷同阿附、顛倒是非、拜犬羊爲皇帝、辱至尊爲寓公、自以爲得計、是可悲也、噫、夫士節之顯晦、國論之定否、其在今日也、僕雖幽囚、素以氣節自任、前田君足下、政府議論果何所定也、僕之區々反復思惟、當今諸侯宜勅旨是視、無問其他也、向側聽、大臣連署、有所建白、適君公竣江戶事而還、事不及焉、僕因謂、大臣更建一正義、請諸君公、以上諸幕府、曰、遵奉勅旨、天下公義、幕府或不以爲然、吾藩直請天子而決事矣、決不能阿同也、於是上書朝廷、受其处分、如是而幕府以爲叛、加不義之兵、士死而國滅、

於道何不可之有、然吾志一定、天下人心、翕然歸向矣、幕府決不能妄加兵也、不然姑息因循、計較利害、幕府違勅、則曰幕府之議是也、幕府拜虜、則曰征夷之策當矣、日又一日、淪胥以亡、則氣節安在、國論安在、然今天下諸侯、比比皆然、試自百世之後見之、其果爲何如、伏願持此議、請諸大臣、獻諸君公、大令國中、以定國論、勿使氣節之士、徒憤懣而死、是天下之公義也、百世之定論也、寅白、未既、七月十二日、

附白

僕欲更作一書與周布公輔、然事甚急迫、不可一日緩、願轉示此書、以視其意何如、至々囑々、

與周布公輔書

公輔足下、兩相交代、賢材彙進、而足下最當要地、誠可賀也、然僕未暇賀、以時事方迫也、昨秋良生至、縱論時事、謂、當今幕府奉勅之誠、未昭於天下、天下觀望、士民惶惑、加之長崎有暗墨警、禍變不測、幸本藩新有振興之機、所急于今日者、莫如飛耳長目、秋良慨然盛稱道大野內山隆助、濱松岡村貞次郎事、而玄瑞近報、隆助謀駕巨船、往黑龍江、欲誘桂及己去、可謂其志大、而運之以才矣、秋良曰、貞次年二十六、以邸守擲大坂、以銃礮

教導門生、其徒千人、又連姻京紳、具獲其密議、其人敏捷、決機明決、此間人士、未見其比也、僕聞三子名熟矣、獲^(玄瑞)日下書及秋良說、心爲是頗動、誠收此徒爲吾用、當今之事可策也、然隆助爲一藩家老、又將去往遠邊、難遽得其用、而桂生相知甚深、更使日下生結交、猶得其粗矣、獨貞次以三大坂爲常居、交通四方、吾藩咨問相繼、收爲吾間、在政府一處置耳、且銑礮一科、爲今日最急務、遣少年俊秀十數人、常留其塾、如三戶齋藤塾學劍事例、則國家多事之際、大小必有所益焉、然事固不可輕議、頃高杉暢夫將東遊、暢夫年少有志有識、伏願政府熟議、降一黃紙、使暢夫留坂一月、從貞次遊、品題其人物、且議上遣吾士留其塾、利害得失狀、如是則貞次之爲人益詳、暢夫之締交亦不泛然、而得其蘊矣、僕謂亦愛才之一籌也、桂赤川兩生各遊學數年、思當有得益、遊學有得、乃歸事國、是志士之常也、如兩生、急速召還、供諸國用、是政府之務也、或曰、渠年少、何能爲、僕謂誠使今繩墨束縛之乎、雖老成歷練之人、亦不能有爲、況年少如渠輩者乎、僕是以不欲渠輩就官執職也、唯特寬其繩墨、解其束縛、使其以時進講書院、請對書樓、或謁見大臣執政、縱論時事、退則會聚志士、或登學校、與諸生論議、或往來諸郡、觀住士居民美惡勤惰、從加之警策、務適從其意、事無不爲也、其激勵偷惰、疏決壅蔽、隱然成國家之鬱茂、蓋不淺鮮也、若夫飛耳長目之策、以僕所聞知、上國及江戶長崎各有遊學生、明令一下、

責以政府意、優以急報資、^(備書手、賃驛丁、遊學生常苦其無資)四方之事、日聚政府不絕也、伏祈熟議、匆々不盡、寅白、七月五日、

上益田彈正君一書

六月十八日、囚奴吉田矩方再拜、謹白、國相益田彈正君執事、前日執事屬員周布公輔傳執事命、使家兄伯教外弟清太致^(久保)僕、曰、足下所著狂夫之言、私擬對策、愚論具上諸明公閣下、閣下閱然色憐曰、寅次郎幽囚更加屈抑、或發爲狂、不若導之誘之、鼓其氣慰其心、使其悉其所欲言、言有失當、採擇在己、庸詎傷焉、卿其謀之、僕聞之、感激徹骨、不覺涕泗之霑也、僕之迂魯、果何所取、而閣下過聽至此、況僕一犯藩律、再忤幕典、罪惡深重、死有餘罪、果何所恕、而閣下特宥至此、僕輩行中、學問忠義、過絕僕等、不可勝計、而過聽特宥、乃獨萃僕身、僕身何以堪之、而執事之愛士達人、雖罪囚如僕、猶置人數中、亦將何如哉、僕年甫十一、實始進講對面、童稚何辨、乃取憐于賢明、退也恐悚忸怩、措身無所、已十餘年、恩寵日隆、至假咫尺之地、使^(僕)得陳辭說、感激作狂、逋亡犯律、賢明猶不忍棄絕、恩命允更遊歷四方、丑寅之際、實欲一死報恩、無智淺謀、恩未及報、身未及死、而爲幕吏所覺察、負罪歸國、重煩本藩、中外無不憤、僕欲其死也、而執事不忍遽絕

況以下二十九字、僕欲刪去、以與後段重複也、再按竟不如自僕之以下刪去、前既有感激涕泗云々句、則以何移置人數字、應於句勢爲順、^(藤遊)

故舊字無應、不
如刪去、(蕭海)
藉上李浙東書、
(東京市益田兼施氏藏其書には、吾身有罪云云二句は、吾行有缺大臣憐之としてある)

(同氏藏其書には、僕畢生之願の下の何を以て爲す也天下云云ミしてある)

苟卿著解、蔽篇以
謂事宜明、則無
下治、天下之憂、
無大於蔽、而破
蔽之具、無善於
明、今大夫此舉、
亦明之一効也。
(蕭海)

故舊、遂使閣下過聽特宥、復有今日、僕之涕泗、不自覺其霑、豈其得已哉、僕之遭亡幽囚、上下八年、險阻艱危、往々挫折、輒奮曰、吾身有罪、明公宥之、吾何物依然不勵、吾身可斃矣、志不可挫也、是以不暴不棄、以得至此、皆明公大臣之賜也、僕年少過獲虛譽、實無材學、下獄以來、切恐前恩未報、後罪若加、一旦委溝壑、涓滴無所償、日夜汲々、把書讀之、五年之日、駒隙逝水、頑質依然、有損無益、然幽囚無事、間有筆錄、曰幽囚錄、曰江戶獄記、附福堂策、曰獄舍問答、通鑑抄附、曰清國咸豐亂記、曰宋元明鑑記奉使抄、曰講孟劉記、曰武教小學講錄、曰孫子評註、曰詩文稿共十九卷、要皆一時偶作、無有緊要、然微衷所存、具在于此、僕竊將仍次進呈、伏願執事從政之暇、辱賜瀏覽、括其大要、聞諸閣下、使閣下知僕數年之心如此、僕畢生之願、何以加焉、今世天下危急存亡正會目前、而塞蔽爲患、不可決疏、閣下所命、執事所傳、幸流及囚奴、言路洞開、踰越前古、已爲之兆矣、豈僕區々爲一身而慶之哉、妄言瀆聞、惶悚無已、但執事垂察焉、矩方謹再拜白、與韓潮州刺史謝表同機軸、而立意高出數等、(蕭海)

示諸生

村塾寬略禮法、擺落規則、非以學禽獸夷狄也、非以慕老莊竹林也、特以今世禮法未造、

股字如何(蕭海)
君門多俊士矣、
然徒學君譽、
喋喋多言、譏彈
先輩長者、其言未
有之、而其言未
必切當、如德民
也、是亦不可不
慮也、(蕭海)
德民之譏蕭海、
爲何等語乎、直
不可、前文同友
相質、決非隱斥
笑人、必面斥切
論耳、(久坂玄瑞)
有意偶一句、却是
有力、(久坂)

流爲虛僞刻薄、欲誠朴忠實以矯揉之已、新塾之初設未設塾之前、諸生皆率此道以相交、疾病艱難相扶持、力役事故相勞役、如手足然、如骨肉然、築塾之役、不多煩工匠、乃能有成、職是之由、吾嘗訪大和谷翁三山、三山曰、吾以充耳、講學賦畝、所喜者諸生相親愛、如兄弟骨肉然、因學教事誦之、余時歎美不已、謂亦有德之言也、及塾成數爲諸生道之、諸生幸深諒此意、久次相授、雖廣川之門無以加之也、因謂是不難矣、又嘗讀王陽明年譜、謂其警發門人、多於山水泉石間、竊服其理矣、吾非陽明也、然朋友切磋亦當如斯、是以會講連業、未嘗設繩墨、交以諧謔滑稽、如匡稚圭說詩故事、如近春米鋤圃之學、亦寓此意耳、至擊劍踏水二事、武技之最切要者、時方盛夏、邊警又殷、不可一日弛、然徒視爲遊戲、不尙實用、消光陰、荒學業、亦可慮也、要之學之爲功、氣類先接、義理後融、非區々禮法規則所能及也、學者無所自得、嘔々多言、是聖賢之所戒、而偶有二得、沈默自護、余甚醜之、凡讀書何心、非欲以有爲乎、書古也、爲今也、今與古不同、爲與書何能一一相符、不符不同、疑難交生、開悟時有、乃同友相質、寧得已哉、然則沈默自護者、非無自得可語、則以人爲不足語矣、吾志則不然、已無可語則已、苟有可語、雖牛夫馬卒、將與語之、况同友乎、諸生來村塾者、要皆有志之士、又能卓立俗流、吾無憾焉、然意偶有所感、故聊言之、六月廿三日、二十一回生書、

(原本にはこの表題の上に藤海軍の批圖二つ附してある) 文字簡勁、論議燃犀、僕輩不能贊一辭、不如是、何以爲二十一回、猛士、敬之至、服之極、(藤海)

明視万里之外、特由胸中理明耳、(久坂)

與三松嶋瑞益

寅白、昨獲北條源藏所呈政府墨船新聞一紙、即蘭官贈勝氏者、事固當無虛妄也、然其內有可疑者、清國所償軍費六千二百萬貫、頗驚人聽矣、鴉片之變、清人大岷、加多焚煙土、而償金不過二千一百萬兩、今所償蓋過其二十倍、且近年暎獨擾清廣東、而未聞其他、而清有如此大償、何也、果有大岷甚于鴉片者、其曲折不可不審也、去年墨使入江戶云、暎國攻清、求援於我、我不肯聽、以墨所喜在戢兵、不在起兵也、今乃墨與三國攻清、何言之反也、四國克清、取償開港、置密尼斯篤兒于北京近地、乃威加于清矣、何患其薪食缺乏、薪食缺乏、取之長崎、其威不加于清可知矣、是僕之所疑也、吾國之人寸板不下海、咫尺之外、茫莫辨識、如三跛躄、如三盲瞽、是以異人巧言騙謾、無所底止、不亦悲乎、想墨船今尙頑然不去、而源藏幸滯在崎、老兄於源藏、交際最深、何不下一書贈源藏、因勝氏更詰蘭官、遍索事之本末、其必有發明焉、其墨船入港亦當有上鎮臺口供、寄來參考、或得其情矣、不知老兄以爲何如、六月念六日、寅白、不宣、

譯洋言

(他筆)

北條源藏在長崎、頃呈西洋新聞一紙于藩廳、原出蘭士官ハントローエン、而勝氏譯之、其蕪陋蓋不勝誦矣、余因重譯如左、非敢文之、但以事關本邦、聊戒微柔焉耳、六月廿二日、二十一回生誌、

安政戊午五月晦日、墨軍船ボーハタン來長崎、

(松蔭) 回曰、ボーハタン合衆國船号、甲寅歲、彼理駕來吾國者、

先是蘭商船一隻亦來焉、由是所得新聞如左、

初暗佛魯墨與支那戰、

回曰、五國交戰、當有曲折、而洋言不概見焉、

支那乃償軍費金六千二百萬貫、結和好、且爲開五港、以便交市、使外國ミニュストル置北京近地、又允外國船隻溯大江八百里、暗國、里法、及異人縱橫遊步國內、而支那之事、未致平定、四國軍船、薪食缺乏、是以二十三隻船、近日將有所來、崎辨置焉、

回曰、徒言近日、不的指時月、則備虞預設、雖今日不早也、但暗將ロルトエルギン、墨將リード、佛將バロンゴロス、魯將ブーチアチン等、因雷日本、入觀江戶、將貢方物一定條約焉、魯將乃甲寅歲來使長崎者、暗將先在廣東、頗有戰功焉、佛國多改帆船、爲火輪船、海軍益致盛大云、

回曰、蘭墨說並不可遽取信焉、然向墨夷昆須妻入江戶府、游說無根、獨幕吏聽之、天
下未爲然、今蓋欲假之以証之、是墨夷之謀也、而蘭夷亦知之矣、伐謀伐交、其在今日哉、其在今日哉、

送杉藏一叙

胥徒杉藏以飛脚歸、々數日、復又上途、杉藏以胥徒之微、慨然談天下之事、急遽造次、猶能從吾徒、上三下議論、娓娓不倦、其志亦奇矣、而其說亦頗與吾同、吾深喜之、然是皆讀書人之習氣、何足甚貴焉、吾所甚貴于杉藏者、其憂之切、策之要、吾有不能及者、也、當今幕府之心、路人所知、諸侯之在府下、其爲策亦難矣、況吾世子獨首府邸、侍衛番士、下及銃槍輕卒、不能百人、一旦變起、何以處于此、是誠可憂也、而莫敢憂焉、唯杉藏是策是憂、余因謂曰、士卒百人、獨立洪流中、不沈則漂矣、然天下諸侯亦有正論者、豈獨我也哉、忠孝節義、與雄才大略者、或隱于刀筆、或隱于技藝、或隱于市井田野之間、亦獨我乎、奉勅旨、清胡塵、吾志一定、不沈不漂、其必有來助者、而況吾往求之、其寧有不應者乎、人婦天與、百人固可得三千萬人矣、而何難于此、杉藏亦深然之、余乃告曰、當今江邸長井爲世子番頭、來嶋爲大檢使、皆有志之士也、桂・赤川・日下與無逸・無窮、雖高下深淺、各

*(以下文末迄他筆)

(この文の次に他筆の與前田致遠書あり、松陰再出、自書してある)

自不同、要皆有智識、知順逆、是皆杉藏之所熟知也、而高杉・尾寺亦有東行志、且聞近江有會約、一月數次、湊合志士、各竭其所聞知、然則何待吾言焉、吾幽囚廢錮、雖不能百邸有爲、近蒙恩旨、得允建言不諱、其徐具上之、杉藏往矣、月白風清、飄然上馬、三程、十數日、酒可飲、詩可賦、今日之事誠急矣、然天下大物也、非一朝奮激之所能動矣、其唯積誠動之、然後有動焉耳、七月十一日

送生田良佐一叙

大野邑生田良佐突然而來、求寓吾塾、居數日、議論益合、吾觀其爲人、恂々如也、與之語、上三下古今、包羅經史、出其文、滔々百千言、筆下風生、叩其志、則曰、吾非願爲讀書作文人也、是亦才矣、然不自慊也、余從詰其師友淵源之所由、則曰、邑有岡村・安富二翁、與吾父箕山翁交善、三人年皆老矣、其存心于皇室、積憤于醜虜、蓋有年歲矣、吾乃欲運忠、謀報皇恩、區々之心、是其所由也、余乃知良佐非徒才、而真有志者也、已而京報至云、幕府達勅和虜、於是朝野憤懣、議論全興、大義明而國是定、而肉食間、或有持重之論、良佐奮然歸邑、將告故父師、東上入京、余謂、天朝正義、天下所聞、雖千里外、藩幹之選、猶能歷指其名、而稱舉之、其伏在下、於京如梁川・梅田、於攝

如岡村・大久保者、藉々傳述焉、且吾黨之士、中村道太、中谷賓卿、荻野時行、亦先遊其地焉、則良佐之此行、其誠可樂也、抑吾之開塾待客、固將陰得一世奇士、與之締交、磨吾之頑鈍、及良佐來、其喜可知也、則其將去、吾宜引而止之、今則不然、作文送之、以傳諸上國、以爲志士仁人先容、其亦有不得已者歟、

七月十五日

二十一回猛士稿

良佐之行甚迫、無暇於徧簡諸友、僅裁三叙、轉示諸友、々々以悉良佐之爲人、隨加之愛惜、何幸加焉、寅白、

中村道太兄

中谷賓卿兄

荻野時行兄

議大義(相原本作論大義)

墨夷之謀、爲神州患、必矣、墨使之辭、爲神州辱、決矣、是以天子震怒、下勅絕墨使、是幕府宜踰躡遵奉之不暇、今則不然、敖然自得、以詔事墨夷、爲天下至計、不思國患、不顧國辱、而不奉天勅、是征夷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憤、準諸大義、討

(他筆) 方今急務、宜上下、和、內外同心、以攘夷狄、此等議論、未必言、(把山) * (廣島縣相原格氏藏真蹟には之不暇の下に也の字がある又或過か荷過としてある)

(相原本、不甚を不亦としてある)

(相原本には萬世を後世としてある)

(相原本には存安の安の字がない) (相原本には計較を較計としてある)

滅誅戮、然後可矣、不可少有也、近世功利之說、滿於天下、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或遇大節、左右狐鼠、不能有所建明、視勅之國賊、猶以強弱勝負立說、不能斷然鳴其罪而討之、甚者助桀逆、輔紂暴、自以爲得計、不甚可悲乎、試使洞春公生于今日、其謂之何、夫陶賊特叛其主耳、洞春公猶且不聽、今征夷養國患、貽國辱、而反天勅、外引夷狄、內威諸侯、然則陶者一國之賊也、征夷天下之賊也、今措而不討、天下萬世其謂吾何、而洞春公之神、其享于地下乎、正義明道、不謀功利、是聖賢之所以爲教、奉勅道也、討逆義也、公侯夫士、生際此時、苟有違道義、猶何顏面對聖賢之書乎、士大夫爲志、死生甚小、道義甚大、違道戾義、徒爾偷生、何羞耻加焉、乃雖國家亦然、不道不義、以謀一日之存安、孰與君臣上下、仗義徇道、以全始終乎、雖然英雄謀事、未必不計較利害、事義而不合于利、固將爲之、況事已義、又合于利、何憚不爲、當今幕府之謀、蓋疑諸侯過于墨夷、而畏墨夷甚于諸侯、謂役諸侯而討墨夷、墨夷未可滅、而諸侯去矣、假墨夷而制諸侯、諸侯易制、而墨夷未必叛也、是征夷之謬計也、今諸侯坐聽征夷之爲、而不爲少異忤、其禍之所底止、其可爲寒心已、今日吾藩斷然唱大義於天下、仗億兆之公憤、征夷固孤立于內、而墨夷亦屈退于外、皇朝之興隆、可屈指而待也、然當其初、蓋夏々乎難哉、而一二難之後、不復甚難也、吾切恐當路君子、

是吾以下一二行文字、適中議論方、今以是爲急務、(把山)
*相原本、翻然の下に一轉の二字がある爲之調停の上の而の字がない、幕府恭順が征夷恭順とし、當今の下の吾の字が本今し、是以が故とし、探察が採擇としてある)

一二難之不能忍、而忘失大義、與征夷同其亡也、故今日之務、在明大義、大義已明、雖征夷二百年恩義之所、當再四忠告、勸勉遵^レ勅、且天朝未必輕討滅征夷、征夷翻然悔悟、決不追咎前罪也、是吾立^レ天朝幕府之間、而爲^レ之調停、所以使^レ天朝寬洪、而幕府恭順、邦内協和、而四夷懾伏之大旨也、然天下之勢、萬有不可調停者、然後斷之以大義、斯可也、當今吾藩、君臣明良、大義赫々、不復煩^レ是等議也、然寅身在幽囚、不得聞^レ廟議、是以叮嚀至此、伏惟探察焉、

七月十三日

吾建^レ白國家、雖極機密、雖極急遽、未嘗不存^レ稿、謂機密之策、急遽之事、成則有功、敗則有罪、萬一不可爲、則請携^レ此卷、以^レ身當罪、幸事不至^レ此、亦足以資^レ後人稽攷、是存^レ稿之本意也、而口羽德祐不^レ以爲然、察^レ其意、如下^レ以文視^レ之、答^レ余以^レ國事^レ爲^レ文料^レ者、嗚呼人心如^レ面、誰其同^レ之、偶讀^レ宋紀、鄒浩諫^レ立后事、隨削^レ其藁、陳瓘曰、禍其在^レ茲乎、異時姦人妄出^レ一藁、不可辨矣、後蔡京果爲^レ僞疏^レ以出^レ之、嗚呼、士君子、禍福得喪、何其所^レ計較、然削^レ稿得^レ陰禍、何如下^レ存^レ稿蒙^レ顯罰^レ之無愧^レ於俯仰乎、此稿數十篇、吾雖^レ得^レ重辟、誓不^レ削^レ其隻字也、己未三月三日、書^レ諸餘白、

(他筆)

國事已迫、此等文不留稿、而可也、(入江弘毅カ)

時義略論

謹テ按ズルニ、幕府墨夷取扱ヒノ儀、
 寂慮ニ應ゼザル段、蓋シ一二件ニ非ズ、就^レ中、去年十二月四日墨使奉呈ノ假條約ノ件、最モ以テ神州ノ大禍患ニテ、痛ク逆鱗ニ觸レタルト見ヘ、己ニ勅答ニモ、甲寅ノ歲御免許三港ノ外、此度墨使申立ノ件御拒絶ノ寂慮、天下萬人ノ瞻仰スル所ナリ、而ルニ、今六月廿一日、幕府乃チ勅旨ヲ奉ゼズ、諸侯ニ謀ラズ、獨斷ニテ調印セシムルノ段、何程巧言奸辨アリテ、幕府違^レ勅ノ罪ハ明々白々ナル事共ナリ、而ルニ、尙モ幕府違^レ勅、未決ノ如ク回護スル者アルハ、実ニ不仁ニ與スルノ甚シキ者ト云ベシ、以上、幕府違^レ勅、幕府違^レ勅、勅已ニ決スル上ハ、二百年來ノ恩義、默止スベキトニ非ルヲ以テ、タルヲ明カニス、直言諫争、至誠ヲ竭スベキハ、固ヨリ也、然レテ、違^レ勅ノ儀、未タ明白ニ仰出サレザルヲ以テ、或ハ幕府ヲ諫ムルノ論ヲ疑フ者アリ、是レ事跡ニ味キノ甚シキト云ベシ、吾誠ニ幕府ヲ諫ムルノ辞令ヲ擬セン、大意云ク、頃口道路ノ言ヲ聞クニ、幕府、己ニ旧冬ノ條約ヲ調印ス、天子ノ勅、諸侯ノ議、一モ顧ル所ナシト、幕府寧ンゾ之アラシヤ、雖然、流言ノ起ル、必ズ因テ然ル所アリ、帷幄ノ内、萬此妄學ナシト雖レ、下僚賤吏中、或ハ此大逆無道ノ族ナシト云ベカラズ、果^レ是アラバ、乍^レ恐征夷ノ御武運今日ニ極ルト思召サルベシト、因テ勅旨ノ遵奉セザルベカラザル所以、醜虜ノ終ニ大患深禍ヲナス所以ヲ反復陳説シ、英決果斷ノ説ヲ以テ、萬

此處文章、要着得悲働號哭語、如原文、恐未足感動幕府、妄言敢乞教、(久坂)

征夷一語、却是動人、(久坂)

皇威以下一段、文字學太平記極好、抽出示人、必有發感激意者、(把山)此一段、意到文到、一讀之後、使人感激泣下、(把山)大八洲ヨリ惠ミニイタル改而今此世ニ住ム人々ヲ憐ミニ作ルイカニ抑ニ作ル特ヲ抑ニ作ル又ヨリ一句、(把山)含著無限、文章妙絶、(久坂)一字一淚、不忍讀下、(把山)玉ハ又ノ字ヲ下ス、立言極妙、動人處全在于此、前後皆下此等辭令、更見其妙、(把山)

死號慟ノ諫争スベシ、幕府赫怒、此使ヲ殺サバ、是天下ノ事由テ決スル所ニ、然レハ、幕府遽カニ此使ヲ殺サズ、慰諭罷去ルヲ必セリ、而シテ待夷ノ策毫モ更改ナカルベシ、此時ニ當テ、此使タル者、死ヲ以テ自ラ誓ヒ、断然去ルヲナク、以テ夷事ノ定マルヲ待ベシ、此使タル人、是ニ於テ、征夷ニ事ルノ道、略其宜ヲ得タリ、然レハ、亦至尊ノ宸襟ヲ安ジ奉ル事ヲモ思フベシ、以上、幕府ヲ諫争スルヲ論ス、皇威ノ陵遲五六百年、政權復タ朝廷ニ在ラズ、降テ近世ニ至リ、天子益々威福ヲ失ヒ玉ヒ、拘囚ニ均シキ御暮シニテ、近ク洛中ヲダニ御一生ニ御一覽坐マスモ、叙慮ニ任セザル程ノ御有様ナルニ、辱クモ、上ハ神宮ノ神慮、列朝ノ聖旨ヲ畏ミ給ヒ、下ハ大八洲ノ青人草ヲ惠ミ給ヒ、玉體ノ御艱苦ヲ憚リ玉ハズ、角被ニ仰出ニ事、果ノ何故ゾヤ、特ニ今上皇帝ノ夷狄ヲ憤ラセ給フヲ決メ一朝一夕ノ故ニ非ズ、草莽ノ所聞ヲ以テスルニ、癸丑六月、墨夷浦智渡來以來、每晨寅ノ刻ヨリ玉體ヲ齋戒シ、敵國懾伏、蒼生安穩ヲ御祈願ナサレ、供御一日兩度ノ外ハ、召上ラレヌ程ノ御精誠ニシテ、朝ナタナ民安カレト思フ身ノ心ニ掛ル異國ノ船トノ御詠ハ、又是ヨリ前ノ御事ニヤ、角テ安政改元ノ詔書、鑄ニ換梵鐘ニ爲ニ大磯小銃ニノ宣命等ノ事アリテ、今戊午ノ春ニ至リ、終ニ墨使ノ事ニ六年ノ宸怒ヲ発シ玉フヲ、豈容易ノ事ナランヤ、然ルニ、征夷毫モ其旨ヲ奉承シ玉ハヌヲ、宸衷何程カ苦惱ニ思召ル、コニヤアラン、然レバ、一日モ早ク是ヲ安ンジ奉ラデハ、臣子ノ道、争カ尽セリト申ベキ

ヤ、因テ宸襟ヲ安ンジ奉ルノ處置ヲ云フベシ、以上、今上皇帝醜虐ヲ憤ラセ玉フヲ云フ、宸襟ヲ安ンジ奉ルノ處置ト云フハ、近臣中最モ忠貞ノ士一人、此人御撰、最モ肝要ナリ、急ニ京師ニ被ニ差登、密奏ノ云ク、此度征夷違勅ノ所爲、何共惡ムベキノ至ナリ、乍レ併、此筋ハ三家大老召ニ應ジテ上リタル上ハ、論勿上ラズレ、勅使ヲ下サレ、國体大義、及ビ利害ノ間、叮嚀反復御教諭ナサルベケレハ、若遂ニ不順ニシテ逆節顯レハ、藩幹ノ臣、不肖ノ身ナガラ、勤王ノ志如此、同勢如此、軍謀如此、綸旨ノ下ル所、或ハ東或ハ西、左右上下、少モ回避スル所ナク、股肱ノ力ヲ竭シテ、之ニ繼グニ死ヲ以テセン、唯願クハ、叙慮赫々、大義宇内ニ御立拔被レ遊度段、至願ニ勝ヘズト仰セ上ラルベシ、夫レ君辱ラルレバ臣死ス、古今ノ通義ナリ、方今、外ハ醜虜猖獗、天子ノ土地ヲ竊ミ、内ハ將軍跋扈、天子ノ勅旨ヲ奉ゼズ、是レ君辱ラル、ノ時ニ非ズヤ、凡ソ諸侯ハ、藩幹ノ臣、天子ニ奉事スルコト同シコトナガラ、御當家ハ、殊ニ皇別ノ名胃、更ニ報本復始ノ義アルチヤ、何ヲ憚テ一使ヲ遣テ密奏ヲ遂ゲ宸襟ヲ安ンズルコト爲サマランヤ、竊カニ惟ルニ、叙慮本神明ニ誓ヒ、萬死御決心ノ上ヨリ出タル事ナレバ、百折千挫、固ヨリ御沮撓遊ハサレザルハ、論ニ及バザルナリ、然レ前日堀田折伏東下ノ後、何ノ奏聞モナク直ニ此度ノ調印ニ及ビ、又京攝諸地ノ警衛向モ甚怪シキ者ニテ、北條氏兩六波羅ヲ置テ名ハ京師ヲ守護スルトテ、実ハ天子ヲ箝制セシ故智ニ近カラズヤ、果ノ然ラバ、最早筭置ノ御難同様ニ

テ、此時ニ當テ、一臂ヲ掉テ靈夢ニ應ズル者アラバ、
 叙慮何程カ面白ク思召ン、是 宸襟
 ナ安ンジ奉ルノ處置ニ、以上、密奏以テ 慮ヲ安スルヲ云フ、 叔夫 今上皇帝醜虜ヲ憤リ給フ、已ニ右ノ如ク、
 征夷ノ違勅、又右ノ如ク、吾ノ征夷ヲ諫争スル、其力ヲ致シ 朝廷ニ密奏スル、又其誠ヲ罄シ
 タラン上ハ、一旦事起リ、 天朝吾ヲ以テ倚頼トナシ、征夷吾ヲ以テ仇敵トナスコ必セリ、征
 夷ノ仇敵トナスヲ憚リ、成敗利鈍ニ眼ヲ注ケ、大事ヲ果斷スルコ能ハザル者アリ、是大義ニ暗ク
 忠心薄キヨリ起ル事ト雖也、抑又智、機先ヲ察スルコ能ハズ、策、大寇ニ處スルニ足ズノ然ルナ
 リ、是亦悲シムベキノミ、當今幕府ノ謀、其誰カ是ナリトナサン、然レバ、遠カラズシテ、
 勅旨大ニ天下ニ降り、諸侯各向背ニ迷ヒ、終ニ滅亡ニ歸スル者、蓋シ舉テ數フベカラズ、今日早
 ク志ヲ 皇室ニ歸シ、屹然 皇室ノ倚頼トナルコ、智者ニ在テ何ノ議擬カ是アラン、大寇ニ
 處スルノ策ニ至テハ、吾亦略之ヲ言ン、今急ニ 天子ニ奏シ、京城ニテハ、何如ニモ其形勢ヲ
 得ザル故、叡山臨幸ノ策ヲ獻ズベシ、琵琶ノ湖ニ拠リ、大津ノ糧ニ因リ、扱精兵五百人ヲ出シ、
 御兩國士農工商壯丁十五万トミテ、百中一ヲ拔キ、千 行在ヲ守護シ、又近畿ノ義故ヲ調募シ、益々警
 衛ヲ嚴ニシ、一面ハ三家大老ヲ召シ、征夷ノ失策ヲ反復懇到ニ説諭スヘシ、 天朝ヨリ征夷ノ
 罪ヲ問フ杯ノ事ハ、決メ仰出サレズ、唯々正論御持詰遊バサルベク、然ル時ハ、勢必ズ幕府ヨリ
 逆節ノ事アラン、逆節アルノ日ハ、即チ四方義兵争起ルノ會ナリ、今征夷ヨリ命ズル所ノ京師警

(△より次頁四行△
 まで原本は抹消して
 ある蓋し把山の批
 評に従ったものであ
 らう)
 機事不密不成、
 此等諸策、存諸
 方寸可也、不使
 外人多知之、但
 聞諸吾公則可
 耳、而從稿心事、
 亦不可不知、
 (把山)

衛ノ兵モ、略計スルニ、半ハ官軍ニ參ルベシ、其他ハ解散シテ去ランノミ、行在御持詰三四月ノ
 後ハ、天下皆應ズベシ、此餘臨機ノ計ハ、又其人ニ存ズルニ、御兩國ノ如キハ、精兵千人、大義
 ナ首ニ戴キ、萬死ヲ心ニ期シ、其要衝ヲ守リ、外近隣國々ニ交通シ、暗ニ京師ノ声援ヲナサバ、
 誰カ敢テ是ニ當ランヤ、策已ニ得、智已ニ明ナラバ、 天朝ニ密奏シ、征夷ヲ諫争シ、以テ大
 義ヲ天下ニ立ルニ於テ、何ノ疑カアラン、寧ゾ征夷ノ違 勅ヲ坐視スルコ得ンヤ、是今ノ時
 ナリ、是今ノ義ナリ、孔子易ニ繫テ、時ト義ト以テ大トス、故ニ余時義略論ヲ作ル、以上、智機先
 冠ニ處スルコヲ論シ、遂
 ニ全篇ノ總收トナス、

右時義略論一篇

第一段ハ

幕府違 勅タルヲ明ニス、

第二段ハ

幕府ヲ諫争スルコヲ論ズ、

第三段ハ

今上皇帝醜虜ヲ憤ラセ玉フコヲ論ズ、

第四段ハ

密奏以テ 叙慮ヲ安ズルヲ論ズ、

第五段ハ

智、機先ヲ察シ、策、大寇ニ處スルヲ論ジ、遂ニ、全篇ノ總收トナス、
是皆、人々意中ノ言、奇策妙論アルニ非ズ、只是ヲ行フニ至テハ、
明君賢將ノ英斷ニアルノミ、是則、野人匹夫ノ能ク及フ所ニ非ルナリ、

安政戊午七月十六日

送高杉暢夫一叙

余嘗歴ニ撰同志中年少多才、以ニ日下玄瑞爲第一流、已而獲ニ高杉暢夫、暢夫有識之士也、而學問不レ蚤、又頗有ニ任意自用之癖、余嘗舉ニ玄瑞、以抑ニ暢夫、暢夫心甚不レ服焉、未レ幾、暢夫學業暴長、議論益卓、同志皆爲歛衽、余每議事多引ニ暢夫斷之、其言往々不レ可レ易也、於是玄瑞亦尤推之、曰、暢夫之識也不レ可レ及矣、暢夫反更推ニ玄瑞才、爲當世無レ比、二人儼然相得也、余或從レ旁贊之曰、玄瑞之才、原ニ諸氣、而暢夫之識、發ニ諸氣、二人而相得、吾寧有レ憾乎哉、先是、玄瑞已東遊、暢夫今亦將東、相後蓋六月間耳、而天下之勢、變動不レ一、當今幕府違レ勅和レ虜、天子赫然詔ニ幕府、召ニ三家大老、幕府從違未レ可ニ測度、天下疑懼、左右觀

玄瑞暢夫才品各異、而藩中少年多才第一流、可謂聯璧、(把山)

與送杉藏序互爲表裏、(把山)

望、而吾藩新膺ニ幕命、備ニ兵庫、兵庫屬ニ攝津、所謂畿内也、畿内之地、天朝切禁レ假ニ之夷狄、而幕府以ニ五港ニ許ニ墨夷、兵庫蓋其一也、且聞 吾君吾相不レ是ニ征夷之謀、將下ニ書幕府ニ而諫爭之、於是 吾世子正在ニ江邸、人或以ニ去留爲ニ 世子之危、而不レ知武門大義不レ可ニ苟去、去焉不レ達、適招人謗也、暢夫建論議於此間、多與ニ余意合、而至ニ其精識、則非ニ余所及也、暢夫議事、素多ニ持重焉、近則振發凌勵、如ニ專以氣行之者、蓋其識之有進也、玄瑞向在京、便欲死ニ王事、及ニ東下後、又謀下駕ニ大艦、赴ニ黑龍江、其遇事不レ辭ニ難易、奮身爲之、率常如レ斯、然吾獨憂ニ其或失ニ於多岐也、暢夫玄瑞固相得也、以ニ暢夫之識、行ニ玄瑞之才、氣皆其素有、何爲而不レ成、暢夫暢夫、天下固多才矣、然唯一玄瑞不レ可レ失也、桂・赤川吾所レ重也、無逸・無窮吾所レ愛也、新知杉藏一見心與、此五人者、皆志士也、暢夫知之熟矣今幸在レ東、暢夫往焉、急招ニ玄瑞ニ而道之、且語ニ之五人者、七月十八日

私策六項

皇國待ニ夷狄、素有ニ典刑、而幕府懼ニ墨夷、欲下以ニ和議ニ廢之、天子不レ允、降レ勅詰ニ之幕府、幕府不レ及ニ再奏、輒與ニ墨夷調ニ印條約矣、於是 天子復レ勅幕府、召ニ三家大老、幕府果能奉レ勅則無レ論也、若更因循遲疑、勅旨爲空、則 天子寧如レ是而止

(他筆)

乎、其勢必不得_レ不_レ天下_二罪討_一、而當今 聖賢相遇、萬幾維新、是等大計、何待_二草莽愚言_一焉、然 國家莫大變故、雖_レ伏在_二草莽_一、安得_レ不_レ憂、已憂_レ之矣、何得_レ不_レ策、故私策_レ之如_レ左、

一、幕府不_レ發_二三家大老_一而朝_レ之京師、則 朝廷直降 _レ勅召_レ之、若果降 _レ勅、宜_レ先召_二尾張水戶_一、其他不_レ必也、

一、朝廷向已降_二勅_一、勅幕府_レ詢_二諸侯_一、諸侯蓋已復_二幕府_一矣、而或主_レ戰、或主_レ和、或遠略、或鎖國、其言思當_二人々異_一、幕府具上_二諸 朝廷_一則已、若或有_二曖昧隱匿_一可疑者、急發_二公卿於列國_一、直詰_二其答_一幕府_一及其國所_二同是_一者、

一、東叡山法親王宜_レ竊脫託_二諸仙臺米澤等藩_一、其 皇太子親王法親王各託_二諸正議大諸侯_一如_二加薩長肥前土勢_一者、是 後醍醐天皇已試_レ之策也、

一、天子決_レ意臨_二幸叡山_一、大募_二諸國義士及祠官僧侶_一、是誠爲_二急著_一、若果行_レ之、累々千百、不_レ日來會_二山門_一、因各隨_二宜部署_一、或遙在_二隔遠_一、暗爲_二聲援_一、亦隨_二其宜_一可也、於是儼爲_二持重_一、賊兵決不_レ能動、賊兵一動、義師均發、其間豈容_レ髮哉、

一、勅_二諸宗本山_一、大會_二末寺僧徒_一、調_二伏墨夷_一、且令_二末寺國別亦各爲_二調伏_一、調伏之事、固僧徒之職也、一以_レ掃_二向人心_一、一以_レ鼓_二舞義氣_一、是其所_二以爲_二調伏_一也、

(他紙)

與_二含章齋山田先生_一書

吾嘗在簡塾、作記清水宗治事、文直言豐公名、羽倉曰、太閤雖多疵、類有泰定皇室之功、且自吾幕府及諸大藩、皆立其下、風不可斥言其名、以豐公若豐太閤可也、僕深服其言、敢書以乞教、(把山)

昨聞黃紙召_二先生_一廢錮、班_二諸親隊_一、預_二防寇議_一、且有_二別命_一、總_二管造艦及鑄作精鍊諸務_一、道路翕然以爲_二理宜_一然焉、僕在_二幽囚_一、妄論_二列時事_一、事達_二君公_一、君公不_レ深以爲_二罪_一、反使_二僕盡_二其言_一、又允_二門人輩來問_一業、今日國家多難、君相發奮、務爲_二破格學_一、網_二羅人材_一、不_レ問_二罪廢_一、如_二先生_一雄材、振_二起此間_一、誠爲_二可賀_一、小生末學如_二僕等_一者、遽例蒙_二眷顧_一、將_二何以堪_一之、因思十四年前、僕年甫十六、謁_二先生_一含章齋、先生一見招_レ僕謂曰、近時歐夷日盛、侵_二蝕東洋_一、印度先蒙_二其毒_一、而滿清繼受_二其辱_一、餘焰未_レ熄、朶_二頤琉球_一、突來_二崎嶇_一、天下人士、方痛_二心疾_一、首以_二防禦_一爲_二急務_一、殊不_レ知夷之東侵、彼必有_二傑物_一、傑物之所_レ在、其國必強、國強無_レ敵、將_レ振_二長策_一建_二雄略_一、使_二人備_一己之不_レ遑、何區々防禦云爾哉、維我神州屹_二立萬國之上游_一、自_レ古耀_二威海外_一者、上則 神功、下則時宗秀吉數人耳、吾子年富才足、不_レ能_二激昂以建_二勳名於萬國_一、則非_レ夫也、當時僕不_レ自揣度、慨然自任、謂時宗秀吉誠不_レ易_レ及、然義律伯麥馬里遜陋夷小材、何足_二與校_一哉、已而先生再蒙_二重譴_一、而僕一羅_二藩律_一、再陷_二幕辟_一、困頓危懼之間、墨魯暗佛憧々往來、墨夷在_二東陬_一、素不_レ甚通_二亞細_一、自_二合衆收_二西濱_一、其患殆甚_二于歐夷_一、時世交革、誠可_レ爲_二驚惶_一、而向者之言、茫如_二隔夢_一耳、今日墨使騙_二幕府_一、天下皆憤、一旦 天子赫怒、萬邦皆震、

就中 吾公精誠英斷、百廢日興、事之歸宿、今雖未可知、將往見上有神功、下有秀吉、君臣同德、撻伐四夷之事、於是恍然始覺、前日先生所命、非徒爲夸大、而有实效可道者矣、若有天開之歟、抑近時墨魯諸使、縱來嚇我、所恃艦也、艦已成矣、礮銃有用、士卒有措、雄略於是可建矣、何獨防禦云爾哉、先生拾收雄材、施諸區々礮艦間、人或以爲慊、未深通其理也、頃傳聞先生事、欲一書言賀、且報所蒙恩旨、縱言累幅、無關緊要、唯先生炳亮焉、七月廿二日、吉田矩方再拜白、

議辭兵庫海防

六月廿一日幕府使堀田以下諸應接官調印墨使條約、是日以京攝守備命九諸侯、守京者高松雲州藤堂桑名、守坂者備前土州因州、守堺者柳川、而吾藩則兵庫也、高松四藩皆幕府親故、其特衛京師、人或以爲疑焉、夫幕府遣勅和虜、不敢增備江城、而遽嚴防京師、人之爲疑、不爲無理矣、然是或可姑委諸四藩也、兵庫吾藩事、是豈有所委哉、兵庫與堺大坂一對持、乃京師之唇齒也、已嚴防京師、不得不復備于此、勢固然也、然兵庫則條約五港之一也、條約已經調印矣、兵庫必置館開市也、幕府所命警衛、吾有切疑焉者、往年橫濱會館令松代小倉二藩爲之警衛、時幕吏私三藩行人曰、二藩警衛非警衛夷輩爲非常、而爲使節警

(他筆)

方寸之事、計一字、自是名言、楠廷尉有云、吾之非一人知之、則非機密之事、岳武穆亦云、運用之妙、存于一心、是雖立言各異、亦是一機括、(把山)

衛非常也、二藩愕然、然已出軍矣、無復爲也、蓋列藩視墨夷、爲深仇勁敵、而幕府則尊之以賓、親之以友、是幕藩所以扞格也、且癸丑墨使始至、情意未通、猶待以外国、甲寅始親、待遇有加、及至去年、一介使節、登大城、謁將軍、出入閣老之門、其尊親豈橫濱會館之比哉、而吾之仇敵視、則有加于前年也、今不深究幕謀之所在、而輕舉大軍、陣于兵庫、一旦虜來、置館開市、吾禁防之、則非幕府意也、吾保護之、則負天子勅命、是不可爲、欲去不可去、欲戰不可戰、國論未定、左右依違、則陣將何以処之、陣將不能處、則軍士惑且疑、終爲賊軍、吾甚懼之、或曰、雖命出幕府、軍則吾所治、爲賊爲官、唯吾在焉、而何遽迷大義哉、且新田足利本亦爲賊、乘機變時乃變爲官、洞春公討陶、初亦僞和以糜之、何害其舉義、余謂古之明君賢將、或用權詐、蓋其時然也、今天子以至誠臨天下、以大信布宇內、則天下之人、亦當以誠信應之、今幕府遣勅和虜、乃置館開市、吾默然警衛其傍、果爲官乎、果爲賊乎、吾未知其所爲也、於是強顏曰、吾姑受幕命以出、若其奉勅討虜、固在方寸也、殊不知方寸之事、君公不可引新田足利、洞春公、而藉口乎哉、故吾謂兵庫警衛不如斷然辭之、其辭蓋曰、違勅和虜、開置五港、萬々不可、今見命以兵庫港、兵庫顧非五港之一乎、吾藩將愚士弱、莫能

處之、願更命諸他人焉、然幕府幸奉、勅絶虜、雖吾藩幕命之所使、將竭力不擇難易也、果能如此、則國論一定于内、而大義已立于天下矣、不然滔々賢々、吾不知其所底止也、七月十六日

幕府與虜調印、是信虜使言也、使言曰、一與我和、万国莫以加兵焉、使日本更保太平于永遠也、是言果信、何以海防爲、使言如是、而猶抱不測之憂、則疑虜使也、果疑虜使、不得與虜調印也、夫子必居于此矣、曰、使言信矣、而猶存不測者、幕慮之深且周也、曰、幕言則然、幕慮則未可知也、

再書

此議原出高杉暢夫、吾深服其識、間以已說、構成一稿如右、已而示之小田村士毅、士毅曰、幕命一下、辭之誠難、不若專詰幕府、以待夷之方、論定然後出軍也、吾又服其通、然置夷館開私市、兵庫必有之、有之即違勅也、果違勅吾不可助也決矣、暢夫之識卓、而達之者其出于士毅之說乎、苟憚幕府、畏墨夷、是且因循顧忌、不能有所建明也、吾藩之勤王、其意荒矣、悲夫、七月十七夜、

擬上下幕府二書上

拙者儀此度兵庫御警衛被仰付候處萬一墨夷其外渡來仕候ハ、如何取計可然哉先般、勅諭

士毅之說亦好、然有一種從前諸藩臭氣、今日之事、以誠心爲本、何必預疑人、不信已乎、(把山カ)

此文簡而盡、方今第一急務、在于此着、(把山)

之趣モ有之、天朝勅慮ニ相叶候様仕度奉存候間此段御指揮奉願候以上

(參考 大阪市本莊熊次郎氏藏眞蹟の此案文には文字に小異同があり、左の通りである)

兵庫御受場ノ事至而苦心之事ニ御座候因テ相考候

此度兵庫警衛蒙仰候處萬一墨夷其外渡來仕候ハ、如何取計可然哉先般、勅旨之趣も有之候由、天朝勅慮ニ相叶候様仕度奉存候間此段御指揮奉願候ナト、御伺書可然哉

與清水圖書一書 御直目附

別紙中谷正亮書翰之趣京坂御留守居役其他ヨリモ連々申參候ニ可有之候所何共切迫ニ相見候當月末迄ニ彦根上洛、天子ヲ擁去候計策兎島高德ニ先千候モ今日ト奉存候右ニ付早速御同勢被差出可然事ニ奉存候得只今右之御手當ト申候テモ如何ニモ過激ナルト申説モ可有之ニ付兵庫御警衛人数ト号シ急々被差出度候且又外ニ文武脩行ニ名ヲ託シ二十人程モ精忠ノ士ヲ被差越度尤モ此面々乍レ恐、御前被召出御直ニ彦根ノ事其外上國甚不穩ノ風説モ有之旁、天朝誠ニ御氣遣敷思召候依之脩行中居所彼是京都御留守居へ申出置京攝邊ニ忍居彦根ノ風説相違モ無レ之事ニ候ハ、場合ヲ見計ヒ兎島高德ニ先千候ヘヨ

此等處、僕輩不
敢雷同、大丈夫
物來順應、何必
逆人、不信已乎、
況幕府於我有恩
義、未可遽吐此等
說、(絶山)

ト被_レ仰聞_ニ可_レ被_レ差登_ニ候、無_レ左候テハ大義ヲ失候ハ論ヲ不_レ待已ニ尾張水戸ヲモ上書ノ故ヲ以
テ被_レ罰候程ノ勢ニ付若シ、主上ヲ擁去共候ハ、御國杯元來正義赫々ノ名有_レ之御國柄ノ儀決テ
生テハ閣不_レ申右ニ付前段ノ策ハ徒ニ、天朝ノ御爲メノミニ無_レ之且ハ、御家ノ御爲ニ付、思召
ヲ以テ急々被_レ仰出_ニ候様精々御言上奉_ニ歎願_ニ候

彦根四千人ト申ハ大虚喝ニテ四千ハ四百モ無_レ覺束ニ是ハ、御當家ノ御手當リヲ以テモ相知_レ候
儀ニ御坐候城普請杯ハ尙以虚声相違無_レ之併是モ其分ニテ置候得ハ虚カ直様実ト相成可_レ申本文
ノ趣虚中ノ実ニ付此声ニテ彦根反テ手ヲ収メ候ニモ至ルベク若手ヲ收メ候ハ、即兵家所謂不
レ戰而屈_レ人ノ奇策ニシテ彼數十人ハ思フ儘ニ文武修行シテ歸ルニ不_レ若候

幕府ノ勢今ハ盛ニ御坐候得共畢竟ハ外夷ヲ恃_ミ候ノミニテ一旦墨夷退去候ハ、大ニ屈折致可
レ申夫故幕府ハ墨夷不_レ立去ニ内ニト考頻ニ切迫ニ切り込可_レ申候其機ヲ不_レ外ノ積ト相見候就テ
ハ正議ノ面々ハ城ヲ守ルト心得命限り正ヲ持詰可_レ申候或云一旦彦根ニ擁去サセ跡ニテ義ヲ舉
候ハ、隱岐ノ還幸モ出來可_レ申由噫々是ハ、至尊ヲ死地ニ投ズルノ策臣子ノ忍ブ所ニ可_レ有
レ之哉且今ノ義時高時ハ、天子遠流ハセズ土牢へ入レルカ毒ヲ進ムルカニ御座候克々御言上
奉_レ祈候萬死萬死

何等眼力、
言似激厲而婉
曲、立言之極得
時者、今日義時
高時、土牢之策、
未必行、唯略賊
醫以千金耳、(絶山)

送福原清介叙

幕府不_レ特違_ニ、勅旨、又將_レ脅_ニ、朝廷、是幕府之罪、眞幣_レ竹難_レ盡矣、吾反復思_レ之、幕
府蓋有_レ傲也、獨不_レ見_ニ墨夷之爲_ニ乎、墨夷入_ニ江戸、初也甘言美辭、以利誘_レ之、稍有_ニ不可_レ、輒
以威嚇_レ之、遂籠_ニ羣幕府、以爲_ニ己役、方_ニ是時、幕府大声一喝、豈遽爲_ニ墨夷愚_ニ哉、觀_ニ夫堀賊
入_ニ京、欲_ニ重賄美利以誑_ニ惑公卿、不_レ可則皇_ニ張夷勢、以難_ニ詰、至尊、事皆不_レ諧而去、已絶_ニ
声息三四月、一旦以_ニ急遽_ニ試_ニ、天朝、外假_ニ夷爲_ニ重、内黜_ニ斥親族、甚則布_ニ流言、欲_レ使_ニ彦
根擁_ニ、天子_ニ幽_ニ諸其國、是皆非_レ以下_レ所得_ニ于墨夷_ニ轉施_ニ諸、天朝乎、使_ニ、天朝無_レ踏_ニ幕
府之轍、天下幸甚、何以加_レ之、福原清介以_ニ吾公家之胄、奉_レ命往_ニ京攝_ニ于是日、事甚急迫、
吾欲_ニ叙而贈_レ之、胸中憤懣、不_レ能_レ成_レ文、然幕府失策、清介其知_レ之熟矣、天朝若反_ニ幕府
所_レ爲、則幕府必無_レ策矣、幕府之失、無_レ斷也、畏_レ戰也、耽_レ利也、憂_ニ諸侯之不_レ援_レ己也、噫
已則耽_レ利畏_レ戰、而無_レ斷、而求_ニ諸侯之援_レ己、諸侯其援_レ己哉、明天子賢法王辱_ニ以_ニ幕府_ニ爲
レ鑒、臣輩草莽微蟲、誠不_レ足_ニ數、雖然豈敢忍_ニ自逸_ニ哉、泣血以_レ書贈_ニ清介、欲_ニ其傳_ニ之京攝_ニ
也、七月廿三日、

起手突兀、所謂
高山墜石、不知
其所由來者、(絶山)
幕府蓋有_レ傲一
句、一、句、喝、破、
力量千鈞、(絶山)
堀賊二字、言雖
出憤厲之餘、不
駭人耳目耳、不
如改作備中守、
辭直而義嚴、(絶山)
彦根二字改作掃
部頭、(絶山)
使天朝以下十九
字刪之如何、(絶山)

(他筆)

突兀起得極妙、均是人也、(把也)文亦頗巧、(把也)議論固美、而行

送六人者一叙

萬無是事也、而且策之者、鑒古或有之、而不及事焉也、無事而策之、或受世怪、有之而不及、嚙臍無益、忠臣義士之立事、寧受世怪、而不辭、必以無益乎嚙臍為憂者也、古之有之而不及者、兒島高德也、而未有宗澤者、亦善似焉、吾深敬慕二人、寧得不下以其不及為惜哉、今彥根之事、萬無是者也、然一得之流傳、吾徒策之、流傳之果訛也、天下之幸、何以加焉、而吾之策之非矣、故此策也、吾不敢公言之、獨私之六人者、六人者、曰傳之輔、曰松介、曰利輔、曰仙吉、其二人者、吾未知之、雖則未知、見四人者皆與之交最深、則知其可與私矣、見在京者、福原・中村・中谷・荻野・生田之倫共五人、皆與吾同志矣、六人者其往與之謀焉、往矣六人、本藩方以飛耳長目為務、所以使爾等、爾等奔走驅役、他日為俗吏輩一奴僕視焉、一旦遭遇變故、以文武志氣擇、事雖輕哉、亦可少吐其氣、爾等不各思飛耳長目、報所以見擇之意、將安以六人者為哉、吾常嘆都會之弊、坐收四方之見聞、徧應天下之事務、志足意滿、不下以探索為急、似博奕、似偏實偏、往々而然、五人者固已飛耳長目、今更飛六人之耳、長六人之目、亦或有益于京師也、京師天下之中也、近則五畿環之、遠則七道繞之、凡其耳目之所及、人物形勢、皆可識而

仙千訛、(把也)

國家機事可裂而棄何必存稿之為

存焉、大坂自古稱財粟之邦、而兵庫新為吾藩信地、山田熱田神器所寓、名護屋和歌山居三藩之二、而名護屋主近為幕府受辱、新宮為紀藩奸相邑、並有民心不安之間、民心懷古而不忘者、近畿最推芳野焉、抑聞彥根與京師、相距十八里、驛亭六七、其間蓋有武人、有俠客、有富于財者、有周于智者矣、往與之締交、以備緩急、耳目在焉、手足在焉、萬一有事、高德不足言矣、何況宗澤乎、合言以送六人、併語在京五人者、二十一回猛士叙、七月二十六日

下卷

對策一道 附論一則

謹對、弘化初、蘭使至、上變、於是、天下紛々言兵、時主和者少、主戰者衆、其後十年、墨魯暗拂、駭々來問、而墨夷之患最深矣、於是、言兵者益盛、而向之主戰者、多變主和、主和者衆、而主戰者寡矣、夫主戰者、鎖國之說也、主和者、航海通市之策也、以國家大計言之、欲振雄略、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爲哉、若乃封關鎖國、坐以待敵、勢屈力縮、不亡何待、且神后之平韓、定貢額、置官府、時乃有航海焉、有通市焉、德川氏任征夷、

(他筆)

予亦窃思此事、絕不如此策之正大、但如前年條約開下田港等事、今不必罷之、議論正大明白、第一等策、(同)

立言何等壯確、(把山)

時固航海而通市矣、其後天下已平、苟偷無事、寬永十三年、乃盡禁絕之、然則航海通市、固雄略之資、而祖宗之遺法、鎖國固苟偷之計、而末世之弊政也、雖然言、之有難焉、今之言航海通市者、非能資雄略、苟免戰耳、其志固不如鎖國者之不以戰為憚也、故世之言和者、心實畏戰、內有自惡、一聞吾言、將有籍口而不惡、於是、排和主戰者、又從而攻之、吾說蹟矣、是其所難以言也、嗚呼、神州之不振四五百年、一旦勅諭震發、正論鬱興、誠曠代之盛事也、凡為臣子者、不能為之承順、其謂之何、况墨夷脅嚇、幕府憚而聽之、不復顧國體、凡為士民者、不能為之匡救、亦謂之何、今墨夷欲置相縱市、蓋置相、所以馭吾國也、縱市、所以誘吾民也、又欲立天主堂、除吾國妖禁、及建商館、備吾民而用之、其為馭國誘民也甚矣、夷謀如此、而幕府方且講和為謀、其果資雄略耶、抑苟免戰耶、畏戰而講和、是聖天子之所以軫念也、一旦幕問及吾公、吾公宜答言、天勅不可不奉也、墨夷不可不絕也、如是而已矣、幕問必重及曰、天勅固不可不奉也、然向已與墨夷一條約、今何辭絕之、吾公答之、易々耳、今墨夷之禍心、洞如觀火、然其辭乃曰、統領為日本謀耳、非統領自為也、使臣為日本慮耳、非使臣自為也、吾從為之答辭曰、大統領為吾國謀深矣、貴使臣為吾國慮厚矣、吾固拜其辱矣、但吾國三千年來、未嘗為人受屈、稱於宇內、為獨立不羈國、今受貴國命、乃為其臣屬、今奉貴國教、乃為其弟子、勢

滿腹壯膽、被之布裹利刃、光鋒時見、千邪万奸、肝膽當寒、(把山)

吾甘受其曲、一語、辭極婉曲、但知墨夷不能合字內、故發此語、然此等處未必如此欲合字內而同之者、是已欲奪人國者、嚴斥之可也、(同)

以遠七字、待他日論之、(同)

前論極妙、後論亦好、然於後論、評未得其策之、然後評此文、(同)

不。得。已。也。三。千。年。獨。立。不。羈。之。國。一。旦。降。為。人。臣。屬。弟。子。豈。大。統。領。貴。使。臣。為。人。謀。慮。之。意。也。哉。果。為。吾。謀。慮。願。幸。引。去。待。吾。往。答。焉。近。日。之。約。奏。諸。天。子。天。子。震。怒。敷。諸。四。國。四。國。憤。懣。僉。謂。貴。國。非。為。人。謀。慮。者。也。甘。言。美。辭。陷。人。陷。阱。者。也。吾。為。貴。國。謀。慮。不。去。禍。將。及。焉。如。是。而。不。去。其。禍。心。已。著。矣。正。名。責。罪。暴。白。於。宇。內。其。孰。謂。不。然。然。墨。夷。猶。謂。吾。欲。合。字。內。而。同。之。貴。國。獨。梗。而。不。從。不。得。不。尋。兵。也。吾。對。之。曰。方。今。未。同。貴。國。者。非。特。吾。國。今。與。汝。約。亞。細。亞。諸。國。盡。同。貴。國。而。吾。未。有。所。答。吾。甘。受。其。曲。矣。諸。國。而。未。同。吾。之。不。同。何。獨。為。梗。焉。辭。命。如。是。墨。夷。不。得。不。退。不。退。擒。之。誅。之。吾。皆。有。名。矣。苟。吾。有。名。於。戰。何。有。雖。然。空。言。遂。不。可。以。懲。驕。虜。宜。自。今。日。決。策。上。遵。祖。宗。之。遺。法。下。尋。德。川。之。舊。軌。以。遠。謀。雄。略。為。事。九。為。皇。國。士。民。者。不。拘。公。武。不。問。貴。賤。推。薦。拔。擢。為。軍。帥。船。司。打。造。大。艦。習。練。船。軍。東。北。而。蝦。夷。唐。太。西。南。而。流。虬。對。馬。憧。々。往。來。無。有。虛。日。通。漕。捕。鯨。以。習。操。舟。曉。海。勢。然後。往。問。朝。鮮。滿。洲。及。清。國。然後。廣。東。咬。啣。吧。喜。望。峯。豪。斯。多。辣。理。皆。設。館。置。將。士。以。探。聽。四。方。事。且。征。互。市。利。此。事。不。過。三。年。略。辨。矣。然後。往。問。加。里。蒲。爾。尼。亞。以。酬。前。年。之。使。以。締。和。親。之。約。果。能。如。是。國。威。奮。興。材。俊。振。起。決。不。至。失。國。體。也。又。不。至。空。言。以。懲。驕。虜。之。不。可。也。然。前。之。論。可。以。御。墨。夷。而。後。之。論。不。舉。何。以。強。國。本。國。本。不。強。虜。患。何。時。而。止。哉。後。之。論。可。以。強。國。本。而。以。鎖。國。為。謀。以。

航海互市爲非古、衆咻攻之、後之論何以舉哉、然則天下之事、非吾公自任、斷然遂不可爲也、吾雖鶩劣、平生誦書、重皇室、憤夷虜、具如明問所及、今日之事、言何盡之、聊對其百一、如右、

附論

或曰、勅諭正大高明、征夷必服聽之、則其誅虜使、立國威、弘安之事起矣、若或征夷昏迷不恭、以梗皇命、則承久元弘之變發矣、子以爲何如、曰、然、吾亦思之矣、今日之事、有似弘安與承久元弘、而大不同者、蒙古逞兇威者也、墨夷謀實利者也、以戰屈人國者、蒙古之計也、以辭奪人國者、墨夷之謀也、故予謂、墨夷以譎辭攻吾、吾以誠辭拒夷、墨夷以戰懼吾者、虛也、吾以戰應夷者、實也、然則蒙古計雖淺、其言實也、墨夷謀雖深、其言虛也、墨夷不足懼、何至比蒙古乎、弱主誅驕臣、驕臣犯弱主、是承久元弘之事也、今則不然、外有大患、君臣協心謀之、非向之上下交征之比也、征夷万一不奉勅旨、天下舉斃之、易々耳、而征夷決不然也、曰、當今吾公父子皆在江戶、征夷有万一之舉、吾公宜爲何處置、予曰、天日之所照、皆皇神之所御、天子之勅、乃皇神之旨、其不可不奉揚、無論可也、奉勅而死、死猶生也、背勅而生、生不如死也、此義也、天下之人皆知之、而征夷獨不知哉、征夷或不知、二百六十大名、乃無一知者乎、且如水戶越前加賀薩摩諸藩、似已粗

明眼如炬(把山)

以上吾亦有論、向語諸清太、未審達之吾兄否、(同)

知此義矣、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以吾之定志、往與知此義者謀、吾之處置、何難之有、然徒與征夷爲異、以爲奉勅旨、亦非所謂知此義者矣、是亦不可不知也、

絕墨使一策、議論極正大、然天下之事、恐不至于此、凡今日之病、在于痞塞、幕府與諸藩、外親而內疑、苟不破此弊、百事不可爲、而偷安利祿之徒、目無勢字、豈可與爲事哉、悲夫、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爲之時、但人不爲耳、然泛論之、則人之不爲、亦天之不爲也歟、

戊午夏

(口羽通話) 琦妄言多罪多罪

(他筆)

(亞墨利加人取扱方之儀)

前ニ敕答有レ之今略レ之

亞墨利加人取扱方之儀 勅答之趣モ有レ之不容易儀ニ付今一應存寄申立候様委細ハ年寄ヨリ書附ヲ以可ニ相達ニ候

先年神奈川並下田ニ於テ取結候亞墨利加國條約之趣具ニ 京都エ被ニ仰進ニ候得共此度之儀ハ不容易御麥革ニ付各存寄ヲモ御尋被レ遊衆議御参考之上條約相取替之方決着別段御使ヲ以 叡慮

御伺相成候処別紙之通

勅答被仰出素ヨリ戰爭之

叡慮不被爲在候へ

論曰、是誣

叡慮、抑諸侯主戰之說、然征夷武臣也、一日忘戰、曠一日之職、何以奉

天子、而令諸侯、且戰而後可守、守而後可和、畏戰守而講和議、自古未有不亡
國者也、

方今万国形勢一變ノ折柄御所置之次第ニテハ忽仇讎之姿相成

論曰、忽爲仇讎、是畏戰之見、本不足書、然以理喻之、墨夷必折服而去、雖有不滿、

決不能爲仇讎、詞令已具對策中、

御全國之大事及國家之御爲不相成

論曰、昇平二三十年、士氣少弛、一戰以張之、不亦可乎、

可奉休

宸襟期モ被爲在間敷ニ付先般

京都へ被仰立候外御扱方無之思召候

論曰、果如此、幕府不毫奉

天勅也、不毫畏

神慮也、以是臨天下、天下孰以

爲然、是固非德川氏之利也、凡在諸侯、其可拚死不爭哉、

且今度衆議被聞召度トノ儀ハ既ニ昨年來各存寄御尋之上之義候へ

論曰、是以諸侯前言、間執其口也、議者或難其答、余謂、

天勅不可不奉也、一言

答之有餘、墨夷之事、

神州大患、孰不憂之、然後前実猶有偷安之念、一日、天勅

降下、臣子寧得不嘗胆坐薪以謀圖之哉、諸侯雖有前言、幕府雖有前議、再議再言、
何得不竭其心哉、

勅諭之趣モ有之間篤ト致勸辨各存寄之趣早々可爲申立候事

一永世安全可被安 叡慮之事

一不拘國躰後患無之様方略之事

一下田條約之段御許容不被爲遊之節ハ自然及異変モ難計ニツキ防禦之処置被聞召度事

論曰、防禦處置、在下將得其人、兵精其選、略見愚論、

一衆議言上之上 叡慮猶不被決候ハ、伊勢神宮神慮可被伺義モ有之ヘクヤノ事

論曰、是 今上皇帝安心立命、以身殉國、叡慮久已決矣、事或至此、其所底止、其何

如也、諸侯不爭幕府、不營不忠于 天朝、且負幕府爲甚焉、

或論曰、此四條及前ノ勅答並ニ 天朝ヨリ出候分トハ文言異同アリ意味モ少シク更レリ甚不

可然事共ナリ能々兩方照合スヘシ又別紙下田奉行井上信濃守殿ヨリ被相渡候口演云ク昨廿

四日備中守宅へ使節呼寄逐々及談判云云トアリ 天朝ヨリハ諸侯ノ腹心可被聞召ト祐被

仰出タルニ廿四日ニ墨夷使節被召出其明廿五日ニ諸侯被召出候ハ外ヲ先ンシ内ヲ後ニセ

ラレタル幕府ノ御處置ナリ諸侯ニ於テ此処御不滿ノ思召モ無之トハ一圓合点參ラヌ事共ナリ

戊午五月十二日

愚論

此度 勅答之趣ニ付幕府ヨリ諸藩へ別紙之通被ニ仰出候是ニ付相考候得ハ幕府ニハ少モ 勅旨遵奉之意ハ無レ之事ト相見候夫ニ付可レ慮事数々有レ之候幕府必ヅ石敬瑭ノ故智ニ出皇國ノ事狀何事モ眞具サニ墨夷ヘ示シ 勅諭モ有レ之人心モ不ニ折合ニ故二三年引延シテ事ヲ謀リ候ヘナト申候ハ、表ハ 勅ヲ奉スルニ似テ内実ハ詐誕ノ限り 勅ヲ奉セサルヨリモ惡シク候又是ニテ墨夷服シ不レ申候ハ、是ハ京師ヨリ出候事ニ付京師へ参リ脅喝セハ事自ラ成就スベシト申候ハ、鞏毅ノ大變此秋ニ御坐候是モ神州一致シテ謀ルニ候ハ、何モ不レ足レ憂候ヘハ幕府已ニ墨夷ニ黨シ候時ハ甚處シ苦敷御座候夫ニ付今日ノ急務ハ天意ノ所、得ト幕府ノ肺肝ニ徹シ候様無レ之テハ不ニ相濟ニ候然處鎖國ノ御定論ニテハ幕府ニハ必流行ニ後レタル 叡慮ト一概ニ侮リ候様相成可レ申候是ハ幕府ノ俗吏ノミニ非ス當今天下材臣智士ト称スル者皆々此見ニ御座候右ニ付鎖國ノ一條ハ深く時勢御察觀被レ成御變革無レ之テハ皇國御興復ハ迫モ出來不レ申且幕府万一違勅ノ節所レ謂材臣智士ナル者悉ク幕府ニ與シ幕府ニ與スル人多ク相成天朝孤立ノ勢誠ニ氣遣敷奉レ存候然レ鎖國ヲ開キ候ニハ墨夷丸ニ御拒絕不レ被レ成候テハ御國威相立不レ申神奈川ノ條約ハ其假ニ被レ成

置候テハ名ハ何共相立可レ申候ヘハ実ハ五十歩百歩ノ論ニ御坐候且神奈川ノ條約其假ニ被レ成置候ヘハ此餘ニテモ幕府何程ノ誣妄モ出來墨夷何程ノ要求モ出來候本ニ御坐候幕府雄略ハ無レ之只外夷ニ要セラレ泣出テ吳ニ女スノ謀ニ出候ヘハ鎖國ヲ開クノ一條天下ノ材臣智士ヲ籠絡致シ羽翼多ク御坐候何卒 天朝ニ於テ 神功皇后以來ノ眞ノ雄略ヲ御鑑ミ被レ遊墨夷ノ捷伐ヲ被ニ仰出候ハ、精忠義憤ノ人々ハ捷伐ノ愉快ニ大氣ヲ伸シ材臣智士ハ又雄略ヲ喜ヒ天下ノ人心一朝ニ天朝ニ歸向可レ仕候左候ハ、幕府諸藩一人モ不服ハ有レ之間布奉レ存候幕府諸藩心服不レ仕テハ曠代ノ大業ハ乍レ恐無ニ覺束ニ奉レ存候殊ニ幕府二百年來諸藩ノ統領仕候事ニ付此心ヲ服シ候ハ、天下ハ一致可レ仕候徳川氏ノ兇徳人皆厭果候様 天朝へ申上候者モ有レ之ベク候ヘハ阿諛ト嫉妬トニ出候事ニ付深く御評議不レ被レ遊テハ大事ヲ誤ルニ至ルヘク水戸越前其外ヲ察觀仕候處徳川ノ一門ニモ随分忠義ノ国有レ之加薩仙肥ナト頼母數相見候ヘハ丸ニ是等へ御委任被レ成候ハ、矢張義仲ナラサレハ董卓ニ御座候此處深く御勘考被レ遊幕府諸藩ヲ心服サスル御處置急務ト奉レ存候角申上候ハ、幕府へ媚付候見識ト一概ニ罵詈スル人有レ之ベク候ヘハ愚論果ノ朝廷ノ爲ニ申上候歟幕府へ佞シ候歟行末ノ所御明鑑奉レ仰候 自然及ニ異變ニ候ハ、防禦ノ處置如何セント申候所幕府怯懦ノ根源ニ御座候戰ハ千變万化非レ可ニ先傳ト申内當今兵力單弱ノ故ハ將非ニ其人ト選レ兵不レ精トノ二ツニ御座候幕府ニテモ諸藩ニテモ番衆組付ナト、申候隊中ニハ老人病者孱弱無藝ノ者

モ混シ又千石何十人萬石何百人ト申軍役ノ定メ有レ之候得凡石以上領地有レ之分ハ可メ人数モ可有レ之候万石以下又諸藩千石以下ノ士ハ軍役ハ皆虚額耳ニ相成假令頭数アリトモ精兵ハ何程モ無レ之候夫故此局ヲ一変シ万石以上以下ニ限ラズ材武ニシテ随分一戰可レ仕ト願出候モノヘカニ任セ有祿無祿武士浪人ニ拘ラズ調募サセ千夫長百夫長其大小ニ準シ賊艦一隻二隻乃至三五隻攻取候事ヲ委任被ニ仰付候ハ、世祿大身ヨリ下賤徒浮浪ニ至ルマテ悉ク奮発爲レ国致レ力候様相成可レ申候調募ノ兵ノ給資ハ食祿無用ノ徒ノ糧ヲ減シ彼ヲ取り此ニ與フル法ヲ立ッヘシ此策被レ施候ハ、將其人ヲ得、選兵其精ヲ極メ戰ノ一條何モ差障リ無レ之事ニ御座候
海外へ乗出ス事モ是ニ準シ候事

(他筆)

續愚論

此度 勅答關東ニ下リ候上關東ニテ何如ノ評議有レ之候哉誠以氣遣敷奉レ存候此時ニ當リ乍レ恐天朝ノ御急務ト奉レ存候ハ關東決議未タ無レ之内朝廷ヨリ將軍又ハ三家ノ人々被ニ召登レ此段朝廷幕府ノ事体愚未タ知ラズト云ヘ凡嚴重 勅旨ヲ以テ被ニ仰出候ハ、何ソ行ハレサル
アアランヤ

得ト朝議被ニ仰聞候事大急務ト奉レ存候關東ノ決議坐ナカラ御待被レ成候テハ事甚遅延ニ相成且向

ニ愚論ニ相認候様幕府ノ誣妄甚以慮ベキ事ニ御座候事

愚論ニ申述候儀尤ニハ候ヘ凡 天朝ノ御定論ハ下田ノ條約ハ其假ニ被ニ成置ニ此度コンシユルノ申分ハ一々御拒絕被レ爲レ在候思召ノ由既ニ堀田ヘモ此趣被ニ仰聞一綸言如レ汗ノ訳ニ候ヘハ今更下田ノ條約モ破断トハ難レ被ニ仰出ニ又航海雄略ノ事ハ是マテ未タ仰出サレザル事ヲ今更被ニ仰出候事尙以如何敷杯申モノ有レ之候得共是ハ少量ナル考ニ御座候墨夷一條ハ実ニ 桓武天皇遷都以來ノ大議ニ御座候得ハ 君モ臣モ打返シノ再ニトナク御評議被レ爲レ在至當ニ歸シ候ハテハ不ニ相濟ニ關東ヨリモ幾度カ奏聞モ有レ之ヘク 朝廷ヨリモ幾度カ 勅答モ可レ被ニ仰出ニテ綸言如レ汗トノミ一概ニ申詰候ハ、矢張一偏ニ落可レ申奉レ存候事、
鎖国ノ説ハ一時ハ無事ニ候ヘ凡宴安姑息ノ徒ノ喜フ所ニシテ始終遠大之御大計ニ無ニ御座候一國ニ居附候ト天下ニ跋涉仕ルトハ人ノ智愚勞逸近ク日本内ニテモ懸絶致候事況ヤ四海ニ於テヤ何卒大艦打造公卿ヨリ列候以下万國航海仕リ智見ヲ開キ富国強兵ノ大策相立候様仕度事ニ御座候又交戰ノ上ヲ以申候ヘハ鎖国ハ一人ノ取籠リモノ、如クニ御座候前後ニ欠ヲ配リ左右ヘ眼ヲ使ヒ晝夜共安寐不ニ出來ニ故終ニ氣力弛ミ生捕ニ合候事毎々ニ御座候一時ノ戰略ハ如何様共出來可レ申候ヘ凡永世ヘ掛ケ始終海岸防禦ニノミ財力ヲ竭シ国貧民窮スルニ至リ大敵來攻トモ致候ハ、一人ノ取籠者ト同日ノ談ニ可レ有レ之候外國ノ事情ヲ知ラズシテ徒ニ海岸ヲ守リ貧窮ニ困シミ候ハ誠ニ失策

ニ可レ有レ之嘆咭利佛蘭西ナトノ小国ニテサヘ万里ノ遠海ヘ亘リ人ヲ制シ候ハ皆々航海ノ益ニ御坐候此所早ク御着眼無レ之候テハ無レ覺束ニ奉レ存候事 天朝ヨリ 勅諭ヲ以テ嚴重被レ仰出ニ候得ハ思召通り可也ニハ行ハレ候筈ニハ御座候得 天朝ヨリ 實事ヲ以テ御示シ不レ被レ成候テハ十分ニ参リ兼申候右ニ付差當愚考仕候ハ學校ニ御座候 京師ニ於テ文武兼備ノ大學校御造建被レ爲レ成上皇子皇孫ヨリ下齊民ニ至ルマテ貴賤尊卑ノ隔ナク寄寓仕ラセ文武講習ヲ宗トシ天下ノ英雄豪傑ヲ此内ヘ聚メ候様仕度奉レ存候學校建造ノ順序ハ第一ニ文武生居寮ヲ構ヘ第二銃兵調鍊所ヲ構ヘ弓馬劍槍所是ニ隸ス制本所製藥所鑄銃所並諸工作所等皆學校中カ又ハ別所ニ置候 學校ノ支配ニ致スヘキニ又施藥悲田等ノ院モ是ニ準スルニ扱其總督タル人其撰甚重シ文武兼備大道ヲ明ラメ旁万国ノ事ニ通シテ英邁俊偉ノ士御求メ可レ然奉レ存候但シ學校ヲ興シ候事頗ル大舉ニテ一朝ニ成就サスヘクト申候ハ、中々不ニ容易ノ事ニ可レ有レ之候ヘ 是ヲ興シ候ハ漸ヲ以テシ第一第二ト順々ニ御調被レ成可レ然候費用ハ諸宗ノ僧徒又大阪其外富豪ノ者ヘ献金サセ其基資ヲ建置將軍家諸大名ヘモ御手傳被レ仰付ニ可レ然奉レ存候基資已ニ建候ハ、以後々々ハ永統出來可レ申且工作ヲ以テ利ヲ興シ候様ノ仕法建可レ有レ之奉レ存候事

航海之事一口ニ航海々々トノミ申候得ハ極メテ難レ成事ニ相聞ヘ候得 是ヲ行ヒ候ハ夫々順序有レ之事ニ御坐候航海ハ一科ノ學ニ相成居候事ニ付學校中ヘ此學所一局相建其學ニ長シ候モノ入學仕セ候儀一説ニ御座候又吾國ノ航海東北蝦夷松前ヨリ西南對馬琉球マテ自在ニ致ニ通船ニ候事ニ候得共只今ノ所ニテハ專ラ船頭舸子ノ事ニ成果候故武家ノ士ニテモ此術ヲ致ニ會得ニ候モノ無レ之況シテ公卿ノ歷々ヲヤ夫故學校中ニテ人材ヲ選ヒ二十左右少壯ノ者ヲ諸國ノ港々ヘ遣シ通船ニ託シ海勢并船上ノ事心得サセ又志アルモノ十歳左右ノ童兒ヲモ丸ニ船頭ニ託シ置候事勝手ニ致サセ專ラ其術ヲ精究致サセ度是等モ皆公卿ヨリ御引立被レ成候事は二説ニ御座候和蘭陀ハ二百年來々航海候事ニテ墨夷其外新來ノ夷國 且往々御國ノ御爲メヲ謀リ候事ニ付此船ニ託シ壯士數十人ツ、年々廣東瓜哇其外ヘ御遣被レ成候事は三説ニ御座候此三説ヲ以テ航海ノ基ト被レ成候テ清國朝鮮印度杯ノ近國ヘ出掛ケ候様被レ成候ハ、数年ノ内航海ノ事ハ大ニ行レ可レ申奉レ存候此條亦早ク其總督ヲ定ルニ在リ

右之數件當今ノ急務ト存候故如レ此書附申候御上 京之節有志ノ歷々ヘ得ト御商議可レ然存候也

戊午五月念八日

吉田矩方再拜

中谷正亮足下

*（原本には、始め録話し、次に勅語とし、俱に抹殺して最後に臆度と改めてある）

（八條ノ一）

囚室臆度*

和戰之議、久而不決、一旦 勅旨汗発、天下皆動、然主戰者、奉 勅、主和者、違 勅、而主和者、名資雄略、而実畏戰也、主戰者、多齟齬自守、不知宇内之大計、而主戰者、要皆忠臣也、主和者、要皆邪人也、幕府西城、紀伊一橋各有入繼之謀、而終歸紀伊、黨紀伊者、皆邪人也、援一橋者、皆忠臣也、故紀伊一入、一橋及尾張水戸越前、皆不免於毒害矣、畏戰主和之徒、今已和墨夷矣、魯使亦登城拜礼矣、暗船則入品川矣、魯暗帖然出墨夷下乎、且邪人違 勅成和、貶黜廢錮懿親貴戚、懿親貴戚、安然甘邪人後乎、此二者、今日時勢之大機關也、

（同 二）

關東二奸、曰關老堀田備中守、曰紀伊附老水野土佐守、水野蓋竭紀國財力、要結幕吏、遂成紀侯入繼之局、堀田蓋深受墨夷囑託指嗾、違 勅旨、排正議、以逞一己之私見、調印條約矣、小人之情、見利則合、二奸戮力、固其所也、罰一橋及尾水越者、固因夷事乎、抑繼嗣事乎、水野所議乎、堀田所爲乎、要之、二者形分而力合、勢合而心分、今之合者、暫見利也、一旦利去、合者復分、是可豫卜也、

（同 三）

堀田及松平伊賀守罷、以太田道醇、間部下總守、松平和泉守代之、間道醇八十耄夫、何能有

（同 四）

爲、然以正論爲一時重望、人或喜之、殊不知堀田自貶黜、願薦道醇、以壓物議、猶王莽用孔光也、是以堀田貶黜、即日尾水越橋、亦皆蒙罪矣、爲之主張者、非堀田誰也、而與其謀者水野也、彦根及下總和泉、爲二奸所愚久矣、而不能知其機、悲夫、水野奸而有才、世頗畏之、其輯丹贖書、以欺國學者、練銃陣、開製藥局、具測量器、以收洋學者、又開墾蝦夷、以示雄略、亦一時之豪也、然癸丑春、余遊大和和泉、路人說紀國事者、必先罵水野、然後及于其他事、月性云、新宮二十三村、民交、頗唱大義爲辭、不_レ易_レ違服、是丙辰歲、月性遊和歌山、親聞之其吏人云、水戸人亦云、甲辰國難、水野大爲出_レ力援義徒、而觀近所爲、眞爲兩人矣、合而攷之、水野之淺深可測已、

（同 五）

大王去_レ邪、邑岐山下、自是卓識、不_レ去、則舊習陋俗、万難可_レ除、小人宴安姑息、不_レ可_レ違_レ革、一旦舉去、如婦之從者、皆忠肝義膽可_レ賴之人也、今天朝確乎鎖國、不_レ以物論從違爲_レ交、其亦有見于大王之事也歟、匈奴冒頓、大逆無道、不_レ可_レ以_レ人理論、然其取_レ東胡之策、其機頗似_レ大王矣、但大王之志大慮遠、誠非後人所_レ能及也、偶與諸子講_レ綿詩、故及_レ之、

（同 六）

越前侯幼有英名、又與水戸老公協心謀事、天下服其正義、近來乃有黨邪議之間、人爭答_レ之、余謂、畏_レ正不_レ克、乃反與邪議、誠如無特操、然其君臣苦心、亦有可憐焉者、先

是、越臣中根鞞負、私謂人曰、越前家與外藩諸侯異矣、大小不得不下與幕府同也、鞞負補佐越侯于幼時、忠勤到于今、其人本有本末、非苟與邪議者、因思一橋之議、實出于越前、一橋事乖、則其禍及越侯、而其臣爲主謀不忠也、則姑變其說者、所以歛前議之跡、而全侯於既缺也、侯全則水尾亦倚而全、而幕府亦可以全也、然則犯天下之謗議、而姑黨邪議者、其臣爲國謀甚深也、然謀深而事乖、則人得爭咎之、吾深悲之、

(同七)

彥根大老、已逐佐倉上田、又廢鋼尾水越、是以人惡其擅權逞私、或至流言刺客逼與、彥根之罪固不可道、雖然徒咎彥根、而不問使之者、特失首從之科矣、余聞、彥侯之始入國、有二歌、以賜國人、頗有愍恤之意、且其初政、蓋亦有可觀者矣、然丑寅之際、乃黨邪議、到今未悛、而其爲政弛以肆、將士解体、觀乎相成、亦可見也、然則彥侯仁厚長者、乃爲邪人騙謾、高貴人之常習耳、是余首從之說、所由起也、

(同八)

癸丑六月、墨使始來、呈國書、幕府受之栗濱、栗濱近浦賀、在相摸界、故事非長崎、不許夷船入港、栗濱受書、非故事也、而幕府奏、天朝、令諸侯、並以一時權道爲言、天下皆有不服之心、而天子最深軫念焉、自是天子憂勤惕厲、聖德日躋、爾後鑄鐵改元、詔宣累下、聖旨所以諷導征夷者、蓋非一日也、而幕府漫然、一無所省、親夷益密、丁巳墨使持假條約來、幕府不復以天朝爲意、堀田之上京、威風稜々、傲然自得、

天勅一發、公卿感奮、堀田蹙然無復措對、皆出其算外也、堀田已歸、幕議稽延、一旦墨使復來、乃以急遽、嘗天朝、謂是可制、天子矣、而天朝固已算焉、故不肯較、是非于其間、直勅幕府、召三家大老、是亦出其算外也、而幕府鋼尾侯及水老侯、事又連水今侯、而紀則有入繼之事、是使彥根上京、如不得已也、彥根頗與邪議、則幕府之使之固當、而天朝未必爲患也、吾因通論之、天朝終始以誠待幕府、而有算焉、幕府終始以詐應、天朝、而無算焉、詐之不可以克誠也久矣、則算之有無、固當然爾、而今而後、天朝願必有大處分、吾日舉頭以待之而已、或傳、廷議已略決矣、蓋天子奮然勅征夷曰、尾水與越、皆正議之臣也、征夷私意黜斥之、是內必有姦臣也、征夷若不、能誅姦臣、朕將勅天下諸侯堪其任者、而殛之也、嗚呼、此詔果發、大事之定不在遠、而草莽囚室、死猶有餘榮也、

右八條、今茲八月上旬、予漫書之、以藏諸篋中、已而覺時事頗與臆度符、而其以有所不合、與後所聞知、更揭之左方云、九月朔日識、

夷狄之謀、深且遠矣、以常情論之、魯暗固不當帖然而已、而魯暗乃無事而退、是其志不好戰、而欲使日本自潰耳、而奸邪人自以爲得計、正論君子、茫無措手處、並可悲也、近竊觀越前侯賜家中親書、謂爲國竭忠、罪死自期、汝臣僚不勝憤懣、而輕蔑幕命、非

(四條ノ一)

吾志也、尾水二侯、其意蓋亦如此、方今幕府誣罔正論、天下之事、繫于天朝及二三有志大藩、如尾水越等、蓋其最翹々者、天下正論之所倚而定焉、今三侯而箝默、天下之正論沮矣、然三侯之意必謂、奸邪一時之威焰、不可當、而寧得久乎、天下諸藩、亦有正議者、默然守正、外必有援、嗚呼、三侯徒知天下之正理、而不知其勢也、群鶴和鳴、一雄斃鉞、則餘者皆揚、漢高傷足、出巡其軍、士氣乃不懾、是今日之勢也、加之正論一沮、邪氣隨旺、孰遽克滅焉、

(同二)
頃觀在江諸有志書、多笑奸邪覆忠正、以爲無智無謀、自速敗禍、已則漫然不以世事經心、坐待時機之會、吾恐其措心之粗也、奸邪敗禍、誠不遠矣、然奸邪沓疊、前狼後虎、夷狄日益得志、據吾要會、誘吾蠢氓、而忠臣正士、依然失職、國事不可復爲矣、嗚呼、不及今爲謀、而尙何待哉、

(同三)
傳聞、堀田未上京之前、權勢在伊賀上、上京之舉、伊賀固止之曰、此等議、幕府斷而行之、可也、何待、勅允、堀田不聽、蓋謂、吾懷千金而入京、京紳何能爲焉、已事出意外、堀田惶恐、辟易東走、伊賀之權、於是侵堀田而上教等、二老之同惡相濟、猶相忌害如此、何況堀田於水野乎、且聞、間部亦奸邪、濟之以驚悍、是最可憚者也、然則堀田一旦貶黜、他人已扼其後、勢不能復起、以暴代暴、天下從而潰亂矣、

(同四)
吾初臆度、天朝必有大處分、已而傳聞、八月七日、勅諭下幕府及尾水二家、公卿又交

致內書于親姻名藩、此事果實也、天朝處分、安有大焉、且吾私觀其辭令、蓋謂、當今誤大事者、幕內必有奸猾也、不然征夷安至此乎、且責諸藩、以下匡救征夷、殄滅奸猾、其寬仁明確、雖螻蟻之微、聞之寧不感泣哉、况嚴然有土之君長乎、然而不能奮飛者、爲幕府積威所約也、顧身家而忘天下也、謀利營私、而不忠、天子也、嗚呼、譜第小藩、幕府積威、藉爲口實、猶之可也、尾水諸藩、不能於是決機、賢声令望、皆假也、而措天子于何地乎、初吾傳聞、某堂上窃奏、天子曰、京師近海、虜患難測、何不豫徙蹕於吉野、以下永吉、天子逆鱗曰、朕爲皇神、列聖、守斯土、護斯民、昔者桓武實肇此都、以迄于今若干年、未嘗一遷徙避敵、今一民尺地而猶存、都不可遷也、万一不可爲、朕當爲皇神列聖、與斯民斯土殉也、若乃所遷、則一泉涌寺而已、今日之事、尾水諸藩、安然拱手、默然坐視、終成萬乘泉涌之幸、雖有賢声令望、與奸臣猾吏、何以別乎、

(一條)
十二月廿四夜、桂小五郎來、具談堀田及西城事、大異余所測、因錄左方、以正前條、堀田本自善人、然無氣魄、處事不透、初西城之議起、有志之士僉曰、使越候攝幕務、因上洛奉勅旨、則天下太平、而德川中興矣、然越侯不可先議、々々一橋、乃爲可、於是、

謀之越臣、々々深以爲然、然議不可自越發、乃謀之内藤駿河守、駿河守往説阿侯曰、公德川之周公也、今繼嗣未定、人心洶々、東照之靈、天下之望、舍執事其誰也、阿侯愕然曰、子其何以教之、駿河具陳一橋之賢、侯即往謀之堀田、々々諾之、已而松平伊賀守爲閣老、伊賀守國極貧窮、因説越、出金大助之、且語以謀、伊賀亦諾焉、於是、墨使之事起、堀田上京取旨、而聖旨不允、堀田滯京日久、當是時、水野土佐守、日窺伺間隙、遂結納彦根、舉以爲大老、其後違勅調印、皆歸之堀田松平、一同罷免、一橋之謀破、而紀伊之入繼成矣、天下之事、於是不可問也、是五郎與齊藤彌九郎、實潛預其事云、吾亦聞之、間部之上京、首諧水戸曰、違勅之舉、水戸實知之、水戸本以尊王攘夷自任、今貪其子入繼、乃私黨堀田松平、是水戸之所爲奸也、由是觀之、繼嗣之議、堀田右一橋事、已達、天聽可知也、但堀田之善、善柔也、姑息也、無是非之心也、何也、墨使之言、虛誇無禮、渠已甘受奏問、天子不允、猶尙調印、善柔姑息、無是非之心者、非乎、嗚呼、堀田、實天下之罪人也、

(因室應度終る、以下二文はその附録に見るべきものである)

(周布氏ノ説)

(岡部筆)

周布氏ノ説甚以一定ナラス初メ中村道太郎ヨリ承リ候所ニテハ 殿様正議ノ諸侯ト共ニ御上京被遊徳川御扶助公武御合体ノ儀被遊御周旋候由此説略聞クヘシ其後松島瑞益赤川直次郎ヨリ承

リ候所ニテハ 殿様御早目ニ江戸 御出府被遊彦根へ御直言ノ御積リノ由此説最モ危計ト云フヘシ其危キ所以委細書付ニ致シ瑞益ヲ以テ申述候處周布云 御出府ト申候テモ一旦 御上京正議ノ諸侯ト一同 繪旨申請一同東下被遊ナリト果シテ然ラハ尙疑念有之候初メ瑞益直次郎ヨリ承リ候ニハ薩越因筑各其説有之候得共 本藩ハ薩越へ御肩ヲ並ヘラレ候様ニモ御及難ク因筑ノ後ニ御從ヒ被遊候テモ不ニ相濟依レ之御獨力ニテ彦根ヲ御説破被成候事可然トノ事ナリ其危計ナルヲ難シ候得者直ニ諸侯一同ノ説ヲ被立候諸侯一同ノ説ハ一昨夜九瑞益ニ答ラレ候所ニテ昨夜十前田ニテノ話ノ由杉藏ヨリ傳聞ノ所ハ又 御出府ノ上彦根ヲ諫ルトノ事ノ由如レ右反覆無常ハ実ニ無覺束事ニテ政府ノ人ノ口上正覺不レ申候要レ之カ、ル危計エ 君公ヲ直先ニ出ス可実ニ恐多キヲ奉存候楚ノ子蘭カ懷王ヲ進メテ秦ニ入レシト同日ノ論ニ御座候況ヤ 御兩殿様正江戸ニ御滯被遊候事彌以所謂王與太子具困ニ於諸侯ト申勢ニ相考ラレ候然正 御兩殿様御正議御立貫被遊候上ニテ幕禮ヲ蒙ラレ候ハ湯ノ夏臺文王ノ羨里ニテ御當家御美目正可奉申上候得共彦根誠實温言ニテ憐ヲ乞候時ハ甲寅ノ歲阿部侯御論辨近クハ昨年コンシユル一條ノ覆轍ニ出候事必然ニ御座候其節ニ至リ臣子何ノ面目可有之哉扱其末ハ承久ノ覆轍更以難測候右ニ付御早登リ 御着府ノ上彦根御諫争ハ幾重モ 國家ノ大事ヲ誤リ候事必然ニ御座候 御上京モムサト被遊候事不レ宜也

(愚按)

愚按左ノ如シ

- 一 (家老註) 彈正殿只今之御役ニテ京都へ御使者
- 一 一手ノ人数可レ被_レ召連_二候
- 一 有志之士依_レ願同断
- 一 京都御留守居奥番頭格ニノ宍戸九郎兵衛御用談役井上與四郎御手元前田孫右衛門御政務坐周布改心ニ候ハ、可_レ用若改心不_レ致候ハ、中村道太郎來原良藏ニテ可也
- 一 (論) 韃負殿行相暫時兼帶
- 一 御末家岩国召出
- 一 越薩因筑等ト御書翰
- 一 御直翰ニテ 若殿様京師迄御召登セ長井雅樂改心ニ候ハ、可_レ用若改心不_レ致候ハ、御表ヨリ御小姓一人御使者ニテ來島又兵衛へ警衛可_レ被_二仰付_一候
- 一 但長井周布改心不_レ致候ハ、野山屋敷へ入牢可_レ被_二仰付_一候
- 一 彈正殿京邸着
- 一 關白傳奏勸修寺等へ行口上同様
- 一 此度主人使者トノ罷登候徳川御扶助公武御合体ノ事ニ付 勅旨遵奉仕万事奉_レ遂_二其節_一度

- 奉_レ存候御指揮奉_レ待候
- 一 所司代ト間部へ行口上同様
- 一 此度主人使者トノ罷登候次第云々 叡慮相伺候上方端御相談仕度候
- 一 彦根家老へ書翰
- 一 此間主人ヨリ尊候へ呈書仕候趣御答承度尙此度上京之次第云々
- 一 諸藩京邸留守居へ一通リ達シノ上人指ヲ以テ召寄相談
- 一 天朝へ建白ノ條件
- 一 尾水越ノ幕貴御免可_レ然段 勅詔
- 一 三家大老召登セノ催促
- 一 公卿ノ傳手々々ヲ以諸候召登セ
- 一 諸司代大阪御城代京坂町奉行伏見奈良堺等ノ諸奉行
- 一 右之面々へコンシユル申立ノ件御採用難_レ被_レ成段 叡慮候間存念可_二申上_一候
- 一 諸國忠義士召登セ
- 一 忠義士蒙_二幕貴_一候者 勅免
- 一 叡慮相伺 若殿様御上京之事

愚按大略右ノ通りニ御座候大臣第一罷登第二 若殿様御登被遊其後自他ノ御模様御觀察之上
御留守御末家岩國等ニテ無御心元儀無之候ハ、御上京モ不苦候如是候テ祐君臣之義父
子ノ親モ相立可申奉存候

若殿様御上京之儀反復思惟仕候所脱走等ハ所詮危計ニテ必不_レ宜候 君公思召筋ヲ以テ幕府へ懇
切ニ御申入ノ上幕議幕行不_レ申候ハ、上京ノ上公武御合体ノ儀屹ト周旋可_レ仕段御願出ニシカズ奉
存候兎角天下ノ事、巧詐不_レ如拙誠ノ義御熱思可_レ被遊候

戊午十一月富太(岡部)

(品川氏編幽室文稿
卷之三此文の末には
戊午年十一月十一日
ナルベシとある)

(嚴因紀事參照)

周布公輔事二條

周布公輔、使中村道太、松島瑞益、赤川淡水謂余曰、頃某々四候、將上京陳誠、事果決也、
吾公當直詣江戶一諫彦根耳、不費書生啜々也、余反復論詣江戶一諫彦根之非計、又論
行相當三代公上京、條記頗詳、已附前田致遠、欲其示公輔、聞來原良藏言、公輔果見之矣、
已而行相家臣、大谷茂樹來云、主公有君公詣江諫彦之言、子以爲何如、余驚曰、此事余已
辨駁公輔、公輔說窮、主公顧未聞乎、公輔壅蔽、其罪莫大、且如國事何、茂樹亦驚曰、吾
將歸問主公也、公輔又使良藏語余曰、長井此行、將過京請一行詔書、勤王之事、不

公輔固良三ヲシ
テ語シメズ、良
三モ亦敢テ公輔
ガ爲ニ語ズ、シ
カシ、御政務坐
成リタキ故、
周布が御使を去
たタも知れぬ、
疑ふべし
(來原良藏評)

使長井請一行之
事、公輔固不語
良三、而良三亦
不取語之義、卿
只承公命而京
師立ヨルト云
耳、要之公輔ガ
是迄ノ話ハ、今詔
ヲ請フ者順序ニ
アラズ、(同)

△曰誠然、請自
今之後、余自爲
子之事、此後ハ
余之事、御相談を
何事も御相談を
致すまじ、余曰、
皇運之將に開け
んとする妨を、
す者よ非ず、謹
すんで前議を諾
す矣、(同)
○是を佐世氏に
證すべし、良三
敢て無益に此人
を伴ふ、とざる、
り、(同)
□書生議論よ逼
るが、論を止む
るがよし、(同)

日舉行、不費書生啜々也、良藏與佐世八十郎來傳其語、且曰、勤王之事、余已委之公輔、
足下若諒余、何不與余同、嗚呼、余與良藏交遊、非一日、相諒非二年、余交遊同志者不
少、然其間性行意見、不能無少扞格、至良藏及桂小五郎、萬無有異同、即一有之、一
言乃合、今乃以是見逼、吾豈得違之哉、然心遂不能平、且謹對曰、諾、三人默然、對坐久
之、余曰、吾其遂老山林乎、政府果能勤王、何待囚奴誓言、且如囚奴者、快々寧堪與噲
等伍乎、況口舌啜々、無益于事、吾其遂老山林乎、良藏慍曰、是則貪功名也、非忠義
也、余曰、固也、余之不忠不孝、貪功名矣、唯爲人所不能爲、言人所不能言、舍余
無其人也、舍是無余事也、時良藏因銃陣事、將西往長崎、頗有得意之色、余因曰、今
奪公事、與以一助筆、公猶能致力守職乎、抑思山林乎、良藏益慍、時夜將明、霜重月
寒、余爲置酒、寓送別意、良藏酒量固大、僅傾三小盃、不顧而去、八十亦從出、嗚呼吾實功
名士、非忠義臣也、然國家請詔勤王、果非虛言也、雖非出自自己、固將扞躍之不暇、
何不平之有、請更以良藏所言、證請詔之非矣、且明不平之由、良藏曰、公輔欲使余探
筑前薩摩事情、余曰、公家議論、遂一見告、吾將往三藩、謁其君相、告以所由、且聞其
旨而歸、否則不能也、公輔不能答、夫請詔勤王、豈易事乎、內議諸將相大臣三末岩國、外
謀諸同列諸侯、熟觀其趨向、然後下手、猶恐其不成而有妨、今逼書生議論、輒言請詔、

不敢言(來原)、又曰、公輔言、此事切不可令寅二知、寅二知之、必筆諸紙、是可懼也、夫請
 孰敢信之、詔勤王、豈隱事乎、事果成也、天下君子、將載筆環立、書諸卷冊、昭耀千古、雖無寅二、
 世寧乏筆紙之人哉、然寅二非空文之士、謀之宜密、安妄筆之、唯公輔之懼、則有虛僞之
 之言、口外乃消、或有不讎、他人則笑而已、寅二則筆之往攻、是公輔之懼也、就思之、
 吾之不平、豈其無由乎、然長井請詔之事、公輔嚴禁其漏洩、余極知其事之非信、故公然告
 之人、暴公輔之虛妄、嗚呼、使其事信、余漏洩之罪、其可勝誅哉、然事果至于此、國家之
 福、寧有下大於此二者哉、

(餘白に松陰と來原の筆で左の朱書がある)

十一月廿日、岡部福原持此書詣彈相(益田源正)

廿一日夜、小田村至藤井庄兵衛、

廿二日、小田村至彈相、

廿三日、小田村至前田、(以上松陰)

詔を請ふと云事は周布より一言も聞ず、故に良三も始終其事を云はず、

外に言事はなし、只前に言如く義卿は義卿の事をあすべし、良三は良三の事をあすべし、

周布が彌奸物あらば速く斬るとも殺すともするがよし、良三はいまだ周布が奸を覺へず、故に

(自筆他筆を混す)

御同意は致すまじ、(以上來原)

論周布兼議兩府撰充

周布政之助、誣妄反復、其得罪正論、固不勝計也、然余之心、未以為止于此、吾公勤王之
 志、固已確乎見于親書、而周布撓之、且聞上京之次、謁三條公、有所陳說、吾察其說、決
 非正論、宜使周布白之、周布若不白、吾則代言之、吾之洞識、透人肺腑、今若代言、周
 布決不得別有言也、周布說蓋曰、天朝願持重不移、確守前議、而勿聽浪人妄語、一旦天
 朝有變、寡君提兵自出耳、決不勞宸襟也、嗚呼、所謂浪人者、精忠苦節士也、妄語者、讜
 論正議也、幕府蓋監元弘之變、決不出承久之逆、是以徒能除精忠苦節、讜論正議者、以殺
 天朝羽翼手足而已、不致以凶逆少加天子、使天下不能名而興焉、是幕府之奸也、周布
 之智、蓋知之矣、故曰天朝以此言、計事不至君公自出也、殊不知幕府親外夷如良
 友、畏外夷如嚴君、足以吾國情實、輸于外夷、若使天朝持重、諸侯親望、則其事成矣、周
 布之說、正陷其術中、其実巧於謀身而不顧國家天下也、然則周布上欺天朝、下謬我公、
 挫有志之論、而迎合幕府之姦吏、罪不容於誅也、宜奪其政務、然後嚴議其罪可也、然
 周布亦人傑、內自懷邪說、外拒世俗邪說、故世俗邪說、時周布覆敗而起、是衆人之所見然也、余所見則不以爲

此論不盡中一と云せず、只五分の一を得る耳、
(來原評)

(東京吉田氏藏の撰
充論案中左の語がある)

井上ヲ江戸方へ郡ヲ
取、前田へ郡ヲ
兼サスル、皆々
不面白、幸ニ
ヘカ、策ナカル
來原歸レリ、唐
船方ヘスヘシ、
長崎ハ、山田七
兵衛適當、山田
山田、十九日、
ハ忌明、ふり、

然、不可不爲之後圖也、請終策之、行相府、政務之本也、當妙撰人才充焉、前田孫右衛門正直好善、有樂正子之風、宜爲御手元、穴戸九郎兵衛剛直有器局、宜爲御政務座、參御手元職、來原良藏節概勇士、中村道太郎才智兼具、皆御政務座之材也、來島又兵衛膽力過人、又有精算密思、爲御用所、有益于正論也、要之此五人者、其才智或有讓於周布者、然皆容人言、與正義、豈非內藤圓活、周布奸猾之比也、嗚呼、奸猾者、万不容誅、圓活者、用得其當則可、寧可違舍哉、且行相府絕爲正義、國相府當從而正焉、請亦策之、國相府之務、重在民政理財、內藤万里介有吏才、民政理財、蓋其所諳練、宜爲御手元、井上與四郎之才似內藤、更恬活喜事、宜爲郡奉行、兼御用談役、又管民兵調習事、二人今職非當、移之此職、其必有効也、兼重讓藏有學有才、所乏者、剛銳之氣、骨鯁之色耳、今職亦非當、爲唐船方有益也、渡邊伊兵衛在國相府太久、其典故諳練可知矣、且其人善良、不革今職、可也、兩府撲充、大者如此、其他則不言而可、嗚呼、周布之罪、不可不議、然徒議其罪而不爲後圖、則欲益反損、欲成更壞、故余不憚嫌忌、公言如此、苟存心勤王、欲忠江家者、其幸議其當否、

後の論適當 (來原)

己未御參府議

當今急務之儀中々多端ニ候得共差當リ候ハ來春御參府之一條ニ候大義ヲ以テ論候得ハ六月廿一日ノ違勅ニテ天下ノ諸侯徳川氏ヘノ向背ヲ決シ專ラ叡慮ヲ奉シ違勅ノ罪魁誅戮致スヘキハ當然ニ候得共天朝ニテモ格別御寛大ノ叡慮ニテ徳川御扶助公武御合体トノ事ニ付今ニ至ルマテ天下因循ニテ打過候然モ幕府ノ奸吏不替頑然罷居候所ヘ趨争奔競致候事天朝ヘ對候テモ恐多キニテ殊ニ御當家格別ノ御門地君公格別ノ思召有レ之處ヘ連屬致サ、ルコト被相考候ヘハ正義ニテ申候所ニテハ來御參府ハ先御見合ニシクハ無レ是候更ニ利害ニ雜テ是ヲ論シ候時ハ尙以ノ事ニ候當今天下形勢變革日ニ迫リ候ハ人々ノ所見ニテ來未^(安政六年)ノ御參府ヨリ申ノ御歸國迄ノ無事甚以テ保難ク候御參府中若事起リ候ヘハ誠ニ以テ危キニ候事ト申候ハ有志ノ大藩俄ニ上京致シ天朝ノ御力ヲ添候カ又ハ本國ニ割居據致シ幕府ヨリ擊手差向ラレ候カ又ハ民間士林義勇頑兇ノ徒党ヲ結ヒ幕府ノ奸吏ヲ打毀候カ孰レ内乱ノ恐有レ之候外夷トモ何程平穩ト申候モ何如ナル申結ヨリ事起リ可レ申哉モ難測候一旦事起リ候節吾藩幕府ノ御首尾合十分宜シク候ハ、奸吏共ヨリ手ヲ下ケ何如ナル難題御頼入相成ヘクヤモ難測候設テ申候ハ、彦根等ヨリ吾公御直對ニテ扱墨魯暗拂四國ノ儀孰モ盛強ノ國勢ニテ太平打継キ候末ニテハ幕府トテモ四國撻伐ノ御力乍恐無レ之家門外様大小藩ニテモ是祐ト申屹ト幕府御頼ト相成ヘキ國無レ之依レ之不得己目前ノ近禍御拒キ被遊後來遠大

ノ御計算御建可レ被遊御見詰ヲ以テ權宜ノ御處置ニテ六月廿一日ノ調印ニ及ハレ候上追々天朝へ御申解有レ之候元來將軍ノ職ハ君命有レ所レ不レ受殊ニ鎌倉以來柳營ハ軍國治乱ノ事御代々丸ニ御委任ノ筋ニテ和漢無レ例御權勢ニ候へハ是式ノ事ニテ中々違勅杯ト申ス譯ニハ無レ之天朝ニ於テモ決テ左様御心得違ハ有レ之間布候得共浪人無頼ノ^(族カ)簇類リニ天朝ヲ蠱惑シ其毒諸藩ニモ及ヒ候故追々幕府ニテ御詮儀ノ上御沙汰モ有レ之候得共尙又其毒已ミ難ク苦心罷在候幸ニ貴君幕府へ御忠志屹ト相顯レ候ニ付加様加様御頼思召杯ト仰ラレ候ハ、其末何如成行可レ申哉若又正論御立貫ニテ奸吏ノ意ニ觸レ候事有レ之尾張水戸越前等ノ如ク幕譴ヲ蒙ラレ候時ハ只今用レ事ノ臣ハ盡ク御尤ヲ可レ蒙ハ當然ニ候其餘ノ國勢何如成行可レ申哉是モ若殿様ニテモ御國ニ被レ爲居候ハ、行相國相廉頗蘭相如ノ働モ出來可レ申カナレ共是以誠ニ恐多キヲナリ況御兩殿様共江戸ニ御留ナサレ候ハ、趙國ノ如クハ万々不レ參候且君公果ノ御參府被レ遊候ハ、吾輩ノ正論實ニ御首尾ノ御妨ニ相成候事ニ候得共吾輩正論ヲ已メ候時ハ防長ノ正気ハ是ヨリ地ニ墜チ永ク國脉培養ノ手段ハ無レ之候間御一代ノ御首尾ノ爲メニ正論ヲ止メ可レ申カ末代御國脉ノ爲メニ正論ヲ張り可レ申カ甚左右ニ惑ヒ居候就テハ來春ノ御參府ハ御病氣ノ御唱ニテ御見合可レ然候左候テ行末ノ見詰ハ此一舉即チ富國強兵勤王ノ大本ニ相成可レ申候勿論如レ是被ニ仰出レ候節ハ御一門御末家岩國等へモ御示談協同ナラテハ不ニ相捌レ候御病氣ナレハ幕府ヨリ御國目附來ルヘシ來リ候ハ、先御參勤ノ御入費ヲ悉ク擲ツト申

此論も亦御同意
(來原評)

積リニテ厚ク供應待遇シ日夜辨士ヲ遣シ天下ノ大義吾勤王ノ誠意等説諭シ容易ニハ返スヘカラス目附留居候間ハ幕府ニモ邊カニ是ヲ躰食其唐儉トシテ兵ヲ吾ニ加ヘハ致間布候目附誠ニ吾論ニ信服致候ハ、放還シテモ宜敷永留サセテモ宜敷候不服ニテ強テ歸リ候ハ、其時祐上ノ令迄モナク有志ノ吾輩自ラ處分アルコトニ候目附去リ候上ハ吾防長兩國必死トナルナレハ富國モ強兵モ勤王モ皆本氣ニナル故大業是ヨリ成就仕ヘキニ此度御參府被レ遊候へハ御兩殿様共ニ奸吏ノ掌握ニ入ラレ御國ノ正論義氣地ヲ拂ヒ江家ノ名譽ヲ墜シ勤王ノ義舉已ミ果候ノミナラズ奸吏覆敗ノ時ハ從テ覆敗スルコト必然ニ御坐候御參府無レ之候へハ若殿様御上ハ誠ニ危ク候ヘハ御國ノ正論義氣益盛ニ江家ノ名譽愈揚リ勤王ノ義舉是直ニ起リ可レ申且奸吏ノ覆敗ハ孰レ不レ遠事ニ付暫時ニ屈ノ永遠ニ伸候ハ必ス此一策ニアルニ具眼ノ人々注意セヨ

* 未定稿附三和作一

丁巳十月廿六日堀田備中守宅ニテ墨使申立ノ趣論駁條件

長門 吉田寅次郎矩方

日懇切、曰明白、曰大君殿下ヲ大切ニ存候由、開口ノ演説ニ、イデ其懇切ナラズ、明白ナラズ、殿下ヲ大切ニ存サル由ヲ、次々ニ論スヘシ、

* (原本には、この六字の下方に松陰の二文字があり、この表題に「外に大書してある」)

合衆國ト條約成サル、ハ、御國ニテ、外國ト條約ノ初故、大統領ニモ、御國ハ他國ト違ヒ、親友ト相心得ル、是彼ガ所謂懇切ノ意ナラン、然レ、彼レ條約ノ國々甚多シ、何ソ獨吾國ヲ親ムト爰ニ至ランヤ、其我ヲ親ムノ意ハ、蓋シ謂ラク、日本宜シク魯暗拂ヲ棄テ我ヲ厚クスヘシ、吾乃チ深ク日本ヲ愛護セントナリ、然ラハ則彼ノ懇切ハ、吾ヲ臣妾ニセントスルニ、宇内獨立ノ大日本ニ、安ソ犬羊ノ庇廕ヲ受ル是ニ至ルニ忍ヒンヤ、

合衆國ハ、外國ト違ヒ、東方ニ所領ヲ得ルヲ願ハサル由、東方トハ、墨夷ヨリ歐羅巴ヲ東トシ、亞細亞ヲ又其東トス、即大東洋ノ地方ニテ、本邦、支那、印度等ヲ指シ云フナリ、大東洋ノ地方、墨夷實ニ未タ寸地尺壤ヲ有スルヲ能ハズ、力未タ足サレハナリ、力已ニ足ラハ、伊西班牙ノ呂宋、和蘭ノ瓜哇、暗夷ノ齊狼(セロレン)ノ如キ者アルヲ欲サランヤ、唯其力ナキヲ以テ、反テ仁義ノ言ヲ假借ス、憎ムヘシ、幕府ノ諸位、若シ能墨夷東方ノ所領ヲ願ハサルヲ保セハ、吾亦墨夷ノ力未タ足ラサルヲ證セン、且、其外國ト違フト云フハ、亦魯暗拂ヲ貶スルナリ、

合衆國他方ヘ所領ヲ得ルヲ禁スル由、地統ノ地ハ、追々蠶食シテ禁セス、獨他方ヲ得ルヲ禁ス、陋弊ト云フヘシ、

國々ヨリ合衆國ノ部ニ入ルヲ願ヘレ、都テ斷リニ及フニ、「サントウキス」辺モ亦然ル由、是ハ彼國ニテ眞ニ然リト云ハ、強テ辨スルニ及ハス、然レ、喋々シク、此無緊要ノ談ヲナスハ、日

本ヲ合衆國ノ部ヘ入レントスルニ非スト云テ、吾心ヲ安ンスルニ、抑是等ノ事ニ就テ、常ニ吾師平象山ト、我邦鎖國ノ弊ヲ慨嘆セシトシ、誰カ翼ヲ生ノ「サントウキス」ニ至リ、其実否ヲ糺サハヤ、

是迄、一里タリテ、干戈ヲ以、合衆國ノ部ニ入シ、決テ無レ之由、是ハ大虛言ナリ、往古ノ事

ハ姑ク置、甲寅墨使彼理ノ來ルヤ、幕府ヘ獻納ノ書目ニ、墨是可戰勝圖トカ

是語記スル所ノミ
細查セハ自ラ見ユ

物アリ、又一醉夷、橫濱會館ニテ、劍ヲ拔テ、墨是可戰捷ノ様ヲナシテ、自ラ其功ニ誇リシ由、

親シク其様ヲ見タル者ヨリキケリ、是新墨是可ヲ合衆國ニ入タル片、干戈ヲ用サルト云フヲ得ンヤ、其説ノ明白ナラサルヲ是ノ如シ、

右ノ如ク、合衆國一体ノ風儀ヲ云フハ、飴ヲ舐ラスル手段ニ、飴中毒ヲ置、其誰カ知ラサラン、五十年以來、西洋モ種々變化シ、蒸氣船發明以來、遠國モ手近ニ相成由、是ハ実話ナリ、

エレキトル、テレカラフノ、和蘭人ノ風説ニモ同様ニアリ、蓋シ実話ナラン、然レ、天子明見万里外ト、階前千里朝廷万里トノ論、國政ノ本也、安ソ此機巧ヲ羨ンヤ、且橫濱ニテエレキヲ仕懸タルヲ親シク見タル者ノ話ヲキクニ、唯一兩字ノ相紋符牒ノ如キ者ニテ、何ソ機密ヲ詳報スルニ足ンヤ、况ヤ、兵家由來忌糜軍、李唐失策在監軍、何況エレキトル、テレカラフチャ、一筆之ヲ勾シテ可ナリ、

カルホルニヤヨリ日本へ十八日ニテ來ルモ、蒸氣船故ノ由、彼理ノ書ニモ是ヲ云フ、小兒ヲ嚇スルノ語ナラズヤ、十八日ニテ來ルヲ恐レハ、若シ一兩日ニテ來ルノ近地ニ居ハ、遂ニ國ヲ爲スヘカラサルカ、敵來ルノ遲速ヲ問フヲ用ヒズ、唯国力ノ強弱何如ト願ルノミ、

西洋各國ニテハ、世界中一族ニ相成度由、然レハ魯暗拂如キモ、墨夷ト同志ノ國ト云フヘシ、何ソ下面ニ云々スル如ク詆毀スルヲ用ンヤ、

遮テ外ト交ヲ不レ結國ハ取除ル由、取除ニハ、干戈ニ非サレハ得サルハ固ナリ、若果ノ干戈ヲ用ハ、合衆國ノ部ニ入ル、ニ非ス凡同事ナリ、是前條ト齟齬スルナリ、前條ヲ以テ吾ヲ恩誘シ、此條ヲ以テ威嚇ス、墨使ノ苦心、明者一目、燎トノ火ヲ覩ルカ如シ、

右一統致ニ付、二ノ願アル由、此二願眼目ナリ、注意スヘシ、

其一ハ、事務宰相ミニストル一名アゲントヲ都下ニ置附度由、勿体ナケレバ、墨夷ノ大統領ト、我將軍殿下ト同等トミル時ハ、アゲントハ御老中ト同等トスヘシ、若シ彼其強大ヲ挾ミ、我殿下ヨリ一等上ニアリト云ハ、何如セン、若シ又恐多クモ、大日本御宇天皇ト同等ト云ハ、アゲントハ將軍殿下ト同等ト云ハ、未タ知ルヘカラズ、大國ヨリ懇切ヲ以テ置附タル重役ナレハ、殿下ノ待遇何如ソヤ、幕吏ノ崇奉何如ソヤ、二百六十諸侯、何ノ面目アリテ、アゲントト比肩シテ登營スルヤ、且當今天下ノ權柄幕府ニアリ、幕府今舉テ是ヲアゲントニ假ス、匹夫匹婦ト

雖凡、其肉ヲ食ハント欲ス、苟モ魯仲連ノ志ヲ存スル者、默止スルヲ得ンヤ、且北條ノ悖逆、猶九世ノ榮ヲ保ス、武墨ノ淫悍、猶七廟ノ建ヲ果ス、夷狄ノ徳モ、黎民之ニ懷カハ、皇天其之ヲ棄ンヤト云ガ、即此事ニテ、我邦二百年來、太平ノ弊習、千万數ヘ難シ、墨夷若一々其弊ヲ刪艾シ、務テ民ニ便シ惠ヲ施シ、貧院、病院、幼院、書院等ヲ起シ、其奇技淫工ヲ以テ、智者ヲ眩シ、妖教貨利ヲ以テ、愚者ヲ惑ス時ハ、アゲントノ所爲、豈北條武墨ノ下ニ出ンヤ、然レハ、アゲントノ一條、苟モ心性智識ヲ存スル者、嚴ニ是ヲ拒絕セサルヲ得ンヤ、

又一ハ、國々ノ者、勝手ニ商賣致度由、是亦大ニ不可ナリ、交易ハ元來利ヲ争フノナレハ、官府ヨリ管轄シテスラ、萬國ヲ引受テノ事ハ、損得曲直ノ論起ラサルヲ得ズ、況ヤ、勝手ニ商賣セハ、其害豈云フニ堪ヘケンヤ、且國々ノ夷人、各吾戰ヲ畏ル、ノ國ナルヲ侮リ、暴慢無礼ヲ加ル時ハ、幕府何ノ術ヲ以テ是ヲ制センヤ、○此兩條、拒絕出來サル位ノ幕府ナレハ、幕府決メ自ラ存スル能ハズ、是ヲ諫争スルヲ成サル程ノ諸侯ナレハ、必ズ幕府ト淪胥共ニ亡フルヲ必セリ、假令匹夫匹婦タリ凡、天恩ヲ思ヒ、神州ヲ知ル者ナラバ、傍觀坐視スヘキノ理ナシ、然凡、幕府諸侯ノ滅亡スルヲ待テ後、大事ヲ舉ント、持重待時ノ徒アリ、是不忠且不智ナリ、何トナレハ、外夷ノ毒ハ、日ニ深ク月ニ増ス、アゲント未タ來ラス、商賣未タ始ラサル前ニ、大事ヲ舉ゲスンハ、何ソ事ニ及ンヤ、吾謹テ有志ノ士ニ告クルヲ爾リ、

右兩条ハ、墨ノミナラズ、国々ノ懇望希望ノ由、此語未タ明白ナラズ、西洋各国、皆兩條ノ事ヲ得ンコトヲ願フカ、交易ノ害、前ニ云カ如シ、各国ノアゲント、諸共江戸ニ來往セハ、江戸益々勝ユベカラズ、

日本ノ危難ハ、落掛居ル也、是ハ暗夷以下、歐羅巴各国ノ事ノ由、危難ヲ懇切ニ救ヒ參セントノ事、此一言ヲ聞テ、怒ルコト能ハサルハ何ソヤ、幕府陳叔宝、似全無ニ心肝、

暗ノ水師提督取結タル條約、彼政府ニテ不伏ノ由、又暗ハ日本ト戰フコトヲ好ム由、皆離間ノ語、又恐嚇ノ語ナリ、

暗夷ハ、魯夷ノ滿州唐國ヲ押領シ、遂ニ己カ印度所領ヲ奪フニ至ンコトヲ、特ノ外恐レ、拂夷ト一致シ、サカレン蝦夷箱館ヲ領シ、「カムシヤツカ」ト「サカレン」ノ間ヲ、海軍ニ絶切ント謀ル、而シテ唐國ト日本トハ、獨立ノ姿ノ由、形勢ヲ以テ云ヘハ、誠ニ然リ、亦一奇談ト言フヘシ、然ル魯夷已ニ此規模ナク、暗夷亦此ノ雄偉ナシ、画餅ヲ以テ小兒ヲ弄セント欲ス、惡ムヘキカナ、○魯夷已ニ清ヲ壓シ、暗夷亦日本ニ逼ル、而清ト日本ト孤立援ナシ、是ニ於テ、墨夷懇切ノ談ヲ發セント欲ス、以下先ヅ清ノ覆轍ヲ言テ、日本ヲ再其車ヲ覆スコトナカラシメント欲ス、是墨使游說ノ次序ナリ、是亦蘇秦張儀ノ流ナリ、

唐國ハ、十八年前、暗夷ト戰爭起ル、其時アゲント北京ニ罷在ラハ、其儀ニハ及フ間敷由、唐國

ノ存念ハ、廣東奉行ノ取扱ヲ以テ相濟セ、政府ニテハ取扱ハヌ様セシヨリ、破レニ及フ由、又奉行暗夷ヘ對シ、權高ニアル故、戰爭相起リシ由、戰爭ヨリ百万人ノ人命ヲ失ヒ、港々且南京ヲモ乗取ラレ、戰爭ノ雜費、和議ノ償料、餘多相渡シ、唐國大ニ衰ヘタル由、皆鴉片ノ役ヲ假テ、暗夷ノ戰ヲ好ム、恐ルヘキヲ言テ、吾ヲ恐嚇シ、其懇切ヲ賣ント欲スルナリ、

近日、又暗拂一致ノ、唐國ヲ攻ム、其勢暗拂ノ望、悉ク遂ケサレハ、全國皆二夷ノ所領トナルヘシ、拂ハ高麗、暗ハ臺灣ヲ領スルノ望ナリ、此戰和議ニ至ルル、諸費ノ償料多分ノ事ナルベシ、若シアゲント北京ニ罷居ラバ、天ニ誓テ、此戰ハ起サセサル由、餘リ淺露ナ游說ニハ無レ之ヤ、元來、戰ハ忿ト貪トヨリ起ルコトナルニ、一人ノアゲント、神ニモアレ鬼ニモアレ、安ソ能ク二國ノ忿貪ヲ塞カンヤ、二國ノ忿貪ヲ塞クノアゲントアラハ、アゲントノ忿貪、又誰カ是ヲ塞カンヤ、

暗拂ヨリ唐國ノ戰ニ援ヲ求ムルル大統領及斷由是墨夷ハ暗拂ニ懇切ナラスノ唐日本ニ懇切ナルニ然レハ暗拂ヲ無道ノ国トスルコトヲ知ルナリ

唐國爭乱ノ基ハ、一ツ有レ之、阿片是ニ、當時阿片ヲ用ユル人百万余、其費二千五百万兩計ノ由、阿片ヲ用ユルハ、体ヲ弱シ、富ヲ貧フシ、才氣減シ、精神疲レ、非人同様道路ニ倒レ、貧困ヨリ盜賊等ノ惡事ヲ仕出ス者不尠少由、右様夥敷阿片ハ、皆暗夷所領ノ東印度ニ生殖シ、大ニ唐國ノ

害ヲナシ、又大ニ暗夷ノ利ヲナス、暗夷己ガ利益ノ爲メニ唐ノ損害ヲ顧ミサル由、此阿片ノ大害ヲ言テ、日本ニ暗夷ヲ忌マシムルナリ、

暗夷ハ、日本ニテモ、唐國同様、阿片ヲ賣弘メ度志願ニテ、大統領、日本ノ爲メニ阿片ヲ戰爭ヨリ危踏ミ、格別大切ニ御心附可被レ成條約相成ラハ、阿片ノ禁ヲ、駝ト御立成サレヨト、大統領申聞タル由、若シ墨夷阿片持渡リタラハ、日本ニテ御燒捨ノ上、過料御取立不レ苦由、是怪ムヘキコニ非スヤ、以上ノ辞ニテハ、暗夷ノミ阿片ヲ鬻クカ如シ、然ルニ、此ニ至リ、忽チ墨夷阿片持渡ラハ如何セヨト説クハ何ソヤ、墨夷自ラ其船中ノ阿片ヲ燒捨スノ、上陸ノ後、日本人ニテ燒捨ツルハ、争ノ端也、且、前ニ国々ノ者勝手ニ商賣致度由ヲ白ス、勝手ニ商賣スレハ、密賣ノ奸尤モ防キ難シ、阿片ノ蔓延、豈數行ノ條約ノ能ク禁スル所ナランヤ、吾又曾テ清ノ魏源カ籌海篇ヲミルニ、阿片ノ交易、暗夷ノミナラズ、墨夷ノ如キモ、亦少シトセズ、墨使ノ言、断々信スベカラズ、

大統領誓テ申上ク、日本モ、外國同様、港御開、商賣御始、アゲント御迎被レ置ハ安全ノ由、大言無當ト云フヘシ、清國實ニアゲントヲ北京ニ置カズ、然レ、墨夷ノアゲント、暗夷ニハ置ナルヘシ、何ソ其阿片ノ源ヲ塞カサルヤ、

日本數百年ノ治平ハ、大幸ト云フヘシ、然レ、餘リ久布治平ナレバ、武事ニ怠リ、其國ノ爲ニ成

ラヌ由、実語也、然レ譏嘲ヲ帶フ、惡ムヘシ、

大統領謂ラク、日本人ハ世界中ノ英雄ナレレ、勇ハ術ノ爲ニ制セラル、モノナリ、戰爭ニハ、蒸氣船、其外軍器尤モ宜シキ物ノ由、是亦一理アルコナリ、然レ、彼ノ本意ハ、実ニ日本ノ勇ヲ惧レ、日本ノ戰ハシコヲ惧ル、故ニ日本ノ器械技術ニ乏シキヲ云テ、其勇ヲ壓倒シ、大平ノ久シキヲ云テ、其戰ヲ沮抑ス、幕吏敢テ是ヲ詰ラズ、肉食ノ者ハ鄙ナリ、古ヨリ皆然リ、吾乃チ是ニ代テ云ン、死セル器械ハ、活セル勇氣ニ如カズ、二百年來治ヲ厭フノ民ハ、百戰勞弊ノ兵ヨリ用ヒ易シト、其戰鬪必勝ノ説ハ、吾曾テ續愚論ニ詳ニス、

暗夷ト合戰成サル、モ、御國ノ損失ハ夥シクノ、暗夷ハ左マテノ事ナキ由、是等ノ事、余曾テ詳ニ論定ス、何ソ墨使ノ過慮ヲ借ランヤ、

日本、幸ニ戰爭ハ、書史ニテ御覽迄ナリ、大統領心願モ、日本人ヲノ實地御覽ナキ様致度ノ由、前ニハ、治平久布ハ、却テ其國ノ爲ナラスト云フ、爰ニハ又カク云フ、然レハ、大統領ノ懇切ハ、國ノ爲ナラヌ懇切ナリ、其言眞実ニ出ルニモセヨ、細人之愛レ人以ニ姑息ノ類ナリ、況ヤ、笑中ノ刀餅中ノ毒ヲヤ、

戰爭ノ終ハ、何モ條約ニ、大統領心願ハ、戰爭ニ至ラズ、互ニ敬礼ヲ盡シ、條約ヲ結ヒ度由、又西洋高名提督ノ語ニ、最上ノ戰勝ハ、最下ノ和議ニ如カズトノ由、是淺智ノ論ニ、カ、ル提督ナ

ラハ、義卿ヲ一面セハ、殆ト新垣衍ノ魯仲連ニ屈スルカ如クナラン、何ノ國ニテモ、武ヲ以テ基ヲ建サルハナシ、今墨使務テ日本ノ武力ヲ墮サント欲ス、豈真ノ懇切ナランヤ、宋呂東萊ノ博議中、楚王問鼎ノ一論極テ善シ、故ニ予復タ云ハズ、

合衆國ヨリ來ル所ノ船モ筒モナキ私ト、條約御取結ハ、御國ノ譽レテ落サヌ由、余ハ其恥更ニ甚シトス、何トナレハ、鄙生ノ三寸以テ七十餘城ヲ下ス者ハ、漢ノ威徳ト韓信ノ武力トニ因ルニ、墨使ノ一介以テ條約ヲ取結ハ、大統領ト彼理トノ積威ニ因ルニ、然レハ、嘉永甲寅ノ年、彼理、ノ墨督命ヲ奉シ、軍艦十隻ヲ以テ金川ニ來リ、徳川將軍ヲ脅ス、將軍心膽沮喪シ、其後、遂ニ一介使節ノ爲メニ、莫大ノ條約ヲ取結フト云ハ、百世ノ是非何如アラン、又日本、墨使彼理十隻ノ軍艦ニ恐嚇セラレ、其後一介使節ノ爲ニ條約ヲ結フト云ハ、万国ノ毀譽何如アラン、深思熟慮スベシ、

一人ト條約御結ハ、品川沖ヘ五十艘來リテノ條約トハ、格別相違ノ由、幕府是程ニ外夷ニ輕視セラレ、何ノ面目ヲ以テ諸侯ニ霸タルヤ、万国ヲ綱紀シ、百世ヲ維持スル者、唯道理ノ曲直、詞令ノ順逆ヲ以テ、從違可否ヲナスヘシ、大小、強弱、貴賤、尊卑ノ界限ヲナスベケンヤ、然レ、幕府五十艘ヲ惧レテ一人ヲ侮ルノ心事ヲ見透サレタルニ、

此度開港御許相成レ、一時ニ御聞キト申ニテハ無レ之、漸々時ヲ追ヒ御開相成ラバ、御都合可レ然

由、墨使ノ禍、漸々深クナルコト、明智ノ士、其機先、是ニ於テ察セズシテ、更ニ何事ヲ待ンヤ、然レ、天下明智ニ乏シ、義士未ダ憤ルコト能ハズ、勇者未ダ怒ルコト能ハズ、何如々々、

阿片ノ義ハ、合衆國ノ條約ヘ睨ト据置カバ、暗夷モ削ルコト能ハザルノ由、又國々ヨリ條約ノ使節差越レ、世界第一ノ合衆國ノ使節如レ斯取極タルト仰聞ラレバ、決テ彼是ハ申聞敷由、大言無當也、前ニ云如ク、勝手ノ買賣ハ、條約モ防ギ難キ所アリ、又魏源カ説ノ如ク、墨夷モ阿片ヲ持渡ルニ、且世界第一ノ合衆國ト云フコト、曾テ聞ザルコトニ、魯夷ノ一母五兒ヲ乳スルモ、空言ノミ、暗夷ノ海上ニ於テ抗衡スルモノナキモ、一長ノミ、況ヤ、新造ノ合衆國、遽ニ世界第一ヲ以テ自居ルコト得ンヤ、若果ノ能ク第一ヲ以テ自居ラバ、輕シク交ヲ縮ブ時ハ、必ズ吾ヲ臣妾トスルナリ、熟思ナカルベケンヤ、

二百年前、葡萄牙、伊班人、御放逐ナサレタル頃ト只今トハ、外國ノ風習大ニ異ナリ、其頃ハ宗門ノ事ヲ皆願ヒ居タレ、墨夷ニテハ、宗門杯ハ、皆人々ノ望ニ任セ、彼ヲ禁ジ此ヲ勸ムル様ノ事、更ニナキ由、彼理ノ書ニモ此意アリ、然レ、會沢ノ新論云、神奸之潛行、其名可レ變、其狀可レ更、而其所_レ以_レ蠱_レ民心者、自若也、云々、破的ト云フヘシ、

西洋ニテ、一方ノ宗門ヲ外宗ニ改ル者アレ、干戈ヲ用ユルコト決_レ無_レ之由、近クハ、「アソフ」湖中ニテ、魯西亞ト都兒格トノ大戰、獨逸及ビ暗佛二夷ノ加勢セシコトハ、鎖國ノ日本人サ

へ、其始末ヲ明瞭ニスルコトナリ、宗門ノ爲ニ干戈ヲ用ルコトナキトハ、何ノ説ゾヤ、墨夷、佛ノ堂モ、耶蘇ノ堂モ、一樣ニ並ヒ居、一目ニ見渡ス由、是ハ葡萄牙、伊班等ハ己ガ邪宗ヲ開シ爲ニ、至ル所神社佛閣ヲ焚毀シテ、耶蘇堂ヲ立シガ、墨夷ハ然ラズトナリ、然レバ、葡伊ハ、一向専念ノ神社ヲ拜スルコトヲ許サザルニ似タリ、墨夷ハ、本地垂跡ノ説ノ神佛ヲ混合スルニ似タリ、其邪教ヲ主張スルノ意ハ同一ナリ、當時ハ、葡伊ノ反逆人ノ如キ者相尽、世界一統陸シク、一方ノ潤沢ハ一方ニ移シ、凶作ノ国ハ、豊ナル国ヨリ商賣ヲ休メ食物ヲ運スルノ風儀ノ由、然レハ前ニ云々スル戦ヲ好ミ阿片ヲ押賣シテ人ノ国ヲ貧フシ人ノ智力ヲ屈滅サスル暗夷ハ、何ヲ以テ今ノ世界ニ立ツヤ、且禾ニ稜莠アリ、蟲ニ蛇蝎アルハ、物ノ自然ナリ、今ノ世界トテモ、悪人絶果ベキノ理ナシ、若シ強テ悪人絶果タリト云ハ、其人即チ悪人ト知ルヘシ、交易ノ便利數條、其中ニハ尤ナルコトモアリ、然レモ、是等ノ処、吾曾テ象山師ニ聞クコトアリ、云ク、出交易ハ可ナリ、居交易ハ不可ナリ、余云ク、国力強勢ニテ、外夷ヲ駕馭スルニ餘アラバ、居交易モ亦可ナリ、況ヤ出交易ヲヤ、外夷ノ威勢ニ畏懼シテ、不レ得レ已ニ出テハ、出交易モ亦不可ナリ、況ヤ居交易ヲヤ、但出交易ハ識見ヲ廣メ、學藝ヲ進ムルノ便アルノミ、象山師之ヲ領ツク、

瓜哇ニテ、條約ヲ結ヒ、暗夷ノ横行ヲ防ギシ由、世界一統陸布中ナレバ、無益ノ苦心ナリ、豈東方ニ所領ヲ得ントノ手段ニ非ズヤ、

東印度ハ、西洋ト條約ヲ取結ハサル故、遂ニ暗夷ニ一統セラレシ由、是ハ、墨使未タ印度ノ事ヲ詳ニ知ラサルナリ、印度ノ敗ル、所以ハ、各部和協合從セスシテ、内相爭奪スルヲ以テナリ、陸鬪ニ長ズト雖モ、海軍ニ拙キヲ以テナリ、騎兵長槍ニ長ズレトモ、大煩ノ術ニ疎ナルヲ以テナリ、此三事ヲ問ハスシテ、條約ノミ是ヲ事トス、何ゾ亡ヲ存スルニ益アラシヤ、

高山ニ、格別眼力宜キ人登リ見タラバ、墨夷ノ鯨漁船數百艘、日本國ノ周リニ寄合フコト相見ユベキ由、侮言慢語爰ニ至ル、默々答ヘズ、幕吏ノ昏眊、實ニ悲憤ニ堪ヘズ、

大統領ヨリ、墨夷心得居ル事何ニテモ傳フヘシ、軍船、蒸氣船、其外ノ軍器ニテモ、御入用ノ品ハ持渡ルヘシ、海陸軍ノ士官幾百人ニテモ指出スヘキ由、今吾國ヲ弟子トセントスルハ、他日吾ヲ臣妾トスルノ漸ナリ、是ヲ以テ殿下ヲ大切ニ存スルト云フヘケンヤ、

大統領、西洋各國ト確執ノ中立チ、條約ノ中立ヲ致サントノ事ノ由、返ス返スモ、自ラ利スル所ナク、如レ斯ノ面倒ヲ、誰モ頼マヌ事ニ、スル者カアラシヤ、人情華夷ナシ、唯利ヲ願ルノミ、香港ニテ、暗夷ノ總督ニ面會ス、日本ヘノ使節ヲ命セラレシ由、其後、書翰四通差越ス、其中ニ云ク、日本ヘ渡來ノ節ハ、日本人是迄見及バザル軍船ヲ牽ヒ、江戸表ニ來リ談判スベシ、願筋

ハ、アゲントヲ都下ニ留置ト、日本ニ数个所ノ港ヲ開クトノ二条ナリ、拂夷モ同様ナリ、終ノ書翰ニ云ク、蒸氣船計五十艘餘至ルベシ、右ニ付、其節ノ取扱方等、御治定成置カルベシ、私ノ考ニテハ、條約御取結ノ外ハ、御扱方モ有レ之間布、私名前ニテ、暗拂ノ高官ヘ書狀差遣シ、日本政府ニ於テ、條約御結ニ相成、外国ヘモ、一般ニ御免許相成管ノ趣、申達セハ、五十艘ハ、一艘又ハ二三艘ニテ事濟ムヘキ由、是ヲ以テ見レハ、暗夷ト全ク心ヲ戮セ計ヲ協ヘタル蹤跡、明白ナリ、面會ト云ヒ、書翰ト云ヒ、何等ノ親睦ニシテ、前條墨夷戰爭ヲ好ミ、阿片ヲ嚙クノ邪心ヲ毀詆スルノ甚シキヤ、墨使一日ノ談説スラ、其反覆カクノ如シ、何ノ懇切カアラン、何ノ明白カアラン、何ノ大君殿下ヲ大切ニスルコカアラン、吾謂ラク、張儀カ商於ノ六百里ト云凡、其詭辯、未タ爰ニ至ラザルナリ、此申立ヲ尤ト聞テ、條約ヲ調印スルハ、國ニ負クノ奸賊、人々得テ誅スルコト得ル者ナリ、今謹デ有志ノ士ニ告ルコト然リ、且係ルニ一詩ヲ以テス、

不レ卻新垣衍、難レ洗東海耻、不レ刎張儀頭、何辞汨羅死、吾原存此心、槽檻羈千里、傳呂非レ所レ望、況乃南木子、堂々吾二州、夢ト得三士、三士真傑豪、非下待吾言一起、然且聽吾言、勝レ取圯下履、夷情不レ難レ知、十日十手指、何如征夷府、喪レ心信二兩耳、國難向レ君託、財貨任レ君市、救レ燎二時眉、遺切二千歲齒、天子甚聖明、洞察興亡理、紫宸降二絲綸、薄海欣々喜、三士生此辰、東遊豈徒爾、魯屈人逝矣、尊攘三士已、

附論三則

癸丑甲寅、彼理之來、率統多船、兵威臨我、而其書辭、則不甚不遜、所請四條、亦皆其國所不レ容已、而仰庇蔭于我^(ハルリス)也、今巴兒里斯、一介入府、大言無禮、專以庇蔭我邦爲辭、是墨夷之術數、剛柔兼施者、馭夷之所宜洞察也、

魯夷窺滿州支那、勢將逼暗之印度、暗乃與拂謀、取吾蝦夷唐太、遙張對持之勢、且欲與拂分領朝鮮臺灣、近扼其吭折其角、二夷果能成此大經略、則大東洋中、墨夷無復着手處、是其腐心切膚也、是以墨夷欲游說支那、々々未レ易服、乃管神州、其不悅管館長崎、而專求江戶與京攝、其窮計奸謀、並可測知也、

往昔之葡伊、遣一法師、猶能傾人國、今密尼斯篤兒昆須屢之權力、豈特法師之比哉、而猶甘受不レ疑、幕府假令遣前轍之覆、寧不察來機之兆哉、明智之士、一目瞭然、百憂何止、

嚴囚紀事

安政戊午十一月念九日、余從父兄言、嚴囚一室、其室方丈、東窓南戶、北設先靈位、又遠當城山、開一地爐于其中、余坐其東位、近對先靈、遠拱城山、寢則東南首、東南是京師所^レ在也、於是、親交密友、同志之士、一切謝絕、雖書信往復、不肯通二字、是抑有由也、初吾公

歸城之明日 六月十六日也、君公歸城、例在五月下旬、是歲、因勅諭事、公滯江戶者、十數日、 國相益田彈正、見公、首上京師事實及國中論策、先是行府薨、國相積、余所著狂夫之言、亦在焉、公一見曰、非是寅次郎手抄乎、國相惶懼曰、君公有言、臣不敢隱匿、但臣實獲之或人、不得其主名、君公以為寅二郎、臣亦不以為不然也、公曰、寅二郎幽囚、有所欲言、其上達之、為宣其抑鬱、勿使其發為狂也、國相退、使屬吏周布政之助 名翼、字公輔、傳旨、政之助召家兄杉梅太郎、外弟久保清太郎、使致之、 余聞之感激、益欲有所言、已而彈正轉為行相、周布亦為御政務座 行相屬員也、其為要、則益親近君公、浦鞆負先為行相、代彈正為國相、公之在江戶、行府俗吏填明、而御直目附清水圖書、正義凛然、大有裨益、國府則前田為手元、周布為唐船方、中村為筆者、穴戶為京邸首守居、京邸首守居、亦屬國相、四人皆不為行府俗論所抑壓云、兩相交代、行府俗吏一掃無遺、亦近時、其手元、則前田孫右衛門也、名利濟字、前田為人、好善容眾、務拔舉正士、中村道太郎 名清旭、崇神道、重天朝、在同志中、最為先鞭、年十八、著神血撫要、其志可見矣、然中間為俗吏、頗為持重觀望之論、不與余議、合上歲中再上京、有所感奮、正義凛々、大為國相所重、為記錄方參、唐船方、穴戶九郎兵衛 素精藩史、兼善國風、向為京邸首守、與月性帶方、理財職、井上與四郎 有吏才、喜事功、向成三和摸、或出江戶、略知天下變革、最好為郡奉行、

前田常與此三人、圖議機密、議論善合、然井上常有抑塞過激之意云、國相會上書、大意謂、勤王之事、大義所在、君公或有禍敗、上忠天朝、下孝先公、臣民仰望、何以尚焉、三人翕然稱善、而井上則善其意、而激其辭、是以井上為國相屬、與三人謀事、則有神益焉、轉

為他職、必有害也、彈正已為行相、益開言路、張正義、是以兩府一体、幽囚如余者、朝與一書于前田周布等、食時經兩相之手、日中達君公左右、誠為近古以來希有盛事、先是、天子慮墨虜遂為國患、下勅征夷、問諸侯赤心、而征夷遠勅和虜、天下諸侯、觀望持重、未有一言一動、以強皇室、而懼醜虜、獨吾公憤然、以勤王攘夷為己任、親書其意、班示臣下、政府亦休其意、以京城風說書、回達諸代官、使諸代官注意於民政、此事在班親書之前、讀者、勿以文誤、 有志之士、抃躍曰、事可濟矣、已而君公密召周布、親告勤王之意、使其上京達之、事極秘、人莫知其由矣、周布已上京、盡驅逐書生在京、如中谷正亮久坂玄瑞輩者、密約京邸留守居福原與三兵衛曰、京事甚重、宜直達諸君公、若經國相府、或有漏洩之患、直致諸行相府、可也、時山田亦介、福原清介、亦在京坂間、蓋預其密約云、周布已歸、甚秘京師事、而國相府、常持正論、責行相府因循、因循日甚、或以虛語塞責、自是兩府之際漸生、而余數因前田獻策、前田常善余策、余亦喜前田善容云、當兩府一体之初、適有征夷遠勅之事、余謂、方今天子憂念、神州將沒、非吾公奮然輔之、天下無有其人、而吾藩之力、可以有為也、與書前田、且上下議大義一篇、來原良藏 名盛吉、為善、亦與書周布、已而傳聞 君公明旨、深以二人言為是、而兩府亦不以為非、久之、行府詭秘之跡漸著、余斷然謂、勤王大事也、政府決不能副君意矣、欲別設奇策、以成江家美事焉、初大原源三位公、慄

概有奇節、前年禁內罹災、公投_レ炎火、捧_レ內侍所_レ而出、近傳、三位公知_レ傳奏東坊城之姦、欲_レ逼_レ輿刺_レ之、又下_レ大坂、見_レ城代土屋侯、論_レ往_レ水戶_レ諫_レ老公之意、侯懇止_レ之、事遂寢、中谷久阪稔聞_レ三位公之爲_レ人、上書求_レ見、公父子延_レ之燕室、歎談盡_レ懷、語次公有_レ言、今日朝廷、欲_レ聞_レ諸侯赤心、諸侯不肯_レ以_レ赤心上_レ陳、列國大臣、有_レ能面_レ我、我直決_レ策下_レ焉、如_レ汝國大臣、果爲_レ何如、中谷具以報_レ余、余謂、亦一奇也、急作_レ時勢論一篇書一通、上_レ三位公、事洩、是以論達、而書則不_レ達、所_レ論大意謂、當今征夷跋扈、諸侯觀望、皆不_レ足_レ恃、所_レ可_レ恃者、草莽英雄而已、然京紳自下辨說、或有_レ四五藩應者、唯願朝廷無_レ以_レ承久之變_レ爲_レ戒、則建武之隆可_レ期也、書則促_レ公西下_レ也、世子公觀_レ余論_レ然_レ之、然未_レ能有_レ斷也、國相家臣有_レ赤根武人者、寓_レ梅田源次郎塾、梅田之縛、幕間無_レ疑狀、見_レ放還、來訪_レ余、余使_レ其亡命、再往_レ上國焉、行府已洩_レ聞_レ二事、未_レ得_レ其詳、則大惧、周布使_レ家兄及杉藏名致、字子遠、以_レ飛脚、新歸_レ自_レ江戶、過_レ京調_レ三位公云、二事之洩、發_レ自_レ山田亦介、謂_レ余曰、勤王之事、政府已有_レ定筭、要_レ待_レ君公親出_レ而後決焉、勿_レ費_レ書生妄動、妄動不_レ止、有_レ投獄_レ耳、余急作_レ書、與_レ周布曰、京事極艱、君公親出、危計也、吾輩先出試_レ之、事成、待_レ三公出_レ繼_レ之、不_レ成、吾輩戮死、固無_レ損_レ于國、是僕志也、然足下忌_レ害僕事、投_レ諸野山、獄名、余曾僕得_レ保_レ首領于今日、取_レ虛名于一世、何恩惠加_レ焉、然政府不_レ能有_レ問、而大原之策、亦少沮矣、未_レ幾、新殿番頭長井雅樂、志回_レ自_レ江戶、輿論

皆謂、幕府忌_レ土州宇和島之正義、欲_レ使_レ其請_レ隱居、而我藩亦有_レ其間、故長井促_レ君公急速參府、獻_レ媚于幕府也、已而赤川直次郎來曰、有_レ一快事、兄未_レ聞乎、尾水薩越、將_レ襲_レ殺彥根大老、求_レ援于吾藩、長井之發_レ江戶、事未_レ決、事果決、則山縣半藏、將_レ繼發_レ也、余乃會_レ同志議曰、四藩之舉、蓋發_レ自_レ在下志士也、如今諸侯難_レ動、天下皆然、不_レ獨吾藩也、吾藩誠能合_レ四藩、誅_レ奸人、則善矣、然四藩爲_レ首、吾藩爲_レ從、豈非_レ志士之大耻乎、因欲_レ糾_レ同志上京、誅_レ殺間部侯、侯、幕府閣老、時在京、欲_レ敗_レ亂天朝、作_レ血盟書、得_レ二十七名、約_レ以_レ半藏至日_レ發_レ焉、數日、家兄聞_レ之前田云、薩摩堀忠左衛門語_レ山縣半藏曰、余糾_レ同志士、得_レ五十人、將_レ襲_レ大老、而上國未_レ有_レ應援、貴藩豈得_レ無_レ意乎、山縣愕然曰、是非_レ余所_レ能及也、無_レ已則越前乎、堀然_レ之、急謀_レ之越前、越前即應、以_レ上國事_レ自任、是江戶之報也、余謂、二說雖_レ不同、江戶已爲_レ人所_レ先、上國亦不_レ及_レ事、則吾黨何面目之有、益謀_レ上京事、及_レ山縣歸、稱_レ病不_レ敢接_レ人、數日、稱_レ湯治_レ出、莫_レ知_レ其所_レ往焉、皆行府之意也、事詳_レ于小田村與_レ周布_レ書、余草_レ願書案文一通、示_レ之前田周布、前田甚然_レ之曰、聞肥前薩素有_レ敢死士、結_レ社待_レ變者、水戶藩近有_レ志士出府諫_レ公之舉、吾常羨_レ其義勇之風、耻_レ吾藩無_レ之、今有_レ公等在、吾藩不_レ耻也、周布則大惧、使_レ中村謂_レ余曰、勤王之事、政府自有_レ處分、願少緩_レ子舉_レ焉、中村極保_レ周布非_レ僞、且曰、周布而有_レ僞、吾則耦刺而死、遂約_レ緩至于十二月晦日而去、明日、松島瑞益與_レ赤川_レ至、具語_レ政府處分、懇

（周布公輔事二條參照）

止余舉、與中村之語、大同而加詳焉、其說曰、薩藩襲彦之議止、越老侯將脫走歸國、預其議者、近臣十數名而已、薩士五十名、約護衛其前後云、筑前侯稱參府出、至京駐駕、因侯乘此時、上京訴實父水戶老公冤、於是、薩侯越老侯、亦皆上京焉、四侯會二條城、奉勅除幕府奸吏、若吾藩、已不能加薩越、又不可讓筑因、乃乘四侯會京、直走江戶、責彦根以正義、以內應四侯、期約已定、事決不待明春也、聞堀已歸國、不數十日、將來秋會周布、而筑前或已發國矣、是皆周布語也、而中村語有少異者、謂、吾公亦上京也、雖是危計也、無害於義、故余姑置之、松嶋赤川則曰、吾公參府、是計已甚危、義亦甚詭、余不得辨焉、自是、周布反復交詐、具見別錄、越因之事、吾未能知焉、筑前侯見稱、吾知其人之決不足動一國也、然則薩筑之事、明非其矣、何遽得信越因焉、會來原良藏歸自長崎、良藏以傳授頭取、向往長崎、以事歸、取決于政府、初良藏亦預知大原之策、余語以周布交詐之狀、具論參府之非計、且謂、長井亦可疑焉、來原蹶然曰、吾往驗之、因陴脫坐中曰、長井果姦、汝輩能斬之否、坐中齊應曰、固也、時在坐者、佐世八十郎、及杉藏、榮太郎也、名秀實、字無逸、來原去後、余招岡部富太郎、名利濟、字子楫、有吉熊次郎、名良明、字子德、語以所以、二人亦曰、固也、來原往長井、具語以故、長井慍曰、以吾爲不知大義者耶、參府容媚、吾寧建此策一耶、此答與余所詰、少覺齟齬、蓋來原以與論所詰長井、故其答如此、來原使二人謂余曰、長井不須斬也、余反復思之、未得其要領、而來原亦不來、憤懣塞胸、長井時轉爲御直目附、將復往江

戶、長井發程之曉、十一月十五日、裁一書、使榮太造長井曰、公輔云、四藩合從上京、而吾藩則直參府責大老、參府責大老、僕以爲危計、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伏待回答、長井口答榮太曰、四藩合從之事、未爲確定、吾奉世子口語而歸、啓諸君公、君公已諾之、世子之旨、蓋謂、勤王之事、有大義在、願勿爲妻子之故、遽爾參府也、由是推之、君公決不輒參府也、然國是所在、吾不預知、若有可疑者、(益田顯正)問諸益行相與清侍御、即清水圖書也、婦語寅二、勿輕易視吾也、余因與書來原曰、長井之言如此、則周布益不可信也、雖然責人易、而自爲則難、吾不復責周布矣、來原以書示周布、々々之變詐、蓋一窮矣、嗚呼、逝者江河、未嘗涸竭也、盈虛者月、遂無消長也、江月有竭、周布之變詐、無有窮時也、一夕來原造周布、客去燭地、周布密延之一室曰、吾有極密事、今語之子、子其以此意諭寅二、使寅二暴舉絕其念焉、乃長井請詔之事也、來原以爲信然、來懇諭余、且以佐世彦七父子及中村道太郎爲保證、事亦具別錄、來原復去往長崎、已而僞端漸著、岡部富太郎、福原又四郎、來原內外姪也、欲從來原往崎、願書未允、欲待允而後發、余謂岡部福原曰、周布非欺乃叔、乃叔乃欺寅二、乃叔受欺、乃叔欺人、皆二姪耻也、二子其圖之、二子志謂行相、告由請答、行相不即答、明日、小田村伊之助、又謂行相請答、行相曰、周布頃移病不出、待周布出、熟商答之、後數日、周布出、而小田村職爲明倫館都講、向與周布、連

論學中事、周布有變詐之蹟、忿然移病、是以行相之答、未有所報也、周布已再欺余、余再不_レ受_レ其欺、而国相府、亦不_レ以_レ余爲_レ非、則益困、加之国相府以_レ正議責_レ行府、益急、周布乃薦_レ井上_{（與四郎）}、爲_レ行府御用談役、井上入_レ行府、與_レ周布謀、務抑_レ塞_レ正議、首欲_レ縛_レ余投_レ獄、初余論策頗行_レ兩府間、行府慮_レ其或罹_レ法吏繩墨、特允_レ接_レ門人高第者、得_レ以_レ爲_レ辭焉、至_レ是周布草議曰、寅二學術不_レ純、動_レ搖人心、因下_レ諸野山、事未_レ行下、叔父玉木文之進、與_レ井上_レ有_レ旧、井上召_レ叔父、密示_レ其議、且曰、事果_レ至此、寅二可_レ憐也、子其有_レ勉_レ之、叔父曰、寅二有_レ罪、政府投_レ諸獄_レ可也、今私囚_レ諸家、所謂正議之黨、不下_レ以_レ寅二爲_レ不_レ聽_レ父兄命者、而以_レ父兄爲_レ不_レ知_レ義理者、無_レ已、僕罷_レ官退處、寓寅二于室、相與講究研磨、寅二之學術、有所_レ不_レ純、當_レ規而正_レ之、或可_レ取者、更上_レ陳之、僕觀_レ寅二所_レ爲_レ、粗暴當_レ過、而心亦無_レ他已、叔父婦、急作_レ羅病辭_レ官狀、上_レ諸國相府、叔父見爲_レ吉田宰判代官、又與_レ書井上、復申_レ前言、岡部福原、亦造_レ井上、詰問、周布之言、真乎僞乎、丈人同_レ其志乎、抑異乎、如_レ聞寅二下_レ獄、罪名果爲_レ何如、僕輩往_レ崎、將_レ具以告_レ叔父也、井上終始不_レ確答、最後乃曰、二子崎遊、官不_レ允也、二人慍而去、而井上益困、召_レ家兄_レ懇諭曰、政府非_レ敢憎_レ寅二、非_レ專委_レ寅二于叔父、唯恐_レ寅二過激、或取_レ禍敗、又恐_レ抵_レ觸俗論、更長_レ物議、是以苦心至此、政府意不_レ過_レ欲_レ使_レ寅二少斂_レ鋒銜、以全_レ事体耳、叔父爲_レ代官、治爲_レ三十六宰最、名代官之称、噪_レ于一時、國

（中卷、示語友の文参照）

相不_レ允_レ其罷去、使_レ勉_レ病視_レ事、於是、叔父來諭_レ余、使_レ拊_レ默嚴囚_レ焉、余乃置酒高會、作_レ文告_レ由諸友、文見_レ別錄、是日會者、久保、佐世、岡部、福原、有吉、作間_{（名昌昭、字子大、稱忠三郎）}、杉藏、直八、榮太郎、彌次郎_{（名日孜、字思市）}、共十人、嗚呼、匹夫不_レ可_レ奪_レ志、況十志士乎、一寅二可_レ嚴囚_レ矣、其能嚴_レ囚十志士_レ邪、且以_レ今日_レ視_レ之、周布井上、堂々政府君子、而寅二一瘦囚耳、自_レ百世之後_レ視_レ之、將_レ有_レ公是非不_レ可_レ誣者_レ也、然近聞、周布前田、協_レ心議_レ事、無_レ有_レ異議、二人果能副_レ公旨、勤_レ主事、建_レ勳万世、則吾誠天下之罪人、而国家之大幸、何以尙焉、城山在_レ上、先靈在_レ旁、而天皇之居、昭々臨_レ汝、一語有_レ妄、天譴立至、作_レ嚴囚紀事、

十二月三日

二十一回猛士稿

投獄紀事

余既嚴_レ囚于家_レ之六日、十二月五日戊牌、支配書至、家君披而讀_レ之、則曰、吉田寅次郎有_レ罪、宜_レ上請投_レ獄焉、家君時病_レ疫在_レ蓐、急召_レ余、余聞_レ之、召_レ直塾生作間忠三郎及榮太郎_{（吉田）}告_レ由、余之嚴囚、定_レ門生六名、二人走報_レ諸同志、而富永有隣至、與_レ家兄_レ謀、作_レ稱_レ寅二罹_レ病、請_レ每日夜、輪直_レ二名云、二人走報_レ諸同志、而富永有隣至、與_レ家兄_レ謀、作_レ稱_レ寅二罹_レ病、請_レ囚_レ諸家_レ書、急走造_レ中村道太郎、議_レ事而還、已而杉藏至、佐世八十郎、岡部富太郎、福原又四郎、有吉熊次郎、及彌次郎_{（品山）}、皆隨_レ二人_レ至、有吉、先是、爲_レ俗議所_レ逼、以_レ外叔命、嚴_レ囚

于家、岡部往告以由、蹶然而出云、松嶋瑞益、小田村伊之助亦至、會者共十名、直八居遠、不能報知、直八近襲三父後、列三士林、稱三久保清太郎、爲巡番檢使、有故稱病、家居日久、是日甫出、直在三藏元、以故二人皆不會焉、時夜寒月沒、余置酒唱言于衆曰、吾之投獄、保首領于今日、收声名于天下、何幸加焉、而復何悲之有、所可悲者、君公建白幕府、願示臣下、攘夷勤王之旨、洋溢于上下、一旦奸吏弄權、囚繫寅二、寅二囚繫、夷不可攘、王不可勤、則使天下之人曰、長門獨有二吉田寅次郎而已、且如三國事何、十名皆默然久之、佐世・杉藏抗言曰、急往三行府、請三先生罪名、如聞行府向言、先生學術不純、果以學術獲罪、吾輩受業者、皆不可免也、一座蹶然曰、然々、各傾一大盃走出、是夜、小田村未知余投獄之事、有別議、訪御政務座周布政之助、周布稱病拒之、心頗不平、而不知其由、去造兼重讓藏、兼重亦周布同僚、云松陰隱士、不可濟也、今日已有投獄之命矣、僕實草之、小田村愕然曰、罪名何如、曰、不可語也、小田村因具語寅次感激公旨、侃直盡言、行府欺妄、誣陷正士三狀、每發一語、兼重輒愕哈、已而曰、吾與井上周布、雖在同署、百不知其一也、小田村於是、走來吾家、而松嶋及八人在焉、先是、玉木叔父已與三政府謀、嚴囚余于家、出巡三其管吉田・下關、蓋政府約不投余於獄也、小田村乃與三松嶋謀曰、前日政府與三玉木翁三言、言皆屬妄、是不可不詰也、如三罪名、諸君問之爲可、八人先往三周布、周布復稱

病不出、佐世・岡部、因三闖入謂曰、公果有病在、不三必衆見、一二人密就三幕下、有所三陳白、闖人復出曰、吾主有急事外出、諸君宜去、八人不三堪三不平、皆上就三座曰、公輔不三婦、徹曉不去、勵声曰、急持三燈檠火盆三來、於是、放吟劇論、旁若無人、男兒死耳、松栢後洞、衝三口乱出、一無三非三苦節精忠所三齎積也、彌次郎、獨立三小門側、周布冒帽將出、見三彌次郎三卻避、蓋從三後門三出也、佐世・榮太、去訪三中村、具語以三由、中村曰、余向往三周布、反復詰問、周布遂不三語三罪名、諸君往問則可、而周布必不三語也、二人復婦、而周布妻弟粟屋半次郎至、面三八人云、政之助有故外出、事若僕可三代聽三者也、則謹聽之矣、八人均云、今日吉田寅次郎有下獄之命、寅次郎吾輩師、而忠義人也、下獄何罪、八人是問、粟屋曰、謹諾、語之政之助、八人引去、往三行府御用談役井上與四郎、井上亦稱病、使三嫡子壯太郎出面、八人進言如前、且曰、子知寅次郎者、以爲三何如人、壯太郎聲顛面如土、曰、雖僕以爲三忠義人、唯政府議、非三阿爺所三獨任、衆議所三決阿爺蓋不能奪也、八人曰、如聞政府議寅次學術不三純、是或其所獲罪也歟、果然、吾輩將有其所三一言焉、壯太郎出入反復、遂無三明對、八人慍曰、與三此區々者三問答、終無三由三得三要領三矣、不三如直往三兩相、而問之、皆走婦三吾慮、而天明矣、周布脫去、往三行府手元內藤萬里介、走三書井上告急、書蓋與三八人、後先而達云、又書招三中村、中村策曰、八人問三師罪名、非三甚可三拒、當三散三遺餘人、特留三一人、明告以三所以、乃可、

周布曰、終不可語也、會井上書來云、八人者來、議及學術、豚兒應接、頑然不退、願出二奇退之、內藤拈出一計、書召佐世彦七、彦七八十郎父、岡部福原輩、皆親戚長者、尊稱為丈者也、見為御輿奉行、直在殿中、謂、八十輩憤積久、今夕必有粗暴之為矣、但殿中直夜、不可輒往焉、復書辭之、小田村歸明倫館、呼起赤川直次郎曰、義卿下獄、子未知乎、赤川驚起曰、咄、義卿同志士、義卿下獄、吾其同之、小田村深然之、自是小田村反復往來政府、劇論抗議、實以下獄自期、赤川往周布、受其密意、來慰余曰、罹病囚家之請、不可、公勉強赴獄為可、前日物議全起、皆指公及前田周布、目附連請推之、苟許推之、事連兩相及屬員、為禍不細、及今投公于獄、事猶可止矣、且公輔始終援公、公等始終排之、不亦負乎、余曰、公輔奸猾、奸猾不除、國事不可濟、吾為國排奸猾、寧願私恩乎、赤川願杉藏等曰、聞汝輩為組預、急速歸家為可、余引佐世・杉藏于別處、密語曰、公輔奸猾、而回護如彼、赤川不可信也、且目附能撓政府權如此、近時大快事也、吾復何恨、而目附必不能也、吾之獲罪、所由甚明、公輔欺赤川、赤川乃信其欺、吾則不信赤川之欺也、二人頷之、已而八人稍々散歸、々則皆囚于其家、而亦無罪名、政府蓋目八人、謂暴徒云、是夜、小田村檄諸同志、會議吾家、而八人皆囚、獨佐世彦七久保至、首及罪名議、々々方半、松島赤川、突然而至、吾輩與內藤謀、緩赴獄一日、議囚家事、公等勿劇論、小

(詩の處々行間にあ
る字は、東京吉田氏
所藏の自筆のこの詩
と對校して、異同の
點を書入れたのであ
る)

田村久保、素不信赤川、疑二人撓正義、頗有不平之色、赤川勵氣怒聲、喋々辨說、佐世
溫慰曰、淡水勿怒、吾等非以子為政府赤狗子也、終不懼而散、獨小田村久保留、密議久
之而去、於是、小田村久保、益以問罪名自任、余作書與二人曰、政府以僕投獄、而
無有罪名矣、僕切謂、天下有真勤王、有偽勤王、不肖矩方、與同志諸士、皆真勤王也、政
府各位、則偽勤王也、今真勤王、為偽勤王所忌諱、以至于此、真勤王斃矣、偽勤王遂將為
真賊軍、真賊軍之天、真勤王固不共戴焉、則僕之投獄、蓋歿其身矣、豈可草々哉、雖然
吾非畏獄、誠使罪名明白、欣然以往焉耳、若其真偽邪正、天下後世之議、將有不可欺
者也、且附詩一章云、吾原為國生、為國死豈避、死且所不避、何況叢棘實、然而罪不
名、酷負平生志、野山罪人居、寧可混善類、賊子奸夫人、博徒與奸吏、瓦礫埋明珠、牛槽
食天驥、天下將傳之、公家非美事、萬世將書之、汗青得無累、嗚呼投獄生、寧死全其
義、於是、久保與書國府手元前田孫右衛門云、佐世八十郎以下八人、皆囚于家、而不載其
罪名、八人皆僕門人朋友、具悉其平生矣、決非不忠不孝獲罪于名教者、所以獲罪之由、
甚可怪也、如聞前夜八人、均造井上周布、問寅次罪名、是其罪也、果以是為罪、雖僕所
切願、切願速免八人罪、且明示寅次罪名、二者皆不聽、願議僕罪、僕義不可獨完也、此事
原當問之井上周布、而井上周布、待吾輩以仇敵、雖往不面、是以請諸足下、足下其有

處之、且自往、口陳其委曲、前田不堅對、小田村則日造內藤、兼重、爲余請罪名甚力、復與前田中村、反復商議、又屢造井上、々々固拒不見、則與書曰、八人者皆性忠義、不顧利害者也、速末滅所犯之罪、僕當代寅次、益養成其性、以報國家也、至于寅次行事、有其著嚴囚紀事一卷、相見之日、取以對誦、可以驗其無重罪矣、足下何以屢拒僕爲、小田村久保、已不得罪名、而政府促余赴獄甚急、是時家君病日益危篤、醫云、是腸胃熱、兼神經疫者、數々嘔吐、食不下咽、衰憊日甚、性命不可測也、而猶屢促余赴獄事、余驚與家兄謀、與書前田云、僕之初意、欲罪名明白、然後赴獄、同志皆以爲然、如長井請詔眞偽、待來原歸國究詰之、而行府不白罪名、而促赴獄甚急、僕以死自誓焉、豈圖家爺疫疾危篤、性命難保、事已至此、僕安區々以前事爲意哉、足下幸與行府謀、允僕數日看護、待父病少間、而後赴獄、僕何幸尙焉、則僕之罪名、同志之憤怒、及請詔之眞偽、一併解除、不復究終矣、僕向則夜叉、今則菩薩、重愧且負于同志之士、然事不可代父子之情、唯足下諒之、前田好人、深哀余意、急謀諸行府、々々亦以爲然、而允其請、於是罪名之議始止、而促獄之命稍緩、玉木叔父、在郡聞事、且怪且憤、急速竣事而還、還則井上已去役江戶矣、直造周布反復詰責、周布不復堅對、徒供酒茶、叔父曰、酒茶燕安之具耳、非余所樂也、坐有山田亦介、叔父素不喜西洋火技陣法、因顧山田曰、聞遣數人于長崎、

學火技陣法、是蓋出公建議也、數人學成、歸教一國、然後勤王而攘夷、事不亦甚緩乎、山田默而不答、叔父抗言曰、前年與公輔諸君、相共講究經史、意氣甚盛、慨然以實踐爲志、今知其皆虛矣、久矣夫、吾之不與諸君語也、吾去矣、快々而出、數日周布亦去役江戶矣、已而家君之病、稍有善徵、余以十二月念六日、斷然投獄、來別者、親戚門生、共二十餘名、酒酣興發、告別家君、々々欣然曰、一時之屈、万世之伸、庸詎傷焉、家兄、家弟、久保、富永、玉木彦介、倉橋直之助、馬嶋甫仙、國司仙吉、妻木壽之進、藤野荒次郎、安田孫太郎、岡田耕作、增野德民、浮屠提山、不忍別去、皆隨余興、至獄而別、提山投與、以糖薑一囊、沿道叩榮太郎、彌次郎、杉藏、岡部兄弟、佐世父子、一面而去、或與糖薑一握爲別、皆無不欣然稱快矣、獨小田村在別筵中、悲惋慷慨、頻傾大杯曰、是不平之酒也、百杯不醉矣、義卿忠義士也、上奉天勅、中仰公旨、下掃胡虜之塵、是其素志耳、翻觸奸吏之齒牙、投身岸獄、吾自任白其罪名、罪名不白、義卿往矣、吾其何如、是夜耿耿不眠、幾悶絕者數、衆交慰之、則自奮曰、大丈夫當有報不平之時、何必今日、初余與書前田曰、同志之憤怒、吾則解之、蓋行府所憚者、憤怒而已、憤怒解除、勢宜速放其囚焉、余已下獄、餘囚未放、吾切怪焉、行府豈欲益增其憤怒、多自取禍敗也歟、

安政戊午大晦、二十一回猛士、書于野山獄北房第一舍、

附錄

幽囚作

窃得勤王報国名、雙刀先納匣中鳴、家門禍福昇平事、依レ旧檐頭喧雀声、

吉田無逸名秀實、紀事所謂榮太郎也

又

岡部子楫名利濟、所謂富太郎也

聞説君公憂レ国深、孤囚慷慨泣淋々、忠魂誓欲除二姦賊一、即是微臣鉄石心、

入江子遠名致、所謂杉藏也

又

太山大事興人賢、匹夫義名肉食先、今日自知眉目好、美人憶起夜難眠、

作間子大名昌昭、所謂忠三郎也

又

奸吏等ヨコハマバコバメコバム一疋賤ハ守ン忠孝ノ道

賤カ身ハ兎ニモ角ニモ軽カラヌ君ノ御上ヲ如何カ置ラン

見レ寄作

天野清三郎

凛冽梅花埋二雪中一、暗香馥郁遠相通、他時果有探尋客、知是將來後起雄、

又

岡部子楫

滅レ賊高衷衆不レ容、待レ雲只合二蟄如龍一、非レ兕非レ虎寅生耳、曠野不レ從檻穽從、

別筵作

小田村士毅名希哲、所謂伊之助也

胡塵漠々晝冥濛、天下無二人護三聖躬一、九闕它年遭二吉夢一、金剛山在二野山中一、

又

增野徳民

久聞東海啓二洋夷一、果是英雄投レ筆時、姦賊弄レ權公事罷、赤心磐石獨吾師、

又聯句

天子頻憂国若何、吾人此際故坎軻、二寅平生不レ灑丈夫淚、三翻向二忠臣離席一多、四士

與二松陰一別、是夜吹々不レ成眠、書レ此自遣、

小田村士毅

臣而幸不レ死、報国可レ復爲、岸獄是何物、牛舎艱二天驕一、

天道非歟是、晁錯不レ謀レ身、忠冤一夜涕、何時灑二帝宸一、

畢生竭二王事一、嘗尽万苦辛、然諾姑相許、掩レ耳窃レ鈴人、

歲抄乾坤雪滿城、悲歌一闋割二離情一、酒醒半夜不レ成夢、燈火時爲二爆竹声一、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原本にはこの次に松陰の詩五首がある、重出につき省略する、目次参照)

(附載) 續狂夫之言 (安政五年冬)

明春參府、大議也、故余私作之議曰、以大義論之、違勅之征夷、不可參也、難於利害而論之、前有尾水越、後有土佐宇和嶋、正議必不免矣、欲免者、黨邪議、如肥後高松而可、然非長久之道也、故吾說曰、稱病不參、可大臣于京師、奉勅旨、合體公武、扶助德。可也、俗論者倚之曰、日本獨有征夷大將軍、安得有御宇天皇、諸侯失歡于將軍、是叛臣也、當今書生之說、誑誤君公、致使君公失將軍歡矣、宜急嚴責書生、急速參府、自歸幕府耳、嗚呼、神州孰生而孰闢之、萬姓何宗而何仰焉、不有天皇、安有將軍、將軍違勅、安有天皇、且國之有正議、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一日無之、涸且涸也、彼獨欲排正議、使將軍蔑天皇、是固天下之罪人也、有政府、謾為大言曰、君公上京、拔去奸邪、以唱大義於天下而已、嗚呼、不內自脩、無有誠心實行、感孚於上下、大言夸語、欲以褫正議之魄而塞之口、口其可塞哉、魄其可塞哉、正議之士、非因循模稜如俗士庸吏然也、特欲下量德度力、可為為之、可勉勉之、無一毫虛偽反復之事而已、請言上京之難、以著

政府之謾、勤王之事、理之當然、非有難見、然事豈容易、所以難舉、今君公之旨、三末岩國、未知同異、大臣政府、猶有從違、君公一日舉足、誰託國、而果誰任政、且九重之旨、攝闕之意、與諸侯之謀、吾則茫然如隔雲霧、君公一出、事或不諧、非是所謂進退維谷者乎、吾請詳陳今日之務焉、建大事者、必先恢大其規模、規模恢大、衆善蠅聚、昔秦臣李斯、反復小人、然渠亦開國大臣、自有開國規模、其言曰、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兵勇、是以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挾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其意如謂群材之參錯、衆言之紛紜、皆帝王之所以為大、而削而存之、折而存之、則存于其人而已、今之議者動輒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秘密々々、發一言、唯恐人間之、舉一事、唯患人見之、其說曰、聖人有言、幾事不密則害成、吾請有難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獨非聖人之言乎、夫千里之應違、判于室內一言之善不善、則秘密々々、亦何益乎、漢臣夏侯勝、嘗出道上語、孝宣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是真千古快語也、唐魏徵錄諫語、不聞損太宗之明、陸贄傳奏議、德宗之暗愚、聽言一事、適為其美談、然則君言臣議、何秘密之有、今君公勤王之志、已定于班親書之初、而

政府議者秘而不下、臣庶報德之念、亦動于拜親書之下、而政府議者抑而不上、秘密々々、以壅蔽于上下、吾切憤焉、然政府自以為得計、其實失計無大于此者也、何言之、政府蓋亦知勤王之不可不為矣、然勢不能為、外為俗議所逼也、俗議逼之、不能為、則正議復攻諸內、於是乎大言以嚇之、所謂偽心勞曰拙其用心蓋亦勞矣者矣、今君公定有志于勤王、布諸國中、無有隱匿、國中感戴、豈有俗議之逼乎、即一有俗議、君意以諭之、豈有不悟者乎、一諭而不悟、迷頑不靈、梗塞德意二者、在官則黜之罰之、在野則廢之幽之、感戴承順、忠主持正議存勤王者、登庸獎勵、以風動四方、政府寧內患懼正議外患俗論乎、然政府私計、吾得窺之、政府實無勤王之志也、如其有之者、慰正議者之憤也、何以知之、君王已有志矣、正議者聞之、其憤益不可抑也、故務唱秘密之說、使君公之志、不可測度、然後密語曰、政府有志、如君公不為何、然是非可言者也、於是乎、正議者始屈、而陰中俗論者之意、是政府陰計也、殊不知陰計之行、正議俗論、相攻內外、政府乃泣於中路、莫或之有哀也、或之衰而其所由秘密之說也、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急務四條